

167 宦海沉冤

局長有心事

設宴的飯店就在札幌（日本北海道自治廳署的所在地）的山麓。走廊的燈光浮映出白樺的樹幹。札幌市的街燈綴滿著霓虹，鋪展在闇夜裡。白樺開始落葉了。

亮晃晃的大廳地板前頭，坐著約莫三十七、八歲的臉色蒼白的男人。寬大的前額，尖尖的下巴，無框眼鏡後面的大眼睛，風度舉止等渾身給人他是個俊拔人物的印象。身上穿的西裝是舶來貨，從領帶至襪子都有脫俗的色彩的調和。

這人的身旁，拘謹地端坐著四十七、八歲模樣的頭髮斑白的男人。矮個兒，似患有胃病般雙頰消瘦。身上的西裝似乎是很早以前做的。他始終低著頭，那不是喝著酒，而似乎是錘鍊成的性格的關係。他是農林省糧食管理局總務科的事務官山田喜一郎。

這兩人是今晚的客人。正客的左右兩邊，北海道自治廳署的官員從高階坐成鉤形及至下座。中間夾坐著農林省駐當地事務所的官員，和跟那事務所有業務關係的本地民間公司的高級職員。人數總共有四十人以上。

當然，中央空出來的地方有當地的藝妓近三十人。宴席開始至今已經過二小時以上。年輕藝妓就要開始舞蹈的時候了。東道主的歡迎辭，客人的謝辭這種例行的開場白過了之後，坐在大廳直柱前面的正客片刻也手不離酒杯。那不是普通的杯子，是大型的，俗稱牛飲杯的器物。

山田事務官鄰座的北海道廳署的官員悄聲問山田：

「早就聽說局長先生的酒量很行，不知在這種席上可以喝多少？」

山田事務官微偏著禿了頂的頭，像做慎重的答辯時那樣，略事考慮之後答道：

「是的，局長在這種席上喝上一升以上怕不在乎吧。」

「哦，那麼開懷暢飲的話，可有二升了？」

「這……」

事務官朦朧著眼睛，泛出感覺為難似的淺笑。那是肯定、否定都任你解釋的官僚特有的模稜兩可的表情。

「還是海量啊。」

廳署的官員偷眼瞄視事務官鄰座那帶眼鏡的男人的側臉。局長跟另一鄰座的農林省駐北海道糧食事務所長一面講話，一面給人往牛飲杯裡斟著酒。替他斟酒的藝妓是本地最紅的年輕美女；可是局長似乎沒有注意對方。」

「是不是給局長先生換上威士忌好些？」廳署的官員揣摩著問事務官。

被喊做局長的是農林省糧食管理局長岡村福夫。

鼓掌作樂一靜下來，藝妓的舞蹈就開始了。起初是優美的舞。

樂人三人，三絃琴三人，就宴席的餘興來說，毋寧是近乎正式的排場。

山田事務官注視著正在跳舞的三人中中間那個年輕藝妓。她是剛才伺候在局長跟前斟酒的藝妓。從遠處看去，是圓臉的惹人憐愛的女人。雖是嫩雛兒的打扮，可是看樣子差不多有二十五、六歲了。舞也跳得好，看來蠻有自信似地。

山田事務官突然閃過預感。那是憑據經驗的第六感。這藝妓形影不離局長跟前，目前也偏在三人舞蹈的中央處惹人眼，憑這個，山田確信他的預感不致於崩解。

山田悄悄把視線移向局長。是假藉抓前面的香菸這個小動作，若無其事地把眼光移過去的。岡村局長的眼鏡後面的眼眸一動不動，正盯視著正對面。神色一本正經，看不出有一絲情感。」

山田事務官把視線移回舞蹈這邊。再度瞄視剛才剎那間看到的局長盯著的那個藝妓。嗯，這我知道了；心裡肯定著；可是，當然，山田不是會把這想頭流露於神色的人。

局長的酒，不知什麼時候給換上威士忌。方盤上的玻璃杯注滿著米黃色的液體。

那是山田常在東京的局長室看到過的酒。在大辦公桌後頭手握玻璃杯呷酒的局長，就在那局長室裡。

糧食管理局長這個位置，在局長之中是中階程度的主管。可是這個岡村福夫不久準會坐上更高階的，另一個單位的局長交椅。東京大學畢業，舊制高考及格後立即進入農林省。僅憑這個學經歷就足以令山田事務官自慚形穢，因為那差不多是人種差異般的顯著的差別。更何況，岡村局長是像剃刀那樣明快俐落的人。就官僚來說，他這性格是不合式樣的。然而這性格卻奇妙地與天才般絕頂聰明人這個人家的幻覺相吻合。

他不只是省署內允推獨步的明快俐落的人。岡村局長之所以被大家所畏懼，還有一個理由，那是因為他是現任農林大臣山邊茂介的心腹的關係。

政黨人的農林大臣，雖然有專家都得退避三舍的知識，但卻不是技術方面的實務家。所以，有事就把岡村局長找來做為諮商的對象。山邊大臣是保守黨的所謂實力派的一人，帶領著有力的派閥，然而他卻是會搞出即興性政策的人。或許是這個作風跟與眾不同的岡村局長的性格有些相投的地方吧。

如今，其他局長們也害怕岡村。因為岡村局長就人事問題的意見，變成大臣的意思之可能性相當大的關係。

這類內幕消息，當然不僅是在省署內流傳，就是民間的關聯業界也會敏感地收聽到。

現在，北海道沒有什麼重大的事務要岡村局長來處理，所以局長連科長都不帶一個就出差來了。儘管這樣，農林省駐當地的機關首腦人員、北海道廳署的官員、民間業界的領導人物等還都聚集一堂來歡迎這位沒事出差的局長，理由無他，就是有流傳中的那個背景消息的關係。

岡村的神態，明顯地泛出意識看自己現況的自負。

趁著那個舞蹈結束時，山田事務官起身走到走廊來。一個藝妓也跟著走出

來，默不作聲把山田領往洗手間。

山田本來是會喝酒的人。可是，在局長面前或這種場合，絕對不多喝。索性聲稱酒精類是不行的。隨員這個任務的分寸，這位事務官依多年的經驗，是摸得一清二楚的。

從洗手間出來，剛才帶路的藝妓不見了，那裡站著砂糖公司的營業處長。是毛髮稀少，圓臉的胖子。

山田以為這人客氣，在外頭等著自己空出洗手間；營業處長卻很快地靠近山田身旁。

「正是旅途好累的時候，爲了我們特地光臨，真多謝了。」圓臉的胖子含著笑說。

「那裡，叨擾大家了。」山田輕點頭。

「北海道不陌生吧？」

「是的，來過兩三次了。」

「局長先生呢？」

事務官會意了他要問的是局長的事，趕忙回答說：

「我想，局長大概也來過三、四次了。」

「那麼，北海道的民謠也就不稀罕了。」

「不，不管什麼時候欣賞都蠻好聽的。」

砂糖公司的處長，多半爲的是要跟山田交談才等在那裡的。

「山田先生，」處長挨近至口臭可聞的身旁來，說：「今天晚上我們想請您跟局長先生住在定山溪……」

那是山田事務官早就預聞過的事。這個宴席結束後，預定住在札幌附近的著名溫泉地。昨晚是住在市內的新宮大飯店。

「不過……」處長顯得有些不好啓口的樣子，連忙擠出一副笑容說：「不知局長先生喜歡那一類型的女人？山田先生諒必常常陪同局長先生出差，特地請較一下。」

山田事務官忽地想起來了。他對於方才觀看舞蹈時閃過腦際的那個預感並無差錯這一點，感到滿意。

「那，我這等人是不很清楚的。」他謙恭有加地答道。

「是嗎？」處長現出稍感困惑的臉，接著放低聲音問：「正在跳舞的中間那個年輕藝妓，不知是不是討局長先生喜歡的類型？」

「這……」事務官要說不說，現出有如業者前來辦理申請事務時常要擺示出的那種慎重。這個沒有了不起的學經歷的事務官，動不動就藉給對方感到焦灼來覓取快感。

山田事務官返回到宴席。他怔了一下，因為這次竟然是那個年輕藝妓獨個兒在跳舞。她一手撐著蛇目傘，滴溜滴溜地轉動著它。

山田偷覷臨座的局長。他，背靠無腳椅吸著菸盯著對面的藝妓。已經喝不少了，臉上卻沒泛出一絲紅暈。泛出來的是被舞蹈吸引注的心蕩神馳的眼神。

左手這排下座的地方，剛才等在洗手間外頭的禿了額頭的那人，正跟他鄰座的胖子悄悄地在咬耳朵。胖子頻頻在點頭。

山田事務官知道那個悄悄私語是在商量著些甚麼。山田再度若無其事地把視線移回局長。局長豎起一隻胳膊兒，那手上的香菸已換上玻璃杯。眼眸仍然盯住對面的舞蹈不動。

山田忖度著：岡田的視野的末端，準映入了業者二人正在咬耳朵的景象。那個悄悄私語意味著什麼，局長準會有所察知。那麼呢，山田想，局長的眼神應該還有一種意義。

岡村局長還年輕。他沒有醉色，但別種神色卻泛出於他蒼白的側臉。

局長的眼眸似乎不在欣賞舞蹈，而好像是在注視著擺動身段的「女人」。

事務官從不流露自己的感情。不論在誰眼裡，他是個陪伴局長出席宴席的盡忠職守的隨員。再過五、六年就到退休年齡，對於平步仕途再不抱持希望的山田，如今只是一味盤算著退休金的多寡和考慮著退休後的安身之計，而把玩弄權謀術數以從事升遷競爭的上司群像，當做很有趣的戲劇觀看的一個人。

這齣戲劇的第一主角就是他鄰座的岡村局長。而且，與官署不相同的另一齣岡村個人的戲，即將在這宴席之後開幕。打算就是去定山溪溫泉飯店也要單獨開房間就寢的山田，是對局長的冷眼旁觀者。

當然，業者說不定對這位事務官也會委婉地推薦女人。可是，那時候山田的答案已有腹稿了——就要說，那不合我的身份，我是跟隨局長出來的，那實在不行。

山田認為在任何場合都與局長平起平坐的話，是有踰越隨員身份的。其實，山田卻是站在年長者的立場，緊盯著旅途中的局長的一舉一動。

山田知道一回到省署，同事們一定會問起岡村局長的行狀如何。

對這個質問，山田已有兩樣腹稿。一個是要對不太熟的人或容易把話傳出去的輕嘴的人說：「虧得是岡村局長喲，視察可真是蠻熱心的。」

但對與自己同樣平步受阻升遷無望的老朽同僚就要這樣說：「那個年輕傢伙呀，別說了，跟在省署辦公時一點兒也沒有兩樣，到處作威作福，夜裡沒有女人就睡不著覺……」

舞蹈完了時，掌聲一齊響起。那個藝妓把摺好的扇子攔成筆直的一字，擺在跟前行一個禮，她抬起頭時的眼眸子對準了正對面的岡村局長。這雖然也是款待客人的必然動作，可是山田事務官看成另具意義。想來，這個藝妓必定是人家已有所交代的。

「請問，那個藝妓叫什麼名字？」山田問鄰座。

「叫秀彌，蠻不錯吧。」鄰座說。

跳完了舞，雙頰泛出紅暈的秀彌往局長跟前坐下來。

局長馬上端起杯子遞給她。

「不敢當。」

局長替她斟酒，秀彌粉頸低垂微笑著。是下巴豐滿的紅粉佳人。明眸動人，

不過大體上北海道女子的眼睛是黑白分明的。

秀彌把乾杯了的杯子遞還給局長。

「局長先生喝的是這邊的酒吧？」她說著要給回敬的玻璃杯裡注滿威士忌。

「不，普通酒就行了。」局長說。

「啊，是嗎？那麼，請，」秀彌端起了酒壺。

那樣子的一來一往，山田冷眼看在眼裡。伺候在山田跟前的是徐娘半老的藝妓，肥胖得像頭白母豬。

這時服務生進來，對當地人的一個打了耳語。那當地人望了望局長這邊，猶豫一下之後對服務生吩咐了幾句什麼話。

服務生躡著腳走到山田跟前來，悄聲告訴他：

「對不起，東京來電話……」

「給我的？」

「不是，是找局長的。說是局署的先生打來的。」

山田側頭瞧了一下局長。秀彌已把座席挪至局長近旁，正喜逐顏開地交互更酌。

山田事務官默不作聲起身離座。

會場漸漸嘈雜起來。末座的一人由三絃琴伴奏唱起「追分節」（一種哀調的民謠）。

聽著那歌聲逐漸從背後變遠，山田由服務生帶路走過長廊子。

「是這裡。」

電話室裡，被取下的聽筒擺在那兒。山田關了門，捏起聽筒摀在耳朵。

「喂喂，我，是山田事務官，是那一位？」

「山田君嗎？我是黑川……」黑川是糧食管理局第一處長。

「噢，是處長先生呀。」

「局長呢？」

「是的，局長正在聽取市政府首腦部的陳情。」

「是嗎？」

好在電話室的門關著，宴席的喧鬧聲被擋住進不來。

「能不能馬上請局長來接聽？」糧食管理局第一處長的黑川經由聽筒用急切的聲音說。

「是的。」

山田事務官看看錶。快要九點了。心想：局署的處長待在辦公室到這樣一個時分，當不是尋常的事。預算編製期雖然挨近了，但還不是十分火急的時候；也沒有聽說過目前可有什麼緊要問題。更何況，黑川處長一向總是提早下班的人。

山田直覺到準發生了什麼不平常的事態。這是憑多年的經驗。這經驗使得他在局署當成活字典。

「是有火急的事嗎？」山田鄭重其事地反問過去。火急才來電話，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山田某是局長的隨員，也得為局長著想，看看局長方便不方

便嘛。山田假藉上司的威名來令對方焦急的習性，在這個應對裡也藉煞有介事地爲難人而表露出來。

「十分火急！」黑川處長答。

山田事務官聽出那口吻帶著沉痛的意味。還是準發生了什麼問題，山田心想。

「不必告訴局長是什麼事也可以嗎？」山田又說。

這是考慮到正在及時行樂的時候，被請出來接聽東京打來的電話的局長的心情的。不，這是提醒黑川處長也得斟酌局長方便的。

「嗯，那麼，」處長似也想到這點，逡巡起來。岡村局長是奔放不羈的性格，是不好惹的。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要大聲怒斥處長這等人。

「不，還是請局長親自接聽。」黑川處長說。

既然對方如此既然對方如此堅持，隨員也不好進一步問下去。」

「那麼請稍等。」

「不過，」處長趕忙探問道：「局長果真是正在聽取陳情嗎？」

「是的，不過現在已告結束，參加宴席了。」

處長又是一陣沉默。中斷局長的歡樂還是得考慮一番的。山田想著要對方隨後再打過來，可是黑川說道：

「不，還是請局長出來接聽，很要緊的事嘛。」

「知道了，我現在就去請他來。」

不出意料，還是有要緊事。到底是什麼呢？順著走廊返回會場的山田覺得興趣盎然：不知會有什麼緊急報告？看來，不是什麼好事兒的樣子，那才是令人痛快喲。

返回大廳一看，岡村局長已把秀彌拉在身旁，看著其他藝妓在跳著「大漁節」（漁夫的民謠）。

「局長，」山田爬近他身旁（日本人通常跪坐或盤坐於榻榻米上或地板上吃飯飲酒，山田要跟上司的岡村講話得爬過去），打耳語道：「現在，黑川處長打來電話，說要請局長接聽，說是有事情要直接報告局長……」

岡村局長聽了耳語，起身離坐。在座的人似不經意地目送著若無其事地走出大廳的局長。他還是今夜的主角。

伺候他身旁的藝妓秀彌跟著出去走廊，好像是要替他帶路。局長的中途離席是由事務官的耳語開始的。所以在座的人誰都不以爲他是去洗手間。想知道原委的二、三人，自然而然聚到留下來的山田事務官這邊來。

山田裝蒜，只管看著前面的大漁節之舞。

「山田先生，」農林省駐當地的事務所長手持酒壺，挨近他一旁說道：「來一杯怎麼樣？」

「那真多謝……」山田事務官規規矩矩行個禮，用雙手捧起前面的酒杯。

「你也辛苦了，陪同局長諒必好累吧。」所長慰問山田隨行之勞。

「謝謝，不累，我只是迷迷糊糊地跟著局長走而已……」山田乾杯，說聲：「對不起。」而還杯給對方。」

「山田先生，省署給局長打來急事電話嗎？」所長一面接過酒杯，低下臉來向上翻弄著眼珠問。可真是好敏感。

「是的，好像是那樣。」山田有所保留地回答。

「這，這時刻來了電話，真是好忙碌的，是省署的那一位給局長打來的？」

「據說，好像是第一處的人。」山田不說是處長。

「第一處？」

事務所長的眼神閃爍出光彩。眼睜睜地看著山田的臉想再問下去，但或許是不好意思問得露骨，所以獨個兒點頭說：「敢情是，敢情是。」但接著又說，「山田先生，我從前也在第一處做過事，那裡認識的人很多，找局長的是誰呢？」所長擺出前輩的架子問。

「不知道是那一個，那名字我好陌生，總而言之，是第一處。」

「沒說什麼事情嗎？比如說，大概是……」

「什麼都沒有說，」山田把雙手擺在合攏來的膝蓋上，說：「我是隨員嘛，真的什麼都不知道……」真像個屬員，回答得好「謙虛」。

這時秀彌一個人回到大廳來。岡村局長不見回來。山田事務官正在訝異時，有個服務生來到他身旁悄聲說：

「局長先生請您過去。」

山田點頭慢條斯理地起身離座。

一出去走廊，就看到了岡村局長發呆似地站立在那一端。

「是叫我嗎？」

岡村局長不立刻回應，表情木然，好像是在注視著什麼地方。

「山田君，」局長開口了：「有沒有今夜飛往東京的班機？」

「是？」

一聽局長這話，事務官立刻知道得變更行程了。不消說，這跟剛才的電話有關聯。可是，隨員是不被允許深入探問的。

山田瞄了手錶。九點半了。

「班機怕沒有了。」

「好像有深夜起飛的，叫什麼『黎明號』的。」岡村急躁地說。

「是的……」山田這才確實想起那班機是午夜一點從千歲機場起飛。他像做錯了事似地低下頭來，趕忙回應說：「我馬上去查一下。」

「有位子的話，就趕那班機回去。」

「是的。」

「剩下的預定行程全部取消。這就由你向當地人士交代好了。」

「知道了。」

「取消的理由是……」局長微側著頭略事考慮之後說：「不好說是給省署叫回去的……。就說，我臨時有緊急的私事好了。」

「是的……。可是，局長，我得說那是那一方面的事情才好呢？因為剩下的預定行程全部取消，如果理由不說得稍微具體些，恐怕他們會亂加猜測的。」

「嗯，」岡村低著頭踱了兩三步，停下來道：「那是沒辦法的事。就是我內人的母親有急病好吧。」

「……」

「對了，就那樣說就行了。」

「是的，我知道了。」

岡村的岳父曾經當過某省的次官。退休後，放棄政治方面的野心，目前經營著一家小公司。岡村娶他女兒的時候，他還在當次官。就是說，岡村是被視為前途的青年才俊，才娶到他女兒的。

這時山田漫不經心地說溜了嘴問：

「那樣子告訴他們的話，他們不致於往太太的娘家去探望嗎？」

「別管那麼多。」岡村帶著怒氣立刻答道。

「是的。」山田為多嘴賠不是似地垂下頭：「那麼，我這就照吩咐去辦。」說了，就匆匆地離開局長身旁。

山田事務官把岡村局長的行程變更傳達出去，當地人士便一齊驚動起來。可是，既然是為了岳母大人的急病打道回京的，那就沒理由留客了。

山田囑託當地人士馬上張羅深夜班機的機票。那是買到了。

「局長先生的岳母大人是早就有病的嗎？」「是那個地方不好？目前是不是很不好了？」對著事務官，這樣的質問紛至沓來。

「實際上我也是剛才才知道這事。」山田事務官眼睛往下瞧，答道。

岡村局長的岳父是前次官，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可是，當然，當地的這些人士真正關心的是跟現任大臣關係密切的，具有影響力的局長本人而已。所以，與其說他們關心著前次官夫人，毋寧說因為前次官夫人是局長的丈母娘，他們才掛念其病情。並且，不消說，這更不是對緣慳一面的老嫗的同情，而是對岡村局長的阿諛逢迎。

「局長有親人生病，對你都不說一聲嗎？」有人問。

「是的……凡有關私人的事情，局長從來不跟我這隨員提的。」山田謙虛有加地答道。

「敢情是。」

一種讚嘆聲起自圍繞山田的當地人士之間。把家族的，不，這場合不是家族的；把親屬的病人秘藏於心裡，忙碌於公務出差的局長，很令他們感動。

「局長可真了不起。」

「怕是愁腸百轉的啦，可是對我們一點兒也不露聲色。」也有這種讚佩之聲。

山田心裡大不以為然。病的又不是自己的生身母親，隱瞞丈母娘有病，那也不算是什麼把心事秘藏於心底的從事公務呀！習慣於肉麻兮兮的奉承話的山田，這下子都覺得不是味道，真想把當地人士嘲弄一番。更何況，那些說辭是刻意泡製的，山田認為簡直是滑稽。

圍繞山田四周的當地人士，一看見岡村局長出現那兒，便立刻把圈子移到岡村那邊。

「局長，剛才山田先生告訴過我們了。真是不幸……」

「一定憂心如焚吧。」

「我們都知道局長有心事，亂作樂一通，很對不起。」

大夥兒向岡村低下頭來，如像說慰唁一般，悄然道寒暄。

岡村給圍攏在中間，皺起額頭，表情深刻，只是說：「不，謝謝。」而輕點著頭。

山田心想：「局長的心事準是另外的事故；東京一定發生了什麼事。」而假裝惶然狀，視線的一端卻盯著局長的舉止不放。

熱鬧的大廳突然變得冷清。

「山田先生，請問局長夫人的娘長在什麼地方？」一人馬上來探問。山田心想：來了；不過還是謙恭自抑地回應道：

「那，我也什麼都不清楚的……」

「那就傷腦筋了，是這樣子的，我們得去探病吧……」

問的人現出困惑，山田於是說：

「岡村局長不作興那類事情，可不必要多禮，請放心吧。」

如果此時此地對方查出地址把禮品送過去，岡村準會受窘。不，受窘倒沒關係，他必定會責罵隨行的山田事務官。岡村會這樣怒責山田的：

「隨員的你呆頭呆腦才會惹出這樣的事情來，爲什不把它適時加以壓下來？」

岡村就是這種性格。責罵人是從不顧慮人家顏面的。

「不必多禮，儘可放心，請代爲轉告其他人一聲。」山田堅決地告訴那個當地人。

這也是宣傳岡村如何廉潔清白的一個手段。當然，這一手總有一天岡村會聽到的，山田早就算準這一點了。

「這樣子真不好意思。」那個當地人頷首離開山田；果不出所料，他似乎就去悄悄地對其他人傳達山田剛才說的話。

岡村本人回坐原來位子由秀彌侍候斟酒。神色黯然，顯得沒有興味的樣子。當然，他無精打采的理由只有山田知道，在其他眼裡怕只是認爲他是在掛念著丈母娘的病情吧。儘管這樣，因爲局長又坐下來喝酒，當地人士也就跟著再喝起酒來。不過，氣氛不像早先那樣歡樂愉快了。

班機是要在深夜的十二點才飛離千歲。足足還有兩個鐘頭。

秀彌坐在岡村身旁，笑吟吟地斟著酒。她知道岡村變更行程之後，似乎沒先前那麼熱心伺候了。毋寧得以免除今夜的定山溪義務而舒了一口氣也說不定。她顯得那般輕鬆愉快。

跟她比較起來，岡村的微笑彷彿是痙攣發作於臉孔。山田事務官又思忖起來：

「本來現在是快要跟那女人驅車前往定山溪的時候。多可惜，省署來了電話叫停。岡村諒必是遺憾萬分了。……不止是這樣，說什麼要在這半夜裡趕回東京，準是發生不尋常的事故了。到底，那是什麼事呢？……」

山田的思路旋又回到這個十分有趣的疑問上去。

這個預定行程的變更，山田事務官覺得好高興。得陪伴局長去過那索然無味的一夜，反不如早些回東京看看小孩來得痛快。不過，他是絕不會把這感情流露於神色的人。」

案子的發生

在午夜零時飛離了北海道的班機裡，岡村局長顯得很不開心。在千歲機場時還含著笑應付送行人，一等到機身飛上夜裡的天空，局長就不再向窗外的機場望一眼。送迎臺上當地的送行人大夥兒一定還站在那兒，然而局長再也不理睬他們的好意了。

因為是深夜的班機，空位子不少。山田隔岡村一個位置坐下來。可是班機離地後，岡村把四周掃視一番，下了命令：

「你就換個別的位子坐去吧。」

「是的。」

山田悄然起身，移往好遠的後面位子去。本來就不愛跟局長坐在同一排位子的；以為身為隨員不好離開太遠，只因有這麼一個想頭才落坐那兒的。被趕走才算是幸運呢，反而輕鬆多了。問題是局長趕人的方法。岡村好像在表示「，我要孤單，你是個累贅。」

喜怒無常的岡村，高興時就找山田講話，反之，就正言厲色不叫山田靠近。目前岡村的不開心，好像是由於趕忙被省署召回的關係。當然，岡村自己一定是心裡有數。就從岡村在飯店一聽完電話就勃然變色看來，也可以知道那絕不是愉快的好事兒。

空中小姐來了，山田要求給毛氈。空中小姐親切的把氈子蓋在往後面放倒在座席上的山田的膝蓋上。拉開了窗簾，窗子上一片繁星閃閃發光。

山田抱著胳膊，偶爾眯細著眼睛瞄視遠坐在前面位子的岡村的頭。局長好像睡不著，不時擺動著肩頭。

「那傢伙看來好擔心東京的事故喲。」事務官心想：「那傢伙目前是躊躇滿志，如日中天。跟實力大臣攜手密切合作，一路平步青雲。不論是誰都認為次官的位子不久的將來非他莫屬。一向不在乎有一點麻煩的那傢伙，這下子到底給啥事兒纏住心頭了？」

平常在省署岡村總是一個人關在局長室。此時此地，山田不啻是眺望著被拆除了四周牆壁的岡村，覺得興趣盎然。

「今夜的追隨取樂給打岔了，心煩也說不定。」山田自家揣摩著。

當上局長就得統籌全局；由於公私蝟集，得加以處理的複雜事務也很不少。不過局長出差其在旅途上的歡娛作樂，也有隨員身分的事務官無可企及的幅度。省署的麻煩問題，常見是由於得統籌全局而引起的。

比較起來，下級官吏的事務官就輕鬆了。不管發生什麼事，追究責任也不至於扯到這個位子來。

山田不經意間迷迷糊糊地睡著了。飛機的嗡嗡聲有如耳朵旁的飛蛾鳴聲引發慵懶，誘他入眠。更且偶爾的顫動也催生睡意。

可是，山田偶爾會醒過來。局長的隨員這個潛意識，還是使得他不好獲得完全的解放感。睜開眼睛一看前方，岡村的位子不斷冒著香菸的裊裊白煙。

局長似乎是不易入眠。

班機到了羽田機場。是凌晨兩點三十分。

常見忙碌的機場躺在深夜的靜寂之中。跑道上沒有幾架飛機。諒必是收進車庫的關係吧。在光亮的照明燈下工作的機場職員也沒有幾個。這情景令人覺得班機好像是不合時宜地到達於睡鄉的不速之客。

下階梯時，山田事務官很快地拎著岡村局長的皮包跟在後面。早先班機的引擎停止轉動時，山田就去局長的位子接過那皮包，並招呼說：

「很累吧。」

可是局長一句不發。

常見很多送迎人的送迎臺上也不見人影。山田跟隨局長後面順著長廊走向出口處。深夜的寒冷滲入肩膀。

走進出口處就瞥見了打電話到札幌去的黑川處長的臉孔，和中年的科員與年輕科員的身影等在候機室裡。這裡也沒有幾個接人的。

黑川處長走到岡村局長跟前來，低頭說：

「辛苦了。」

科員二人也恭恭敬敬地行了鞠躬禮。

「這麼晚了，對不起。」局長謝了處長的接駕。

「局長，請來一下。」處長壓低嗓門喚著，把岡村領往那邊的角落去。

留下來的三個科員（科員是職級，事務官是職稱，山田事務官也是科員）顯得心神不定，就站在那兒等著那邊完成密談。

「北海道不錯吧？」

「不，那邊現在好冷了。」

「在飛機上睡得著嗎？」

「嗯，還可以。」

「乘客很少嘛。」

「空位子有一半以上呀。」

「那可以像睡床那樣躺下來了。」

三人之間交談著這種無關痛癢的話。山田的眼光一閃一閃地瞧著在那邊角落密談的局長和處長。

他們二人的臉孔差不多靠在一起；可是講著話的主要是處長。局長的眼鏡偶爾閃出光來，那彷彿象徵著他的神經質。

山田想知道處長的報告內容。在這裡卻不敢掉以輕心開口問道。因為其中一個是他的同僚，另一個卻不是。

那與其說是年齡上的緣故，毋寧說年輕事務官是「有資格者」（指畢業一流

國立大學，高考及格，可平步仕途者）的關係。年輕事務官他讀過日比谷高中、東京大學、經公務員高等考試及格。可以說是平步仕途的候補幹部。他天庭寬闊，具有像個秀才的容貌。

好不容易那邊的站立交談結束了。局長先走過來。

「那麼，山田君，你就回家去吧。」

「是的。」

「辛苦了。」

局長和處長往車子那邊走去，後面留下事務官們。只有那個年輕的有資格者被允許陪同處長一塊兒走。

山田和同僚目送了局長他們乘坐的農林省差遣的車子開走之後，才往計程車的停車場走去。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山田事務官迫不及待地問同僚的籐村。

「發生了瀆職案子。」

「瀆職？」

山田走近車場駐足下來。破曉前的機場前面廣場人影稀疏，計程車反而較多。」

「倉橋副科長以案子的重要關係人，給警視廳叫去問話。」

「倉橋君？」山田覺得意外，疑惑形於色：「一點兒也不知道，早就有那種跡象嗎？」

「全然沒有，事出突然。」

「照已往的例子，警視廳舉發案子一向先對業者開刀，這次沒有什麼風聲嘛。」

「這次案情不同。」

「噢。」

「大西股長的生活突然變得浮華，惹人注目，就是這樣引發的。」

籐村的說明是這樣：大西股長最近買了自家轎車，而且宴遊頻繁，有愛人，於是警視廳就開始秘密偵查起來。

「導火線也有趣。大西花天酒地，老婆就吃醋了。夫妻吵架是每晚的例行公事。他老婆就往往在公務員住宅的，熟識的文部省官員的太太那裡哭訴去。於是乎，文部省的這位太太就打抱不平，頂撞起丈夫來了。」

「頂撞大西君？」

「不，不是的，頂撞自己的丈夫呀。」

「那就莫名其妙了。尋花問柳的是大西君吧。怎麼找自己的丈夫出氣呢？」

「也就是說呀，文部省的太太沒有大西君的太太那樣手頭寬裕嘛。儘管丈夫花天酒地，大西君的家庭卻也變成生活闊綽了。文部省的太太就是羨慕這個。總而言之，文部省的太太認為讓家人過著窮苦生活的丈夫就是混帳東西了。不過話說回來，在文部省想貪瀆也沒有太多的利權好追逐嘛。」

「那個文部省的太太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山田點頭說。

「這麼一來，文部省的丈夫好為難，這家的夫妻也就反目了。再說，由於那

裡是公務員住宅公寓，這新聞一下子就傳開了。大概是從那個時候，投書就往警視廳丟去，從來很少發生過這樣的情形的。觸發瀆職案的投書，通常是來自利害關係對立的業者之間嘛。」

二人讓司機開了計程車的車門。

「那麼，涉嫌的內容是什麼？」山田事務官問同僚的籐村。

「紛紛揣測，只是還不知道真相。」籐村說。

「可能是什麼事呢？」

山田心想著糧食管理局第一處的掌管事項；盤算著和業者合作做什麼事才是跟利權最有關係。

通常，瀆職案是從行賄的業者那邊開始出亂子的。這次卻是大西股長突然間被逮，所以很難推定明確的內容。

跟籐村仔細地聊下去，知道那也不過是昨天傍晚才發生的事。局署裡的主管級的官員似乎也七上八下，一片混亂。

「於是乎，局長著慌了。」山田想起在宴飲的飯店，岡村局長聽完黑川處長打來的電話時的行狀說：「剛才兩人是不是密商著什麼的。」

「嗯，二人表情都很嚴肅。」

「也好，稍給他一個教訓。」

「由於山田這麼說，籐村「哦？」了一聲，訝異起來：

「你說什麼？」

「我說局長，那個年輕傢伙到處作威作福，不忍卒睹。」

「岡村是與眾不同嘛。」

「飛揚跋扈，擺出大臣出去視察一般的架勢。」

「當地人知道岡村的威名，不敢怠慢是吧？」

「雙方都矯揉造作；岡村驕傲自大，當地那些人低聲下氣，真是可笑極了。」

「你也接受招待吧？」

「我是局長的隨員，只好謙虛為禮，自抑有加了。這樣子，岡村才順眼嘛……不過那傢伙沒有體貼心。」

「旅途上也沒有兩樣？」

「那個種族，是徹底的利己主義嘛，自己好就行。」

「無論如何，他飛黃騰達是毫無疑問的。他準大口大口地喝了不少酒吧？」

「不，這點倒是他聰明的地方。還是相當有節制的。在省署的局長室自以為了不起，旁若無人，在地方他倒注意小節。怕惹起惡評的關係吧，這一點他是很小心的。」

「不愧是精工巧匠。」

「外表上豪放，其實是膽小的傢伙。裝成自成一格的局長，其實是冒牌貨。總而言之，秀才型的官僚一個。所以，越看越覺得可笑。這次的旅行，最快樂的是能夠從頭到尾觀察到岡村的情態。」

車子繼續跑著高速公路。

山田事務官住在杉並區方南町。籐村事務官住在幡谷。因為同一方向，車子就從高速公路拐入田州街道，而先在幡谷讓籐村事務官下車。

「特地來到機場，謝謝了。」山田道謝清晨的接駕。

「那裡，你也累了吧。」

「這就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你才是真累了，上班稍遲些也沒關係。」

「那不，我怕閒適不得喲……」

互道幾句寒暄，籐村走入小巷盡頭。天空露出曙光了。

山田在方南町的大街下了車。手上拎著在北海道人家送的土產粕漬鹹鮭魚。他家在拐過洗澡堂一角的小巷盡頭。儲蓄好多年後，三年前才蓋起來的家。房屋款還沒有繳清，每次領得獎金就繳付欠款。不過這比住公寓的籐村，情況算是好些。

按了門鈴，玄關的燈亮起來，老婆出來開門。

「噢，回來了，提早回來的？！」老婆睡衣上披著外褂，邊攏著領子說。

「嗯。」

山田坐下來規規矩矩脫靴，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什麼事都一絲不苟。這時老婆邊鎖著門問：

「餓了吧？」

「嗯，就烤麵包吧……不，人家送這個東西，就先喝點兒酒。」說著就把粕漬鹹鮭魚盒子交給老婆。

把六蓆房的紙門開個小縫，就看見小孩三人並排蒙上被子睡在裡面。山田低頭望著小學六年級的老么的臉。

「你呀，會吵醒小孩的。」老婆點著瓦斯的火說。

山田自己脫下西裝，換上和服就到飯廳來。

「回來得比預定早好些時間嘛。」

「嗯，出了事故。」山田吸著菸說。

「事故？」老婆一愕，別過頭來。

「沒什麼，跟我沒關係的事。」

「省署的事嗎？」

「局長著慌，決定趕忙回東京，所以提早一天回來了。」

「局長先生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很清楚，可能是大事故。那傢伙好容易走上升官騰達的大道，這麼一來，恐怕就得暫停了。搞不好會給踢下來的。」山田隔岸觀火，覺得好痛快。

那天早晨，山田提早上班。

通常，陪同局長出差而黎明時分才回得家來時，當天即使慢來上班，名分上還是說得過去的。可是，山田今晨卻沒法安安份份地待在家裡。那是樂於探知，突然叫岡村局長趕回省署的突發事故之真相的關係。

九點差十五分，山田就把手提包擱在自己的桌子上。當然，科長、副科長、股長都還沒有上班，同僚也沒來幾個。

「您早。」年輕的事務官，對年長而且是這一科的前輩山田打招呼。

「早。」山田愛理不理地點頭。

年輕的事務官裡面，有許多人是所謂的「有資格者」。他們的仕途是一條坦途。山田在七、八年前，對這些年輕科員總是客氣些。因為總有一天他們會趕過他而變成上司。想到未來會反倒過來的地位關係，山田在應對上以往總是多有斟酌；可是如今，不久的將來就得退休的他，再也沒有那種對將來的顧慮了。在剩下不多的在職期間，他們絕不可能趕過他。

山田萌出這種念頭，差不多是從去年開始的。在實務上，他們的能耐跟山田比，是望塵莫及的。他們活像是娃娃。如果山田想要刁難他們，沒有什麼是不能做出來的。

山田年輕時，被征入伍，目睹過跟這同樣的場面。同樣是入伍兵，如果對方是候補軍官，士官們總是稍微客氣些。考慮到候官們將來有成為上司的時候，而多有斟酌的關係。但是班上的上等兵或老兵，那就毫不客氣地整了又整候官了。因為那些候補軍官即使將來變成上司，那時老兵們都已不在軍隊裡了。老兵們的名目上的理由是，「那些人要當上軍官嘛，應該把軍隊之事灌輸進去，好好地加以鍛鍊鍛鍊。這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了。軍隊就是官僚組織的典型。

同樣的心理，表現於目前的山田對待那些年輕的有資格者的態度上。就是說，十年前像曾經目睹過的軍隊裡的士官那樣，對候補軍官客氣；現在則是抱著老兵的心術了。不管怎樣為難人家，在這個官僚社會將不致於受到報復。不，官僚社會不會把他留下那麼久的。

——山田注視著剛上班的年輕事務官們的動態。可是從他們看不出有什麼變化。他們跟平常一樣，各坐在自己位子或取出鋼筆座或抽出待辦案卷，準備隨時都可以開始辦公。這是跟平常沒有兩樣的辦公開始前的景象。」

副科長的位子有三個，現在一個也還沒來。不過其中二人就會來坐到其中兩個位子去的。一個椅子就會空下來了。

空下來的倉橋副科長的桌子上，擺著一隻小花瓶。裡頭有一朵黃菊花，準是今晨科裡的女孩插上去的。

隨著電鐘挨近九點，事務官的數目漸見增加；各股的股長也就位了。兩個副科長也來了。

沒有主人的桌子是倉橋副科長坐的，和大西股長坐的兩張而已。好像出差不在時那樣，收拾得很乾淨。

科長還不見人影。

籐村悄悄地來到山田一旁。

「來得好早哇。」

「嗯，是習慣，準時睡醒了。」

山田只好這麼說了。不好意思說是關心叫回局長的事故，沒法待在家裡。可

是籐村心裡明白，說：

「辛苦，辛苦。」

「辛苦」這話是雙關語。一個意思是對三更半夜從出差趕回來，仍按時規規矩矩上班的慰問；一個是對山田心存的興趣的嘲諷。

「好像誰都還沒有發覺到。」山田掃視四周壓低嗓門說。

「嗯。」籐村滾動著眼珠，輕拍一下山田的肩膀。是邀山田出去的暗示。籐村走開之後，山田故意再吸幾口菸才若無其事地起身離座。

乘上電梯到了平臺屋頂，籐村迎著已見寒冷的晨風早站在那兒。

「有消息了？」山田眼神生輝，咧嘴笑著問。

「大體上有個輪廓了。」籐村望著遠方晨靄中的整齊大街說。

「好快喲。」山田誇獎他並問：「那裡聽來的？」

「沒有人提；是我自己猜想出來的。大西給警察抓走；倉橋副科長作為關係人給傳去問話；把這情況跟「他們職掌連繫起來作一個推測。」

「那就怎樣？」

「大西是生活闊綽受到懷疑給抓走，單純想來不過是盜用公款而已。因為沒有其他受牽連的人嘛。比如說，民間的業者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涉嫌嘛。」

「嗯。」

「所以呢，這只能認為是單純的大西盜用公款案而已。可是，大西的職務不是管金錢出納的。比如說，跟戰後不久發生的田島的案子不同。」

田島案因為是從無前例的盜用鉅額公款，乃留下名來，如今偶爾還成為話題。他是浮報傳票帳簿，私吞差額的農林省的年輕下級官吏。

「那個案子發生後改變體制了。即使是出納單位也沒有從前那樣容易動手腳了。何況大西的職掌裡沒有收受金錢的差使，所以不是單純的侵吞公款。」

「那麼，是什麼呢？」山田不耐煩地問。

「那傢伙是利用砂糖。」籐村被屋頂的風吹颳著，說。

「砂糖？」山田迷惑地反問。

大西的職務是處理原糖進口配額。原糖進口配額差不多依一定的比率分配給大公司而少有更動。大公司沒有爭取到目前的配額之前，各公司各顯神通，用盡心機來影響政界。結果，農林省就決定目前的分配率，每年幾乎不加更動。

再說，即使大西接受某砂糖公司的金錢，特別給予某種方便，那比率也不是一介股長的權限所能更動的。在事務處理上大西的確是主辦人之一，命令卻是來自上面。因為那不是他可以自由裁量的事務。

其次，假定果有其事，事情也還沒有表面化。報社的嗅覺也還沒有聞出來。就是說，依照往例，通常是行賄那邊的業者先被逮捕，目前卻看不出有那種跡象。

所以，籐村突然道出砂糖，山田還是疑惑不解。

「還是他闊綽的生活惹來調查的。」籐村回答山田的疑問說：「他好像接受了許多金錢和貴重物品嘛。」

「這麼說，這次抓人的次序是反過來是吧。依他的供詞再抓行賄人是不是？」

「可能會那樣。」

「到底是那家公司涉嫌？」山田腦際浮現出若干家砂糖公司的名字。

「不是大公司，是乙級的，合同製糖公司嘛。」

「合同製糖？」原來是這一家，山田心想，那就不無可能了。

合同製糖是大戰時合併中小砂糖公司而成立的。戰後沒加更動留了下來。由於美國佔領軍的排除獨佔資本的政策，這家合同製糖反而能夠存續下來。

「開放砂糖自由進口就在眼前，所以不論那家砂糖公司都拚命地想要趁開放前大撈一筆，好蓄積資金。」籐村說：「大約三年後會實現進口自由化，於是乎合同製糖也想要在這三年之內儘可能爭取到更多配額，大賺一筆。當然，他們對政治人物和省署方面都打通關節了。可憐的大西股長和倉橋副科長，在這種情形之下成爲代罪羔羊。」

山田這才恍然大悟岡村局長驚慌失措的理由。不消說，這事情表面化的話，部下的不檢點便是局長的監督不週。可是，問題好像不是那樣簡單就可以一了百了的。

如果是像籐村說的那樣，因政治人物施加壓力以致對合同製糖的原糖配額會給予特別安排的話，答應給予方便的便是岡村局長了。說不定就是岡村發出作弊的命令給櫃臺的。

山田跟籐村一起從屋頂下來。二人若無其事地分別坐到自己的位子去。

上班時間已過了約莫一小時，但岡村局長還沒有來。這是常見不鮮的事，所以沒有人覺得奇怪。尤其是他們昨夜很晚才從出差北海道趕回來，遲來上班也被認爲是理所當然。

在平常的日子，岡村有時也遲至下午兩點或三點左右才上班。最嚴重的時候，下班前半個鐘頭才出現，逕自走入局長室。

爲什麼這種目空一切的上班方式沒人敢管呢？那是因爲他是現任大臣身邊的紅人，沒人敢正面嘀咕他的關係。就是次官也對他客氣。

困擾的是部下。因爲晚來上班的岡村到了夜晚也還不下班離去，部下也就不好意思先下班，只好留下來。局長儘管說沒事的人先回去，可是傍晚才來的局長不回去，處長、科長也就不敢離開。等而下之的事務官們也差不多每天得「加班」。

更且，岡村在局長室邊品嚐威士忌邊處理公事而頻頻這人那人地叫進去問話，所以儘管他吩咐可以回去，也沒人敢離去。更何況，他精通所管業務，也很聰明，部下是馬虎不得的。

教現任大臣熟習農業行政的就是我岡村，不愧他如此自負，做爲一個官僚，他有抱負，有與眾不同的構想。他絕對不會盲目蓋章。

因此，也難怪處長們經常提心吊膽。因爲不知岡村何時會問起什麼事，只得經常準備萬端待詢。岡村吩咐回去，部屬不敢先走一步的理由，這也是其中之一。

實情如此，他當然也有敵人。找著可乘之機，想要把岡村踢走的他局局長和他們屬下的處科長，可有好些個。可是目前形勢對他們是不利的。現任大臣山邊茂介是執政黨有數的實力人物，可無所顧慮地放手叫看不順眼的官僚一個一個滾

蛋。

局長們最害怕的就是這一手。如果是弱勢大臣，那就可以下剋上，可是對山邊那種有本領的實力人物，那就連吭一聲都不敢。

然而岡村局長就不一樣。比如局長開會之際，席上他局局長就某個議案擔心大臣不會批准或會反對，而逡巡不前時，岡村就「碰」地拍起胸膛保證說：

「沒問題，茂介先生那邊由我來說服。」

暗地裡稱大臣為茂介先生的固然有，可是在局長會議席上公然喚茂介先生的卻是只有岡村一個。

他局局長心想那是岡村在虛張聲勢，可是再想到他和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就只得認為未必是吹法螺。所以，他們只好屈服於岡村的自高自大。

事實上有些好麻煩的事情，由岡村去找山邊，二人悄聲低語一陣子，很奇妙地大臣就言聽計從了。

——話說回來，這天晨間雖沒出現什麼異相，可是到了下午，局署內就發生了肉眼看不見的動搖。

到了下午，倉橋副科長和大西股長缺勤的原因，局署的人全都知道了。首先自己科的人發覺到，當然，他科的人也會發覺到。更有人假裝有事特地到這一科來看兩個空位子。不久，這個趣味也波及到省署的他局。

局署全體被暗淡的、沉悶的、和一種奇特的好奇心所籠罩。

岡村局長當然還不見人影。處科長們差不多無心辦公了。這個事件會惹起岡村局長的不快是可以想見的。想到準會在局長室大發脾氣的岡村，他們現在就七上八下了。

岡村對實務並不很內行。這是有資歷的官僚的通病。這是由於在青雲直上的大道上，只不過是蜻蜓點水式地到過各單位去實習，快要熟習實務時就又被調開的關係。

這一點，遠不及年資深的，活像活字典的副科長或股長他們的駕輕就熟。

可是，岡村的靈敏則無人出其右，言出必定抓住部下的弱點。那又是好奇妙地常打中要害。他從年輕時就與眾不同，自成一格，從未認真學習過實務，可是掌握要點快、抓住各個要害都很在行。

「同樣東大出身，岡村就是不一樣。」傳言這麼說。

其他的私立大學出身的官僚，就是說那些平步受阻的官員們，一方面對這類有資格者抱持反感，一方面心底有股情結。

即便是目前，岡村局長還是會毫不留情地指出各處科長的缺點。他背後有現任大臣撐腰，所以罵起人來從不饒人。有時怒罵出什麼混帳東西；黃湯下肚，言語就粗暴起來。

岡村有時還會提起挨罵的部下的以往過失。用黏黏叨叨的咒罵語纏住你不放，陰險得好難對付。

一想到今天準會颶颶風，處科長們就小心翼翼地重新檢查起自己掌管的業務。

就在下午三點光景，有個男人突然來到局署。是五十歲上下的短身材、寬肩膀的粗胖的人。不請人帶路，他就一搖一擺邁著碎步穿過桌子間去探望局長室。

報社的記者向來也不怎麼客氣，可是到底還是有點顧慮，不會像這人那樣旁若無人。當然，往昔的新聞記者裡頭目中無人的不是沒有，可是現代受薪化的新聞記者卻只剩下虛張威勢了。

且說這人進來，推開門扇消失於局長室時，坐在辦公桌前的事務官們就開始竊竊私語了：

「喂，西來了。」

——西秀太郎。是出入農林省的另一種意義的「老闆」。

西秀太郎，約莫五十二、三歲。頭銜是律師，但差不多沒有上過法庭。

他跟農林省的任何一個局長晤面時，從不必通報，來去自如。局長們即使有接見其他客人的預定，也把它往後挪而先見他。他跟目前的次長講話，口氣有如跟親友說話一般。

西秀太郎雖不上法庭，卻擁有雜誌。吹噓是一本農林經濟問題的專門雜誌；自誇為已有二十年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他算是「不務正業」的人，不過那本雜誌在有關業界擁有不少讀者。許多人說，就是因為他擁有這個「武器」，才使得他能夠大搖大擺地橫行農林省。

其實，西與農林省的關係不止於雜誌，在十數年前當他敲進當時的農林大臣的圈子就有瓜葛了。當時的次官，後來當上農林省關係的審議會的主持人；於是西的顏面在省署內暢通無阻了，當時的次官是西敲進圈子的大臣的直系幹部。

一切公署的審議會都是一模一樣，那個前次官主持的農業關係的審議會，也差不多是主持人依自己的意向操縱著各個委員。就是說，遵照省署的希望，由審議會做出結論。社會上傳說，所謂的審議會是替官僚披上民主式公平的外衣，暗地裡方便官僚逃避責任的機關。

跟這樣的審議會主持人有連繫，並且擁有業界雜誌的這個武器的西秀太郎，在另一方面也扮演高級官僚和業者的管道。說管道還是蠻好聽的，其實是霸占利權的黃牛，是業者利益的揩油者。

此時此地，西秀太郎突然出現岡村局長這兒來，熟悉他的局署裡的事務官們不免暗地裡吃了一驚。

「啊，妳好。」西在粗線條的臉上擠出一副笑容，跟坐在局長門口的年輕女秘書打個招呼。

「請進來。」女秘書起身低下頭敬個禮。」

「局長先生呢？」

「是的，才來沒有一會兒。」

「今天來得還早嘛。」

女秘書笑著不語。

「那麼，要打擾一會兒了，等一下就端茶來吧。」

不必等候秘書進去傳達，西自己推開了門。

兼用爲小會議室的局長室是寬敞的。橢圓形會議桌的四周，套上白色套子的椅子排列成有如花瓣；來客用的一套沙發跟局長的大辦公桌並排在一起。

在那大辦公桌的後頭，局長好難得，並不在批閱文件而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彷彿在沉思默想，可是應著開門聲掉過頭來。

「是你，」出聲招呼的是局長：「請坐。」

「聽說出差北海道去了？」西的紅潤的臉向蒼白的岡村局長。

「是呀，在那裡大約跑了三天。」岡村離開自己的桌子，跟西隔著茶几面對面坐下來。

「那邊不錯吧。」

「偶爾去一下還不錯。氣氛跟東京不同，把牧歌般悠揚的風景欣賞個夠了。」

「那一番享受可不是中途被扯斷了？」

「哦？」

「是嘛，我早略有所聞呀。」西笑出聲來：「聽說，札幌的宴席沒結束就給叫回來了。」

「你是順風耳呀。」岡村苦笑。

「現在，副科長的倉橋君給警視廳叫去問話了。省署可有什麼自我檢討嗎？」

「這，正想著手進行。因爲是你，我才不瞞你說。」

「倉橋君好像陷入苦境了。因爲股長大西君可能在警視廳抖出得差不多了。」

「是嗎？」岡村局長皺起眉頭。常顯得樂觀的這人，此際卻是難得一見的表情凝重：「這麼一來，倉橋君的給逮捕去是時間問題，是吧？」

「如果情況不變，即是可能的趨勢。」

岡村不作聲，垂下頭來心中尋思著。副科長一旦被逮捕，瀆職案偵查擴大的情勢，似乎展現在他的腦海裡。

「那麼，岡村先生，大臣是怎麼個想法呢？」

「這，我剛出差回來，還沒有見到大臣。……你見過他了？」

「不，我也還沒有去看他。只是想知道跟前這事態的負責人的你的意見。」

「出了令人困擾的事，此外沒別的說了。」

「善後策呢？」

「什麼都還沒有做。總之，向大臣報告以前，我想，我們這邊得事先想好對策才行。可是，因爲事出倉促，目前還沒能夠確立的對策。……那麼，西先生，你可有什麼好主意嗎？」岡村抬起頭來問。」

「我到過警視廳，旁敲側擊地探問過他們的意見。」西慢條斯理地從胸口取出香菸，說道：「是這樣子：股長的大西君沒辦法了；可是副科長的倉橋君好像可以讓他回家。」

「啊，可以讓他回家嗎？」

「不是這樣就了結的，回家了，恐怕還是每天得給傳去問話的。」

西秀太郎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物。雖然他是一次也沒上過法庭的律師，卻在農林省有勢力，在警界和檢察廳也有不少友人。就是這位西說的事嘛，岡村局長也就洗耳恭聽。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股長的大西給留下來，只讓副科長的倉橋君回家？」局長問。

「那是這樣的。可能是蒐集的證據還不夠有力的關係。目前，我想，股長的大西君可能頑強不說，袒護著副科長的樣子。」西說明道：「可是那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

「第一，大西股長不可能頑強到底；第二，據說，砂糖公司那邊可能就會有人被抓去。」

「……」

「砂糖公司的處長級好像自白得不少。」

「……」

一向矯情立異的岡村現出痛苦的表情低下頭來，西律師興致勃勃地注視著他說：

「岡村先生，這時候，如果倉橋君從警視廳放回來，就讓他遠走高飛怎麼樣？」

「遠走高飛？」

「就是說，讓他出差去。沒有那種預定嗎？」

「那可以安排出來。可是警視廳怕不會答應吧」

「還沒有發出正式的逮捕狀，在法律上倉橋君的自由是不受拘束的。而且這邊是公務員嘛。公務出差的話，警視廳的那些人也不好正面說什麼吧。不過，態度可能會變硬。」

「……」

「我只是擔心倉橋君是隻軟腳蟹，這點，大西股長強得多了。那樣子給警視廳傳去問話，倉橋君怕沒多久就會崩潰的。……局長，我亂猜一通也說不定，在這件案子，倉橋君可不是最清楚局署這邊和業者那邊之間的關係嗎？」

「可能就是這樣。」岡村局長的表情沉痛。

「就是說，在這件案子上，倉橋君不啻是扇子的軸子一般的存在，可不是嗎？」

岡村不作聲點了頭。

「果真是這樣，那就盡可能地不要把他交給警方。」

「可有那種辦法嗎？」

「現在還沒有好主意。不過假以時間好好想一下，會有好的對策也說不定。爲了賺取時間，最好讓他離開東京。」

「能辦到就好了。」

「今天傍晚回來的話，馬上就讓他出走到別的地方去。對了，你這次匆匆忙忙從北海道給叫回來，出差的預定日程準還有多吧。那就讓他去收拾你沒做完的

工作，怎麼樣？正式的名目可不就有了？」

「……」

「局長呀，倉橋抖出真相的話，農林省受傷的人怕會很不少喲。」

岡村局長和西秀太郎，這之後還交談了約莫一個鐘頭，不知談些什麼。

說是交談，其實主要是西在喋喋不休，岡村儘管平常多話，這次卻變成聽者。這情景給人一種主要是西在忠告局長，說服局長的印象。

在這之間，岡村不讓其他任何人「從外頭進去。不管如何急速的案件，他都讓秘書囑他們稍後送去。他的表情沉痛，偶爾向西發問。西離去之後，他抱著胳膊沉思約半個鐘頭。

岡村回到桌子來，抓取一隻聽筒。局長身邊有許多電鈕和五、六隻電話。他抓取聽筒，爲的是要給次官室打電話。

「跟次官說，有緊要的事情，現在就要去請示意見，請問他方便不方便。」岡村告訴次官室的秘書說。

「次官請您馬上過來。」秘書傳言道。

岡村告訴門口的女秘書，這就要去次官室；出了局長室走上走廊。次官室就在這一樓的盡頭的一旁。次官秘書室就在次官室隔鄰。

岡村抬頭望了寫著「在室」的告示牌一眼，轉動了把手。

事務次官坐在約有局長室兩倍大的辦公室的那邊角落，無所事事地自己揉捏著後脖子。好像在等待岡村到來的樣子。

次官起身移到客人用的長沙發來。岡村並排坐在他身旁。態度很隨便。

「剛才西來看我。」

岡村一開口，次官「哦」地一聲，顯出驚異的神色。次官好像對這位局長很客氣。

「西說，倉橋的被逮捕將是時間問題。看來大西開始說話了。聽說合同製糖那邊也要抓人了。」

「是嗎？」次官皺起眉頭，垂下頭。

次官不是什麼有能之士。兩年前當上次官，那只是看中他在當時的幾位局長中資格最老，人緣好而已。也就是說，爲制衡幾位局長間的派閥均勢，把他安放在次官位置而已。這位次官不久也得退休。本來早就應該退休了。可是因爲得先行調整局長間的勢力均衡，所以他的退休就暫緩一段時間。

「西說，倉橋再過兩個鐘頭就可以回來。」

次官望了掛鐘。是四點半。

「西說，查問倉橋在警視廳受到怎樣的調查，就可以大致測知警方今後可能採取的措施；所以西提議說，讓倉橋出差北海道。」

「出差北海道？那你就是說，假藉出差讓他遠走高飛。西說，在目前，警視廳是沒有阻止的理由。」

「那也許沒有錯。……可是，那麼做，不致於反而刺激警視廳或檢察廳嗎？」

「準會刺激。可是，說是有對策。西的意思是這樣的。」

接著他給次官低聲耳語。次官的臉色大變。

倉橋副科長那天傍晚逕往羽田機場。從警視廳出來之後，不去局署也不回家，逕往羽田。他的身旁有人陪伴著。這人帽子帶到眼眉上，豎起大衣的領子，沒人知道他就是西秀太郎。在車子裡，對臉色蒼白的倉橋，西壓低嗓子說著些什麼話。那是計程車司機聽不見的，差不多是耳朵旁的喃喃細語。副科長帶著不安的神色頻頻在點頭。

到了機場，從櫃臺取得倉橋的通行券的也是西。機票是他早就買好的。正確說來，是西跟局長密商之後立即買好的。

班機起飛前，西和倉橋坐在候機室一角。二人垂著頭交談著，那看來好像是西在說服倉橋；也好像是西在發出命令。

不消說，西的舉止也像是不斷地安撫著心煩意亂的倉橋，儘可能地想給倉橋安心感。而且，在交談之間西也不忘偶爾側目瞄視乘客，警戒未敢稍怠。警察模樣的人影不見一個。

班機起飛的時刻一播報出來，副科長便垂著臉混入乘客的行列中。過了門要拐入通路時，倉橋才那麼一次回頭朝西看。西對他揚起了手。外人看來是分手時的寒暄；其實是「要鎮定，一切由我安排，儘管放心」的西最後的叮囑。

西透過候機室的玻璃窗注視著一片灰黯的機場。往札幌的班機兩翼亮起紅信號燈，正在薄暮裡滑行。看著那架噴射機的確從跑道以猛烈衝勢飛離陸地後，西才從站著的地方移動了身子。

西進入休息室的茶店，叫了咖啡。

咖啡沒端來以前，他取出小記事簿擺在小茶几上，記下一行：

「倉橋副科長，下午七時自羽田飛往札幌。」

那本小簿子，頁頁擠滿著他寫下來的字。其中也有除非他自己否則無人可解讀的密碼一般的字。簿子好髒，幾乎綻裂開了，已破爛不堪。

喝了「咖啡，他慢條斯理地起身。窺視朝向機場的玻璃窗那邊，只見國際線的大型客機徐徐地在副跑道上滑動。他看了看錶。這時刻，載著副科長的班機想來已過了霞浦上空。

西往休息室的紅電話走去。取出十圓銅幣，把聽筒摀在耳朵，開始撥號。對方接聽時，西用手掌罩著話筒，壓低嗓子說：

「局長嗎？倉橋君已經離開了。」

倉橋副科長進入了札幌的飯店。是快到十點的時候。

侍者領他住進四樓的房間。他沒帶衣箱，只有手提包一個。

倉橋一安頓下來，就叫侍者送來威士忌。

接著囑總機往東京接電話。號碼是他自己的家。

鈴一響，他迫不及待地抓起聽筒。

「節子嗎？是我。」他跟妻子說。

「現在，我來到北海道。就在札幌。……嗯，臨時決定出差，連回家的時間都沒有。……那邊的事情嗎？那邊沒什麼關係。」那邊就是警視廳的調查。「不，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放心好了。妳看局署可不是這樣還要我出差嘛！嗯，沒關係。……預定在這裡逗留三天。所以三天後的傍晚就可以回去。嗯，就是十三號。今天是十一月十日。」

「我會買土產回去。買什麼好呢？沒什麼稀奇的。只有奶油、乾酪、粕漬的鹹鮭魚這些……是嗎？對不起，讓妳操心了，回家後再詳細地告訴妳，那麼，休息吧。」

掛電話的倉橋，點燃了菸坐在椅子。跟講電話時的語氣不同，他表情黯淡，神色慌張。

他力求鎮靜，想逐出壓在心頭的不安。可是越發沒法安靜，無法平靜地坐在椅子上。只好起身在地板上轉來轉去。

窗外，札幌市的燈火一片。是霓虹耀眼的美麗夜景。

他注視著那景色。片刻後像是才想起來似地囑總機接東京的電話。這次不是自己家，是另一個號碼。對方出來時，西公館嗎？」他問。「我叫做倉橋，西先生在家嗎？」

對方回答說不在。

「可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嗎？」

對方的答覆是很晚才會回來。

「那麼，請轉告西先生，倉橋現在到飯店了。還有，請告訴他，我會從這兒再打一次電話給他。」

掛上電話之後，他還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著菸。

興奮沒法平靜下來，興奮來自五內不安。

他從手提包裡取出小瓶子。是安眠藥。他用電話叫出服務臺，吩咐說：

「請送來加水的威士忌。」

一送來，他先吞下安眠藥，之後喝了加水威士忌。關上窗簾，往床上躺下。

翌晨，倉橋副科長於八點鐘醒來。

八點半，在房間裡吃早餐，九點穿上西裝。

在房間裡細心看了報。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十點，樓下櫃臺通知說，自治廳署差來的汽車到了。

乘電梯下樓。通過休息室到門口的通路上，不知為什麼他一直低著頭。到了廳署，跟農林省署有關的人員晤面。

「岡村局長難得來一趟，卻省署有急事，半途折回去，好可惜。」自治廳省的官員說。

「局長也覺得很遺憾。這次我奉命來代行未克完成的事務。」副科長說話簡短，但有禮貌。

局長和副科長之間的威儀，差別有一大截。那種自卑表現於副科長的說話——這是廳署這邊的人得到的印象。

「我們免去客套來談正事好了。這次受到的命令是視察本地的酪農工廠，那麼，現在就請帶路好嗎？」

「是的。今晨接到省署的通知，趕忙編製這個日程計畫，請過目好嗎？！」

第一天，就是今天，以小樽為中心視察四家工廠，夜間開懇談會。

第二天，視察旭川周邊。

第三天，返回後，從俱知安去函館地區。

「是日程緊迫的強行軍；請多指教。」廳署的官員道。

上午就有關業務現狀有個概略報告，廳署說明了目前的缺失和著眼將來的對策。說來說去，主要是請求省署發給補助金。

下午，倉橋副科長由廳署官員陪同前往札幌市郊的一家酪農工廠。廠長率領高級職員待在門口迎接他們一行。一如往例，廠長有生產方面的報告，然後巡視了製造工廠。

副科長聽取說明時不忘一點頭，可是從旁看來，氣色並不好。好像是什麼地方不舒服的樣子。很少發問，有沒有認真聽取說明也是個疑問，答覆問題不得要領。

通常，由省署前來視察的官員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故意為難，百般挑剔；一種是少有關心，只為了塞責把工廠繞行一周。

倉橋副科長不屬於任何一個類型。他有時顯得熱心，有時好像「是心不在焉」。也許因為身體不很舒服，擔心出毛病，所以無意認真視察。事實上副科長的氣色並不好。

倉橋副科長就在那個工廠的辦公廳跟公司方面的幹部開懇談會。可是副科長的發言不踴躍。

他因為是局長代理，所以業者就說起上次局長來的時候如何如何，可是倉橋似是心不在焉，眼神發呆。更且，有時候好像夢中醒來一般，不合時宜地隨聲附和幫腔。

接著，倉橋往第二個工廠去。從札幌向北走，那家工廠是在石狩河畔附近。

「北海道是初次光臨嗎？」在車上帶路的業者問著通常的寒暄。

「不，已來過兩三次。」

「怎麼樣，這個季節的北海道？」

「很不錯？」

不管問什麼，副科長的回話是簡短的。一出札幌，前面是廣闊的平原，蓋有飼料庫的牧場，處處可見。亭亭聳立的白楊早已落葉了。

倉橋「代理局長」依然一臉蒼白。看來他似在車上睡著了，其實是閉起眼睛在沉思。巡視新建工廠時，也是不怎麼熱心的視察著，只是敷衍地走一匝「工廠」，隨後的懇談會也只為了塞責而露臉。

「倉橋先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廠長忍不住問起來。

「不，沒有的事。」倉橋忽地回魂般，戰戰兢兢地反問道：「我像是抱病的樣子嗎？」

「氣色很不好。」

「啊，那是昨晚很晚才趕到札幌的飯店，有點兒累的關係。」

「請保重，辛苦了。」

業者鄭重其事地表示慰問。

離開這裡，下一個節目是小樽那邊的工廠視察。是時間緊迫的強行軍，一度回到札幌來，車子再從那兒走上平坦的札幌公路。

小樽附近有家小酪農工廠。以前看的工廠無不都是屬於某企業系列的大廠，但這家是所謂的地方小企業。

倉橋副科長在這兒也是粗略走一周就結束視察。下午六點，他一臉疲頓地回到札幌的飯店。業者要設宴，可是他以好累為理由拒絕了。

在飯店也囑侍者把晚餐端來房間，一個人進餐；儘管白天做過好多活動，飯菜卻剩下一半。

退下飯菜之後，他囑總機接東京電話。對方是西律師的家。他家「人」回答說，律師還沒回來，倉橋只好請求律師如回家來，請打電話至飯店來。

他靠近窗戶邊。跟昨夜一樣，札幌即將躺進美麗的夜景懷裡。

電話鈴響，是在兩個小時之後。倉橋看看手錶，是下午十一時差五分。

「東京的西先生來電話。」是總機的聲音。接著，西的聲音出來了。

「倉橋君嗎？」

「對不起，這麼晚，打擾您了。」倉橋對著看不見的對方，擺出要垂下頭來致禮的姿勢。

「有什麼事？」

「西先生，不知那邊的事情怎麼了！我擔心警視廳那邊會不高興的。……」

「那是我慫恿岡村局長這麼做的。我認為讓你暫時離開東京比較好，可是……」

「是的。」

「正如你所預料，警視廳十分地不高興。」

「……」倉橋嚥下一口唾液。

「今天我跟偵查第二課長見了面，探聽虛實，好像要下最後決定的樣子。」

「最後決定？」倉橋的聲音發抖。

「讓你逃走固然有關係，不過大西股長一五一十什麼都抖出來了。業者也一個一個給傳去問話，可能今天晚上會發出逮捕狀也說不定。」

「……」聽筒摀在耳朵的倉橋的臉一下子變得好蒼白。

「報社是不是嗅出端倪來了？」

「當然，這麼大的案子嘛。說不定明天就會上報了。……報社那邊，我雖然曾拜託友人封鎖消息，可是大勢所趨，我無能為力了。」

「西先生，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那邊預定的日程怎麼樣？」

「是的，明天預定視察旭川地區的酪農業務。」

「旭川是吧？」西的聲音中斷一會兒，因為在思索著些什麼的關係。「好吧。」有了決定似地，西律師的聲音復又鏗鏘有力：

「那麼，明天就中止那個視察吧。然後就搭上班機回來。」

「回東京嗎？」

「不是東京。就從千歲乘全日空班機飛來仙臺。」

「仙臺？」

「在仙臺下機，乘車往西走就會到叫做作並溫泉的地方。懂嗎？『作・並』呀。」

「是。」

「那裡有家叫做『梅屋』的旅社，你就住進那家吧。我也趕時間到那裡去。然後，我們來慢慢地分析情況吧。」

翌日，倉橋副科長用電話通知廳署的有關人員說，省署有急事，要變更預定的日程，中止視查。

「那多麼可惜，那麼，要乘那個班機回去？」廳署的主辦官員問。

「可能是下午的日航機。」

「那麼，我們就到機場來送您。」

「不，大家正在忙碌的時候，不必了。」

掛上了電話，倉橋立即用電話通知樓下櫃臺說，馬上要離開飯店他去。至於仙臺的全日空班機的訂座，昨夜跟西通過電話早就預約好了。

走出飯店的他，豎起大衣的領子乘上計程車。

到達千歲機場時，候機室裡沒有一個熟面孔。往仙臺班機的訊息播報前的一段時間，他低著頭在候機室的一角瀏覽雜誌。

往仙臺的班機，中途在函館降落。這地方本來也是他要視察的有酪農設施的地區。四十分鐘後，他從一度進去的候機室出來，再度返回班機上。

津輕海峽籠罩著烏雲。這恰似他自己此後的命運。

班機從松島上空開始低飛改採著陸的姿勢。海岸快速地直逼眼前，班機不久就在被田園圍繞著的機場落了腳。

倉橋坐上計程車。

「往作並溫泉。」

「好的。」

「要多少時間？」

「恐怕還是要一個半鐘頭。最近仙臺市內車輛多，要兩個鐘頭也說不定。」一看錶，已過了兩點。

車子進入公路，駛向仙臺市。通過市街往北走。平原遠方的山巒逐漸逼近。同時四周也映著黃昏的夕照了。

「停靠作並溫泉的那個地方呢？」

「梅屋。」

「車子開進山谷的上坡路。

「這路一直走去，會到什麼地方？」

「山形。山形縣的叫做天童的溫泉地。」

「天童？啊，就是製造將棋的棋子著名的地方。」

倉橋喜歡對奕。

從寂寞的山陰出現好像旅社的建築物。山中日暮來得早，窗戶已見燈火。旁邊有溪流。

公路兩旁有旅社街。車子駛離公路，開進稍嫌狹窄的上坡山路。正面可看到像是最近才蓋好的，相當大的旅社，寫著「梅屋」的霓虹招牌高掛在屋頂。

「歡迎光臨。」服務生迎接下了車子的倉橋。

倉橋一面把手提包交給旅社的服務生，一面小聲問：「有位叫做西先生的要住到這兒來，不知來了沒有？」

「從東京來電話預訂了房間，可是人還沒有到。」

西指定了這家梅屋旅社，所以從東京來電話預訂房間時，似乎連倉橋的房間也預訂好了。服務生領路上了二樓後面的房間。最近新建的地方旅社，設計倣照東京的，所以房間也很摩登。

打開紙門即有一條狹窄的走廊，走廊盡頭是有窗簾的玻璃窗，打開玻璃窗，有相當坡度的後山直逼眼前。

幾乎都是杉木林，林中有小徑。小徑旁，山林樹枝打成的柴薪成捆地堆在那兒。在幽暗的夜幕裡，這景色矇矓可見，四周漂蕩著枯葉的芬芳。

服務生端著茶水，倉橋回到房間。

「西先生說什麼時候到達這裡？」

「他說要坐快車來，可能就要到了。」

「快車是什麼時候到？」

「到仙臺車站是五點十分，所以，」服務生邊看著錶說：「差不多就要到了。」到了就通知一聲，這樣吩咐服務生，倉橋就啜飲著茶。

「晚飯是要跟西先生一起吃嗎？」

「就這麼辦吧。」

服務生勸他趁這空檔洗浴去，倉橋也就換下衣服。

泡在溫泉裡，許許多多事情湧現腦海裡。沒有一件是好事情。此後要怎麼辦？浮現出來的盡是憂疑和不安。只有一縷希望，那是西將要說出來的話。西自己特地跑到這兒來，他要說的，那當然是避人耳目的話吧。準是因為警方正在注意倉橋，在東京見面的話，二人的密談會被發覺，所以西才指定在這兒見面。

西要說的話不知是吉還是凶？頭一次泡在這山間溫泉裡，不由想起在東京的老婆和孩子。妻不知他跑到這兒來。一定以為他還出差在北海道。

浴罷回來，服務生就來通知：

「西先生剛到。」

「那麼我現在就去他的房間。」

「那，」服務生支吾一下才說：「現在二人在洗浴喲。」

「二人？」

「是的，是夫婦倆一起來的。」

倉橋副科長到過西律師家兩三次，認識西太太。他想著，西同太太一塊兒來那最好沒有了，二人從浴池上來後可以同桌好好地享受一頓晚餐。既然夫婦倆一起出來，西要說的話，內容不會是不好的。就是說，東京方面的情勢，諒必是好轉了。

不過，他忽地想起來，又問服務生：

「西太太是差不多多大年紀了？」

「這……那差不多三十左右吧。」

倉橋一愣，但同時覺得剛才的預感也應該沒有錯。西的太太是年近五十的女人了。

「好漂亮，好嬌媚喲。」

服務生多嘴。於是倉橋大致瞭解了西帶來的是什麼樣子的女人。

倉橋不很清楚西怎麼在追歡取樂。可是，對於西有許多女人關係一事倒早聞其名了。

西大概是趁著要和倉橋見面，才把女人帶到這作並溫泉的。無論如何，這對倉橋來說，不是凶兆。如果是問題嚴重的話，縱令是西也準不會有那種閒情逸興的。

看著電視約莫二十分鐘，服務生就來請了：

「萩房（房間名稱）的客人請您過去一起進晚餐。」

「那邊已經準備好了嗎？」倉橋關掉電視說。

「是的，您的一份他們也準備好了。」

「是嗎？就去。」

倉橋攏緊旅社給穿的睡袍，跟著服務生後頭步上走廊。西的房間就在附近，服務生拉開走廊的紙門，再拉開休息間的門扇，坐在正面西笑著跟飯桌旁的女人講著話的姿影，就進入眼簾。

倉橋稍低著頭屈膝坐下。

「噢，請上來嘛。」西的快活聲音就朝倉橋說過來：「請，請來這邊坐。」

西早就背向裝飾櫥坐在上座。在他旁邊，剪成短髮的瓜子臉的女人，探出苗條的上身坐著。女人朝倉橋低頭一鞠躬，可是倉橋只瞄了一下，立即把視線移向西，致謝說：

「今天，勞駕了。」

「那裡，那裡……對不起，我沒禮貌，先佔上座了。」西微笑著回答。

「請，請。」

「我年紀比較大嘛，請不要介意才好。」

倉橋落坐在西的右邊，剛好是那個女人的正對面。

「我來介紹。」西把一隻肘支在飯桌上，跟女伴說：「這位是某公家機關的官員——倉橋先生。……倉橋先生，這位女士是某酒家的女老闆。這次邊喝酒跟她說「我和你有約會，她就說這地方從沒來過，要我一定帶她出來玩一趟。」

西秀太郎帶來的這個酒家女老闆，當然，準是他的情婦吧。西存什麼心帶女伴到這兒來？倉橋給以善意的解釋：當然，二人打算享受旅遊的快樂；另一個理由應該為的是帶女伴做為這次晤面的煙幕。無論如何，倉橋目前是警視廳正在搜尋的人。同時，跟農林省有密切關係的西的行動也得掩人耳目，慎重其事才行。帶女伴出來溫泉旅行，那就可以使這檔子事兒變成模糊不清。

「來吧，喝一杯。」

西促倉橋端起杯子。西的女伴在旁斟酒。女人面貌端正，不愛說話，舉止有一點兒矯揉造作的地方。倉橋聞到一絲香水的芬芳。

「謝謝。」倉橋不由地紅著臉一鞠躬。

這之後，和西閒談片刻。西管女伴叫做芳子；倉橋不知怎樣稱呼她才好。叫她太太也不好，更不「好意思叫她芳子。這使得倉橋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西的女伴不愛說話，所以直至分手都沒有稱呼她的機會。

西因為女伴在場，不好觸及很要緊的那個事情。倉橋很想早些聽取要點，可是西輕鬆而巧妙地閒談不停，也就不好意思催促。不過，從西的講話態度看來，事態好像沒什麼嚴重，倉橋也就放了心。

喝罷了酒，吃罷了飯，西吩咐女伴說：

「芳子，我跟倉橋先生有些話要談，妳就再洗浴去吧。」

女人不發一語起身。

隔壁房間傳來衣帶掉落榻榻米上的沙沙聲；不久從有點兒距離的地方傳來拉開門扇的聲音，接著傳來微弱的淋浴聲。

倉橋不由地聽那聲音。這時，「言歸正傳了，倉橋君，」西完全改變了剛才的語調說：「現在談那個問題。」

「是的。」倉橋緊張起來。

「你準放心不下吧。從北海道打來的電話也可以知道你的緊張。在那個通話，因為覺得讓你太過擔心不大好，我就那樣說了，其實事情相當嚴重。」

「是。」倉橋知道自己的臉色漸漸變白。

「我打聽過了，警視廳的態度相當強硬。更何況，大西股長一五一十什麼都講了。業者那邊陸續有人給拘捕了。」

「……」

「大勢所趨，不可能擋住在你這一線。波及上面是必然的啦。」

奇謀詭計

倉橋副科長驚惶失色。跟西見面以前本來是相當樂觀的。他把主觀的預測和悲觀的預想都曾加以斟酌過，都從沒有想到事態會變得這麼嚴重。

「西先生，那是真的嗎？」倉橋反問的語調是悲愴的。

「很抱歉，那都是事實。我現在就是在把真相告訴你嘛。」西也現出一臉困惑。

「西先生，您說會波及上面，那是會波及到那裡呢？」

「那就得看你了。」

「哦，看我？」

「偵查當局認為你是這案子的關鍵人物。你的位置恰在業者和省署雙方的中心地方。……」

「可是，難道，西先生……」倉橋想要說出什麼。

西制止他的發言：

「你自己沒做出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業者送給你的不過是酬報性的禮物而已。送禮物是對你的效勞表示誠意，可以說是理所當然。可是，偵查當局卻不是這樣看法。」

西繼續說：

「你從上司那裡接到給以業者方便的指示。你對那個極為機密的命令很忠實。所有的佈置是上面安排好的。上司只是命令你從事技術性的操作而已。換句話說，你只是遵從上司指示處理事務性文件而已。」

倉橋要說「本來就是那樣」似地頷首。

「所以，正因為那樣，你就站在業者和上司的中間。來自上司的一切指示，透過你這個事務官僚變成具體的措施流出去。這麼說來，你好像是扇子的軸心一般的存在。不管扇子有幾十根骨骼，那全都集中在你的地方。」

「……」

「你部下的大西股長把這全都看在眼裡。大西的職務是你的助手，現在那個大西把一切一五一十地全抖出來，當然，偵查當局就瞅準著你這個扇子的軸心來辦案了。只要把你掌握手中，就可以俯瞰整個案子的真相。所以他們急切地想要把你攻下來。」

副科長欲要說什麼來加以反駁，可是西用手制止他。

「待一會兒來聽你的理由。總而言之，我是在客觀地說明情況呀。……於是，「，警視廳逼你講話，你守住了一線。你沒有傷害農林省這個有威望的公署的榮譽，也沒有辜負上司的恩遇。所以，這時候，我想，得使警視廳的追究暫時停頓一下，趁這空檔做些安排，於是就對你的出差北海道加了水。我就加了水……」

西對著倉橋副科長繼續說下去：

「讓你遠走北海道，趁這空檔想要對警視廳做些安排，是我原來的計劃。我以為可以馬到成功，可是偵查當局的態度卻意外地強硬。」

倉橋默默地聽著。

「我跟警視總監說過情，刑事處長我也很熟，也拜託過了。可是總監和刑事處長都說，事情到了這地步沒法把第一線的人壓下來。……看來，這裡面似乎有川名派在作祟。」

前任農林大臣川名二郎是保守黨的實力人物之一，可是現在卻加入於反主流的一方。

「川名在警視廳相當程度扶植有自己的勢力。比如武田警備處長就是他的人。武田曾在川名的選舉區B縣當過縣警局的局長，似乎是那時候跟川名拉上關係的。如今武田背後有川名撐腰，他想當總監。這武田的黨羽就是偵查第二課長。瞭解了這個系譜，「就可以想見川名抱著什麼目的在為難警視廳吧。現任農相是主流派。並且為拆毀農林省的川名體制，首相才任命他當大臣的。所以川名的反擊是不難想見的。」

倉橋副科長的臉上滲出汗水。

「黨內第一個桀驁不馴的川名在虎視眈眈的話，總監也不敢漫不經心地中止這案子的偵辦。更且，川名派頻頻想要供給情報給大眾傳播，於是對警視廳施加壓力，要警視廳隨時提示這件案子的偵查進展程度。……我從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這個樣子。我的判斷太過於樂觀了。」

從有段距離的那邊浴室傳來淋浴的微弱水音。倉橋傻楞楞地聽著那水音。

「再說，這次讓你出差北海道，這使得偵查當局的態度變硬了。無疑地這是我的錯誤。判斷的錯誤。」

副科長微微地抖著臉部的筋肉。

「就是說，警視廳判定你是逃走的，大發雷霆了。雖然沒有扣押你，到底你是重要關係人而正在約談問話中。而你卻不說一聲就出差走掉了；難怪他們的心證大大受到傷害。我們這邊的理由是他們沒有發出逮捕狀，而且你是公務嘛，去處也一清二楚。所以對他們說明你並不是逃走，也不是躲避，更不是旅遊去了。可是他們還是說，表面上儘管那樣，這麼一個時候的那種行為太不謹慎。……」

在浴室有水溢出的喳喳聲，女人好像從浴盆上來了。

「西先生，」副科長這下才開口：「那麼你是想叫我怎麼辦呢？」他的臉浮現出一絲反抗的氣象。

西很快就領會出他的意思似地說：

「倉橋君，」早先的淡淡口吻立即變成懇切的語調：「我並不指示你應該怎麼做。我自己認為為了你和省署，我曾經建議了最好的辦法，而且也依照計畫去辦交涉了。那是你也可以瞭解的吧？」

「是的。」副科長微微地點一下頭。

「我跟農林省之間，從好些時日以前就一直有這樣那樣的一些關係，所以這次的事情也就最傷透腦筋。我並不以為你是貪圖私利才給以業者方便的。你是忠實地履行了上司指示的人。你是省署的能幹的副科長。你的實力，那些有資格者都敵不過你。那些人只是等待著平步青雲而已，只是傻愣愣地等在一路平步的某一個位置而已。省署的機構本身就是不合理。我常常這樣想。」

「……」

「可是，是這樣，在這兒說那種話也沒有用處。儘管不合理，也只好承認它已成為那個樣子的機構這個現實。所以呢？你誠心誠意遵從了上司的指示這一

點，上司全都知道。簡單說來，你是沒有罪的。」

浴室裡又傳來一陣水音。之後歸於寂靜，大概是西的女人在穿衣服。

「其實，警視廳也不是瞅準著你們。最終目的是省署的高階層和跟高階層有瓜葛的保守黨的一些人。可是，就警視廳來說，因為對方是大人物，那就得抓住推脫不開的證據才行。抓不到這個，他們是動彈不得的。如果草率行事，對方有準備，嚇不到人家，移送法院也判不了罪。於是乎他們拚命地想要從你那裡取得證據。當你被警視廳約談接受問話的那個階段，他們的這個意圖也就十分清楚，是吧？」

副科長好似回答「是清楚」一般領了首。

「省署的高階層關係這一線和業者這一線，看來都彙集在你這邊。警視廳興致勃勃，認為只要把你攻下來，兩線就一舉大白。反過來說，上司也就最「擔心你遭逮捕。特別是岡村局長。那個豪爽的人，這次卻變得神經兮兮的。」

「……」

「那豈止是岡村君。更上級的人也有許多。目前的情況是有著關聯的政治人物們也都一籌莫展，措手無策。倉橋君，你若給抓走的話，什麼都完了。你再怎樣頑強，那都沒有用的。你可知道，說起警視廳的偵查二課，他們對這一類的調查審問是幹練無比的。」

於此，長時間的沉默持續籠罩在二人之間。

西注視著倉橋的舉止。倉橋抱著胳膊兒尋思著。二人好像彼此在刺探對方的心意似地，一語不發。

響起砰噹一聲，女人好像從浴室回來了。門扇被拉開，女人露出臉說：

「對不起，我先洗了。」女人洗浴後的化粧，在燈光下顯得嬌嫩動人。

可是女人許是發覺了這場面異樣的氣氛，躊躇一下，客氣地說：

「還在講話嘛，我就到那邊去好吧？」

「噢，跟倉橋先生還有一些事情，妳就看土產去吧。」西回頭看一下女人說。

「是的，這就去。」

門扇關了，躡著腳的腳步聲就從隔壁房漸漸變遠。

「是這樣的，倉橋君，」西趁這機會催促副科長的答覆似地說：「情勢很緊迫，上司也很擔心。」

「上司擔心的是關於我的事情，還是案子的可能演變呢？」

這話，西聽起來似乎覺得意外，表情乃變得有些嚴竣。

「當然，是關於你的事情。其次是案子會波及省署的趨勢。上司方面希望能夠把案子阻擋在最低限度的地方。」

「最低限度就是我和股長這一線嗎？」

「可能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那怕不容易吧。」

倉橋在半邊臉上浮現冷笑。

「……」

「外部的證據也給蒐集去不少的話，不可能擋住在這一線吧。」

「你就是認為上級有人受傷也是無可奈何是吧。」

「如果我從北海道回去而馬上被警視廳逮捕的話，事態的演變可能就是您所說的那樣了。用您的力量也沒辦法收拾的話，我這等人怕不會有什麼法子可想的。」

「不，你是有辦法的。」西含著笑說。

「有辦法嗎？」

「有。我說，有在你這一線就把案子加以結束的辦法。」

「……」

「是這樣的，倉橋君，這種事我也很不好意思說出來，可是你就認為這是省署全體的希望，不妨聽著我說。」

「是的。」

「倉橋君，我就是要請你好自為之。」

聽到這話，倉橋的臉一下子泛出緊張之色。倉橋副科長原來顯得無助的臉，一下子變成怎麼想也想不通的嚴厲表情。

「西先生，所謂好自為之，好像不只是要我辭去省署的差使的意思吧？」

西一面盯著倉橋答道：

「既然已到這個階段，單靠你辭職也無濟於事了。當然，省署那邊，縱然你不自動辭職，也會令你辭職的。」說著一面用指頭彈掉菸灰。

副科長朝下面看一下，但馬上抬頭面向西恢復凝視。

「請說明白一點好嗎？」

「倉橋君，請好好想一想。你的簽請辭職是無可避免的。不，命令停職也說不定。可是無論如何，案子不是用這種行政處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這也很明白。你得在警視廳受到偵查，更且得在檢察廳受到審問，那麼一來，業者那邊勢必從根被拔起不說，農林省的高階層也會一個接一個地被抓走。這是很嚴重的事呀。依我想，岡村局長是絕對跑不了的。不止是局長，繼續還會有其他人受傷。說不定會傷及主任秘書。於是乎農林省會從根基動搖起來。當然，農林大臣只好辭職了。」

「……」

「這是省署方面的可能發展。其次，火會蔓延到政界。那些人是什麼人，你是可以「想像到的吧。由於我知道一些事情，所以那些人是什麼人知道得很清楚。說不定會演變成大貪瀆案。」

「……」

「當然，這次的砂糖案本身是規模小的。可是，憑靠這個據點，檢察廳說不定會著手揭發早就秘密偵查到另外一件大瀆職案。目前的警視廳是受著黨內反主流派的影響。所以，只要抓住機會，那些人會為檢察廳撐腰，惹是生非。」

「……」

「話雖這麼說，不過那些政治人物的事情，我們可以不管。簡單說來，由於

有那種碰不得的事情，所以這次的砂糖案也就可能變得好嚴重。而且，頭一案的關鍵人物，倉橋君，就是你。難怪警視廳虎視眈眈瞅準著你。」

西面向一臉蒼白默然不語的倉橋，不知想起了什麼，忽然露出溫和的笑容。

「是這樣的，倉橋君，你服務農林省也有很多年了。好好照顧過你的上司不致於沒有吧。還有，你對幾乎奉獻半世的農林省這個公署自然有一份「摯愛吧。你的上司，你摯愛的農林省，如果因你的緣故而大受困擾的話，那恐怕不是你所願意的吧。……倉橋君，我說的好自爲之的意思就是這樣。」

「身爲一個公務員，我想，此際辭職不幹就是好自爲之。」倉橋嚐試最後的抵抗似地說。

二人之間暫時現出緊張的沉默。

西的女伴還沒有回來，四周寂然無聲。

西悄然開口說：

「倉橋君，你的孩子今年有多大了？」

因爲問起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倉橋勁頭大減，一臉疑惑。

「老大高中三年級，老么國中二年級。」

「都是男孩嗎？」

「老大男孩，老么女孩。」

「那麼明年是大學了……」

「是的。」

「倉橋君，你能善自爲之的話，大家不知會怎樣地感激你。一定感恩不盡。而且一定得那樣做。那些受你恩惠的人對於小孩的教育費用那一點錢，一定會捐出基金來解決。」

「……」

倉橋疑惑不解，盯著西律師的臉孔。

「受你恩惠的那些人一定會負責讓你的孩子順利完成大學教育。也會安排就業。那些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這種能耐。不僅這樣，太太的生活費一定也會有妥善的安排。這些全由我來保證一定實現。」

倉橋面若死灰。他本垂著頭，忽地，

「西先生」叫出尖銳的聲音。眼神放出異樣的光彩：「那是什麼意思？不，好自爲之的方法是什麼？」

「嗯。」西別過臉往旁處看。

「現在說來說去的，聽起來好像是在暗示要我去自殺呀。」

「……」

「我一自殺，偵查就中止。那麼，目前露出於偵查線上的那些上司們就可以保全『生命』。於是那些人就會對我感恩。所以我死了之後，大家就會負擔我老婆的生活費和小孩的教育費。不是在這樣說嗎？」倉橋的聲調在發抖。」

「是這樣的，倉橋君。」西一面避開副科長的銳利眼神，盡量壓低嗓門說：「你是日本人。服務農林省多年了，一定對省署有一份摯愛。也不會忘懷上司的

恩惠。日本人沒有一個是感恩而不圖報的。再說，你也不願意給帶手銬去暗無天日的監獄吧。我只是這樣說而已。」

「西先生，我寧願坐牢。」副科長斬釘截鐵地說。「我一個人死了，沒錯，大家都會有好處。可是，西先生，那可不行。」他橫眉豎目，毅然決然的意志溢於言表。

西受到倉橋副科長的反擊，一臉畏縮。心想，倒看到了這個懦弱小公務員的意外的一面。

農林省的「老闆」——西，向所瞭解的這個副科長是小心翼翼看著上司的臉色做事，專心於保全自己飯碗的傢伙。

「那些東大出身的所謂有資格者，從進入省署起就註定一路平步，官運亨通。不同學歷的副科長，再怎麼精通實務，再也沒有更上一層樓的希望。

可是，副科長級的公務員夙懷忠心。這一點，說不定比高級官僚更有強烈的服務國家的使命感。

西心想：像倉橋這樣從下級官吏走緩步鍛鍊出來的人，不可能知道上司的處境是如何地進退維谷。當然，他們雖然對「有資格者」漠然有股排拒心，可是那最多也只對頂頭上司；至於更上一級的或再更高一級的上司，則有如地面承受著層層空氣的壓力一般，心裡上本就有著無可抗拒的精神準備。這是服務公家機關幾十年的下級官吏自然錘成的人格。世上爲了公司而犧牲自己的職員沒有一個。可是爲了公署而志願自我犧牲的官吏卻不乏其人。以往的例子裡，就有由於涉嫌瀆職案而服毒、上吊、或偵查中從檢察廳跳窗自殺的官吏。這些無一不是爲的是防止案情波及上司。

在待遇微薄和升遷無望的環境之下，爲什麼還要賭以死亡來挽救上司，來維護公署的名譽呢？那只好解釋爲：他們抱持的「爲國家」這個不自量力的使命感，和公署中有股與民營企業很不一樣的上司的威壓感所致，此外找不出什麼理由。而且這也可以說是：雖然換一個名稱叫做公務員，可是從明治時代以來就有的官尊民卑這個官吏高人一等的觀念還存在於潛意識的表露。這種人對自我犧牲抱持著一種美德觀。如果現在要尋求活像一個日本人的思想表現，可不是從下級官吏那裡就可以找出一些斷垣殘瓦呢。不給予考慮「爲國家」而「殉死」這個觀念的話，時至今日的下級官吏的自殺行爲的結是解不開的。比如說，公司董事長以下的高級幹部被困處於被揭發行賄罪的險境時，中堅職員爲維護「公司名譽」而自殺的例子卻絕無僅有。

西律師以爲倉橋副科長也是很「懦弱」的官吏之一。」

然而那個「懦弱」的副科長，現在卻對西勸告自殺的「善自爲之」的言詞，忽然以牙相向。對方的這態度，是西從未想到的。

倉橋副科長一臉蒼白向西說：

「這次的事情並不是我主司其事的。我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在櫃檯跟業者接觸，那只好由我做了。實務上的事務也是一樣，我的上司如果太輕快和隨便，那會惹人眼的。櫃檯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嘛。」

不知爲什麼，西的表情漸漸變得柔和。

「這之間的事情，西先生，您是十分清楚的。說是上司，也有我的頂頭上司，也有高我好幾級的上司。平常高高在上的那些上司，這次對我說好話，勉勵有加。在我多年的官吏生涯裡，很少有過這樣的事。就說岡村局長吧，他一向視下屬是不足掛齒的人，這次卻悄悄召我去，特地說什麼請我多多關照。」

「．．．．．」

「結果，上當的是我。股長的大西君也怪可憐的。實務的處理，是我要他做的。早先您把我比喻成扇子的軸心，就冰山的一角來說，可能就是那樣。更大的真正緊要的軸心，卻是在我們高攀不上的上級那裡。那些人從業者取得什麼報酬，是大致可以想見的。」

「．．．．．」

「我服務農林省多年，對省署當然有恩情。對上司們也有義理人情。可是，我就得因這緣故而不自殺不行嗎？我不願意那樣做。我瞧不起從前那些因瀆職案自殺的人。愉快得意的可不是那些救得的大員嗎？西先生，我不知道是誰拜託您來說服我的，不過我的拒絕是毫不含糊的。即使我給警視廳抓去，我要保護的是只有我自己。」

西突然呵呵地笑出聲來：

「你的意思，我十分清楚了。」西的表情柔和得無以復加：「我並沒有那種意思。倉橋君，請別誤會。……看來我說話的技巧不夠好。要你善自爲之，是請你盡量不要爲難省署的意思。你似乎太敏感了。」說著咧嘴笑得好爽朗。

倉橋漠然注視著西的這種變化。

「提前退休或簽請辭職這些都大可不必。不等候判決，你有罪無罪還是個未知數嘛。不管旁人怎麼說，還是得請你停職一段時間。當然我會做你後盾的。早先我說的那些話，請你忘記個一乾二淨吧。爲這次事情你也夠辛苦了。今天晚上就這樣，在這溫泉旅社玩個痛快吧。由我請客慰勞你。」西這般說，並伸出手來請求倉橋握手。

西說，先前講的話都當做沒說過，並提議召來當地的藝妓痛快地玩一陣。

「那，讓您操心了。」倉橋露出放心貌，說。

「倉橋君，你的心情，我十分瞭解了。你是有主見的人，不跟別人一般見識。對不起，看偏你了。最後我要好好設法替你解圍。警視廳那邊也好，檢察廳那邊也好，我都要拼命替你做一些安排。」

西反覆說了這話，好像由衷佩服倉橋的硬骨頭一般。

「話已經談完了嗎？」西的女伴從門扇探出頭來問。

「談完了，談完了。」西興高采烈地說：「倉橋君，今晚來喝個痛快。難得駕到這山間的溫泉，就召來藝妓吧。」

倉橋本來就嗜杯中物。何況今晚沒有陪同上司出差的那種拘束。西也許覺得自己一人有女伴怪不好意思，也就吩咐服務生，馬上召來當地藝妓三人。

西的女伴面貌漂亮，沒有什麼特徵。肌膚白嫩，豐肌弱骨。當她替倉橋和西

斟酒的時候，藝妓三人進來了。二人老嫗，一人年輕。都長得不好看。不過喜歡講話，善於應酬，不會有冷場。

「難得跑到這裡來，就唱東北民謠讓我們欣賞吧。」

應西的要求，那位五十歲的藝妓抱起三絃琴。四十歲許的和二十二、三歲的藝妓輪流唱民謠。彈琴唱做都不錯。一座好熱鬧。

「客官也請。」

由於老妓的敦促，西哼起小調。是好像曾拜師學過的哼法。

西的女伴唱了一曲歌舞曲。是向藝妓借過來三絃琴，用彈指彈出的。這下子露出面目了，沒什麼了不起。當地的藝妓頻頻誇獎，她卻一臉不樂意。

「倉橋先生也唱一曲好嗎？」

倉橋醉了。他唱了追分節，歌聲嫋嫋，大家喝采。

「唱這歌，令人寂寞，我就來一個快活的啦。」

倉橋一支接一支地唱出八木節、木曾節、安米節。他自己乘興樂不可支。

拒絕了西的要求，而且西答應此後要盡力協助他，要他放心，難怪此際的倉橋顯得好像是完全從憂疑恐懼中解放出來一般。

「下一個節目，我來跳猴子舞。」

他滿臉通紅地站了起來，撩起下襠露出屁股。

「倉橋君是多才多藝呀。」西鼓掌表示讚佩。

喧鬧持續兩個時辰以上。因為太過喧鬧，旅社的服務生且悄悄地來窺視。

山峽的夜漸深。

西和倉橋副科長以及西的愛人等三人，胡鬧至夜裡十點半光景。

藝妓們甚至說，是最近難得的痛快的宴席而笑逐顏開。實際上，倉橋的歡鬧尤為惹眼。他配合藝妓的三絃琴，一支接一支地跳。連不愛說話的西的女人也誇獎說：

「真想不到倉橋先生是個『藝人』。」

「你身手不凡嘛。」西也重新認識到倉橋的面目似地說。

倉橋看來這些日子的心煩意亂，藉今夜的歡鬧，一股腦兒全都拋開了一般。他忘卻人間事似地對酒當歌，熱中歡樂取鬧。這或許是拒絕了西的要求，結果反而得以從西那裡估測到案子今後的趨勢是明朗的關係。事實上，西的確答應要幫助倉橋。

十點半左右，西在倉橋的耳朵旁悄聲說：

「有合意的藝妓的話，怎麼樣？」

西自己有女人作伴，說不定因此覺得不好意思，才那麼說。或許那是出自於同情倉橋的擁被獨眠。

倉橋咧嘴笑聽著西的悄聲私語，但搖頭婉拒。實際上，能夠引起食慾的藝妓沒有一個。

好容易興盡酒闌，西同女人一起進入自己房間。

「那麼，請好好休息。」西含著笑道晚安。

「休息吧，謝謝了。」倉橋說。

倉橋返回自己房間，寢具已鋪好在那兒。可是，他沒上床睡覺，穿上木屐出來後院。許是醉酒也有關係，山峽的夜氣觸及他的雙頰涼「得好舒適。倉橋在那兒比手畫腳地做了約莫十分鐘的體操。過路的旅社服務生瞧著他的體操。

倉橋發覺服務生在瞧著，吩咐道：

「女侍小姐，請替我找一個按摩的。」

「好的。碰巧這附近沒有男的按摩，沒關係嗎？」

「沒關係，女的也可以。最好找一個靈巧的。」

大約半個鐘頭後，女按摩來到那個旅社。這時倉橋盤坐榻榻米上，看著報紙。女按摩不是盲人。

「啊，辛苦了。」倉橋說著便躺臥在床褥上。

女按摩開始揉捏側睡著的他的肩膀。

「肩頭變硬了。」她抖動著指尖搭訕說。

「也許年紀關係，最近肩膀一下子就發酸。」

「男人像先生這個年紀，那是生理現象。」

「還想多活幾年哪，能夠返老還童就好了。」

「最近人的壽命延長了，先生一定會長壽的。」

女按摩一邊說這些應酬話，把揉捏的手打從肩膀移到腰窩。

「按摩小姐，最近生意還好吧，忙嗎？」

溫泉地的女按摩習慣於跟客人閒聊。客人的話差不多是一定的。大多是這溫泉地的生態、附近的勝地或者是女按摩的身世的相詢。

倉橋也沒例外，女按摩說，紅葉的季節去了，所以活兒將漸漸少，之後是新年的來客和滑雪客。

「敢情是。來這裡的滑雪客很不少吧？」

「儘管這兒是小溫泉，從東京要不是在半年前就預定房間，那就會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哪。不過今年也許是不景氣的關係，聽說沒那麼嚴重。」

倉橋照著按摩的吩咐翻一下身，閉起眼睛，顯得好舒適。

「先生，有幾個孩子？」這次按摩問。

「兩個。」

「是嗎？老大已經是好大了吧？對不起，我問得沒禮貌了。」

「老大現在讀高中，明年要進大學。」

「那可真樂了。不過近來大家對小孩的教育很熱心。負擔也好重喲。」

「嗯，老么才國中二年級，我還是任重道遠呀。不小心健康不行。在機關做事，可不好生病喲。」

「那才是真的。孩子的爸媽好像是為著孩子活著，為著孩子做事了。可是，那樣子也好，可有看著孩子長大的快樂嘛，我就沒那種福氣了。」

「哦，妳還是單身？」

「不，有一個另一半一樣的同居人，可是還沒有孩子，我們夫婦倆都做事，我好像爲著那口子掙錢一樣，一點兒也沒有趣。」

「夫婦倆一起掙錢，那才真好嘛。能夠在這樣好空氣的地方做事，那太幸福了。沒有什麼煩惱，不受什麼拘束，自由自在的，太好了。」

這說法有點兒是像互相傾訴不如意的身世。

「沒什麼掛慮倒是真的。」女按摩說。

費了將近一小時，才完成揉捏治療。

「可真舒服了，多少錢？」

倉橋給了女按摩說出的價錢另加上一些小費。女按摩道了謝，說聲晚安，悄悄關上了門扇離去。

東北山峽的溫泉旅社的夜更深。旅社的房間也不知何時熄燈了。當然，西律師住宿的房間早就沒有燈光了。

女按摩離去後，旅社就關上前門。她是當天離開旅社的最後一人。

靜悄悄的。貓頭鷹停止啼叫，只有溪流的潺潺聲響澈四周。此外，偶爾傳來駛往山形縣天童方面的卡車聲。

山峽的早晨，陽光照射較晚。七點半左右還像剛破曉那樣微暗。

而且這地方晨霧濃；濃霧像絲綿般黏在溪流和溪流之間。

當然，旅社也埋沒在濃霧裡還在睡夢中。聽得見的只有潺潺溪流聲，而那流水聲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溪流裡岩石多，而那裡的流水聲也就特別響。溪岸有些地方是七、八公尺的斷崖。斷崖也是沒入在濃霧裡。

有個男人從那溪岸窺探著下面溪流。突然跑步似地快步走，走上溪岸上頭的坡路。坡路盡頭是旅社。男人是穿著這旅社的睡袍的客人。

「噯呀，不得了啦。」客人一進入已開了的玄關就對著早起的服務生叫嚷：「我的朋友倒在那邊的溪流裡。快叫幾個人，把他抱進旅社來。」

客人就是西律師。

服務生慌慌張張地跑進屋裡去叫醒老闆。老闆未出來和男傭人三、四人未到齊以前，西等不及似地直躁腳。

「先生，是在那兒？」

「那邊的溪流，我去散步的時候發現的。我們住的不是同一個房間，卻是昨天晚上一起住進這兒的。是農林省的官員，重要的人哪。」

一聽到是省署的官員，旅社老闆原以爲發生了麻煩事故的念頭給颳跑了。原來這樣，那麼可真是不得了的人哪。

由發現者的西帶領，一行人來到現場。從懸崖上頭西指著下面溪流，可是只聽見流水潺潺，除了一片白霧外，什麼也沒看見。

「在那白霧籠罩下，還看得見有人倒臥在下面，那才不可思議。」旅社老闆在事隔很久之後才這麼說。

這是後話。這時，可真是沒有一個人看得清楚。總之，西領頭繞行懸崖的低

處走往溪流邊，一行只是跟著他走下去。

到處是大的、小的石頭，走都走不穩，好不容易才到達那裡分辨出有一個人影倒臥在岩石上。就在懸崖的正下面，一望而知是掉下來的。據說，旅社的人直覺上認為是投河自殺的。

倒臥的男人也穿著旅社的睡袍。沒有流血，可是那是最初瞧一眼時的錯覺，當佣人試著抱他起來時，頭部的右側，即臉朝側面，右耳著岩的地方，血液像從水壺倒出水一般汨汨地湧流著。

旅社的老闆心想，這可不行了，是頭碰撞岩石當場死了。」

「慢吞吞地做什麼嘛，還不趕快抱回旅社。擱在這樣地方會完蛋的。抱進屋裡，叫醫生。」

被西的怒斥聲所逼迫，佣人們不由地著手搬運。倉橋副科長被抱起來，還是一動沒動。

副科長之死

倉橋副科長被旅社的男佣人抱著搬回來。他面若死灰，奄奄一息。據說，梅屋的老闆看他這個樣子，認為是沒救了。可是西按著他手腕上的脈，說：「還在動，讓他躺下來，叫醫生。」這樣催逼了旅社的人。

倉橋的軀體被搬進旅社裡，平放在大廳上。頭部出血嚴重，西吩咐旅社的人綁了布條作為繃帶。那也一下子就染成鮮紅。倉橋從嘴裡也湧出血；從表面上看來，雖是一個人，而實際上他已離死不遠，因為他的形神已離。

當地的醫生三十分鐘後趕到。這之前，西在倉橋的耳朵旁叫嚷：

「倉橋君，醒來！」

並且跨在他的身上胡亂揉搓胸部，自以為是替他做人工呼吸。

當地的醫生蹲下來，用手電筒照了受傷人的眼睛，瞳孔早已開了。聽診器也沒有傳出心臟的鼓動。

「已經死了。」中年的醫生跟旁邊的西說。

「真的已經不行了。」西顫顫微微地說。

「差不多是當場死亡。」

「……」

西說不出聲，一臉悲痛俯視倉橋。但是，他立即命令旅社老闆道：

「給東京電話，叫出農林省糧食管理局第一處的總務科，加急的，快！」

這時當地派出所的警察來了。

「這人是什麼人？」派出所的主管巡官發問。

「農林省糧食管理局第一處的副科長，叫做倉橋豐。」

「省署的？」巡官不免有點兒緊張說：「聽說是從溪流岸上的懸崖掉下來，碰破了頭？」一半看著醫生問。

「就是。」回答的是西。

接著爲表白自己身分，西把印有律師頭銜的名片遞給巡官。

「噢，初次見面。」巡官也取出自己的名片，對東京的律師表示敬意。

「是這樣子，我們約好昨天晚上在這兒碰頭，一起喝了酒。」西開始說明：

「倉橋先生是出差北海道的歸途，我剛好有個預定要來這邊，所以倉橋先生去北海道以前，我們就約好歸途就在這作並溫泉碰面，忙裡偷閒，喝個痛快。昨天晚上是十一點半左右就寢。我年紀大了，有早起的習慣。今天早上六點半醒來，請旅社的人讓我從玄關的側門溜出去。信步晃到溪流那邊，爬上那斷崖上頭。不經意地往下望，岩石上似有黑影一簇，好像有人倒臥在那兒。於是我下去看……」

西律師就倉橋副科長的「遇難」，頻頻向巡官說明：

「下去一看，發現到就是倉橋君，我嚇了一跳。所以馬上連絡旅社的人，搬回到這兒來。從沒有想到他是當場死亡。乍一看，以爲是摔倒受傷。更何況是我熟識的人嘛，認爲是急診第一。」

依照西的說法，因爲心想急救第一，所以不很注意當事人已經死亡。

「這麼說來，這位副科長是早上很早就走出旅社，到那邊去溜躑了？」

「我想就是。不過我的房間跟他的房間有段距離，所以他的行動我不清楚。」

「沒有住在一起嗎？」

「各住各的房間。」

「巡官這時偏著頭問：

「先生剛才說，吩咐旅社的人開了玄關旁的側門出去散步的是吧？」

「是的。」

「那麼，副科長是從那兒出去的呢？」

「這……」

西說，因爲睡在別的房间，沒能知道。不過，他補充道：

「在這場合說出來也許不大好，是這樣子的，倉橋君最近患上神經官能病。」

「神經官能病？」

「是的，有件事情使得他非常煩惱。昨夜也是爲要替他打氣，就勸他喝酒，召來藝妓歡樂一番。可能是幾杯黃湯下肚痛快了，他樂得喧鬧。可是，據說，神經官能病的人在這樣歡鬧事後，病情反而會變得更壞。所以，他今晨一大早就出去外面溜躑，說不定就是在那種憂鬱症似的精神狀態下闖禍的。……早知道會那樣，我跟他住一個房間就沒事了。」

「這麼說，您認爲副科長是自殺的。」

「我不敢做這樣的斷定。也許是自殺。另一方面，他沒睡好，一夜胡思亂想，趁早溜出去散散心也說不定。那麼呢，晃到那裡摔倒掉下去也就不無可能。那樣的話，那就是事故死亡吧。」

西說到這兒時，有人通知打往東京的電話接通了。

西飛快地跑過去，抓起話筒：

「接糧食管理局長岡村君，我是西。」西向總機喊叫，對方一接聽，趕忙說：

「啊，岡村先生，我是西。我在宮城縣的作並溫泉打電話。……不，那有那

種閒情，發生不得了的故事了。您辦公廳的倉橋副科長死了。是的，突然死了。事故死、事故死。……就是說，從懸崖掉落下面，碰傷了頭死的。所以呢，請農林省馬上派出車輛來把遺骸運回去……」西大聲說話，連稍有距離的大家都聽得見。

岡村局長聽罷了西律師的電話之後，點上菸吞雲吐霧半晌。西的電話來自宮城縣的作並那個山間溫泉地，或許地方遠，電話的聲音好小。西以激昂的語調說的聲音相當大，但還是像遠離東京的地方打來的電話一般，聲音聽得好遠。

對於西的電話內容，與其說是在剛聽到時，毋寧是掛上電話之後，衝擊才在局長胸中擴展開來。那與其說悼傷部下的死於非命，毋寧說一股歡愉感強烈地湧上心頭。所以，他絲毫沒有事出倉促的驚訝。說不定因為是心中漠然期待著這個結果的關係。

局長獨個兒默想約莫十分鐘。

他步向窗戶邊，從四樓的窗子俯視後院。晨間的陽光清明開朗地照著大地。同樣的陽光也傾瀉於遠方的作並溫泉。他從沒有去過作並那個地方，絲毫沒有印象。據說是在仙臺附近，可是局長沒有查閱地圖的意思。

得救了，這是這時候的岡村的真實感覺。倉橋一死，砂糖瀆職案就會一了百了。死得好，局長心中感謝著副科長。

倉橋是忠誠耿直，在這省署錘鍊三十年的人。雖然不是一個幹員，卻是精通事務。因為不是平步仕途的有資格者，所以他本人也滿足於萬年副科長。這樣的倉橋卻只因爲上司的幾句暗中交代，便萌生非份之想。

萌生的非份之想就是：像我倉橋這樣的「士兵」，說不定也有可能晉升一階這個希望。局長暗中囑咐處長越過科長直接的對倉橋說：這次原糖配額要採特別措置，希望配合特別措置編造文件。這是處長悄悄地請倉橋在外頭一起吃飯時的交代。

據處長的報告，倉橋副科長聽了那交代時很感激。說是當轉告局長也請他多多關照時，倉橋感動得說什麼丟掉了差使也要完成任務。可是，處長卻掛萬漏一。那事情不是副科長一人就可以辦通的。事務處理需要櫃臺人員和股長配合作業。還好，倉橋說服了股長；可是，卻從這個股長的身邊開始敗露。

警視廳著手偵查的情報，在岡村局長出差北海道以前就收聽到了。出差中案子的調查驟然進展，當事人的股長被逮捕，現在已經死亡的副科長以重要關係人被警視廳約談去「說明情況」。

警視廳的偵查似乎相當逼近核心。

岡村局長從北海道出差中被叫回來，就是在這個階段。

現在，岡村局長時而佇立在窗戶邊一陣子，時而坐上坐椅沉思。終於抓取排列在桌上的電話機的一部，詢問次官室：現在就去那邊是不是方便？

岡村局長進去次官室時，次官剛好離開辦公桌正在模仿揮高爾夫球棍的動作，扭彎著腰在練習著。

「好用功嘛。」

岡村暫時看著次官的腰部扭法。打從聽到倉橋副科長死了之後，岡村說話的語調這才開朗起來。不，剛聽到時反不如愈是到了後來，愈是心情愉快。

「這個星期天，就要跟昭和氮肥的那些人比賽，現在就在柔軟身體。」

次官停止動作返回坐椅上坐下來。次官將於一年後退休。好像有個預定：退休後就要當上昭和氮肥的董事。

由岡村局長看來，次官是無能的官僚。不毒也做不了藥。他當上次官，只是爲了保持局長間的勢力均衡而被推上來的。如沒有這關係，恐怕是以萬年局長而退休了事。他的局長時代也以無所事事而著名，當上次官也從不管事。優柔寡斷，一味逃避責任。動不動就說要請示大臣再說，這樣慎重其事規避責任是他的癖好。

岡村在次官的正對面坐下來，朝桌上傾斜著上半身悄聲說：

「剛才西君來電話通知說，副科長的倉橋猝然死掉了。」

「死了？」

次官那平庸的臉孔驟泛驚異之色，雙眼瞪得牛眼大。

「那可是真的？」突發出奇特的語調反問一聲。

岡村知道這位次官也接受了政治人物的要求，對原糖配額給予業者方便。業者應該也送去了跟次官的效勞相當的金錢。

「西君一塊兒在那兒，應該不會錯。」岡村答。

「在那兒？」

「仙臺附近叫做作並的山間溫泉地。二人打從昨天晚上就住在那兒。」

「如果是西君說的，那可能是真的。到底倉橋君是怎麼死的？自殺嗎？」

次官無意間吐露真心話。聽到副科長的猝死立即與自殺連接起來，這就難以斷言次官心中沒有漠然期待著倉橋的自殺。

岡村扼要地報告了電話的內容：

「西說，倉橋君是在散步的路上，失足從懸崖掉下去的。他希望無論如何馬上從省署派出車輛運回屍體。……他希望當地的警察未介「入以前把屍體運回來。他說，當然，屍體最好暫時停放在農林省關係的建築物內。稍後才交給遺族。」

屍體不直接交給遺族，詭計就在於這一點。

太田次官似乎領會了岡村局長所說的西的言詞之意義。

「那麼，就由這邊安排車輛去那個叫做什麼溫泉的比較好。」次官露出放心貌，說。

「就那麼辦。」

「還有……」次官特地皺起眉頭：「這事能做到不讓新聞記者發覺到的話那最好沒有了。」說著偷覷了局長一眼。

「當然，這一點我會吩咐特別小心。」

「誰去領取倉橋君的屍體呢？」

「還沒有想到這個。」局長尋思著，可是這種人選總比選購香菸還要簡單。

「就這樣，總務科的山田事務官好吧。」

「啊，就是跟隨你到北海道的那個事務官嗎？」

「是的。他雖然不夠伶俐，年紀也大，可是好好交代的話，在不惹人注意這一點是很適任的。並且他在總務科，是他份內的事。」

「年紀大，做事就牢靠。」次官這才露出沒有笑聲的笑容。

「通知遺族這事怎麼辦？」次官關懷道。

「本來應該現在就通知。可是那麼一來，就得讓遺族也一道坐車去現場才行。那就不大好，我想，車子出發到那裡兩個鐘頭後通知。從那兒回到東京怕需要十二、三個鐘頭吧。」

次官頷首。認為那樣就行了。

「對大臣的報告現在去最好是吧？」

這是次官向局長的發問。次官知道岡村是大臣喜歡的人。

「山邊先生那邊稍後由我去說明好了。」

岡村輕快地回答。他藉不叫大臣而稱呼先生來向次官誇示其親密程度。

「那麼，我馬上安排車子去。總務處長那裡只跟他說一聲就行，山田君由我來直接吩咐。」

「麻煩你了。」

次官心情愉快地送局長至門口，之後重又開始練習高爾夫球。

步上走廊岡村心想：這樣子次官就可以放下心來去參加昭和氮肥的高爾夫球邀請賽了。

岡村回到局長室。按了桌上電鈕叫來總務處長。禿頭高個子的總務處長，聽到倉橋副科長的猝死大吃一驚。岡村故意不說出詳情，現出不悅的神色。處長也就沒有詢問詳情的勇氣。不久山田事務官被叫進來。

山田事務官乘午後的列車從上野往仙臺。是急忙忙的起程。

被局長和處長叫去，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倉橋副科長遇難猝死的仙臺山間的溫泉地，把他的屍體領回來。

岡村局長是這樣說：倉橋副科長在溫泉附近的懸崖失足掉下溪流死了。是事故死亡，不過領屍體回到這邊以前不希望一般人知道。所以，前往那邊把屍體從旅社搬進車裡，並護送屍體同車回到東京來。車子只由司機一人駕駛已經起程離開東京。本來山田應該同車前去，但因路途遠、費時間，所以山田乘火車去。在省署的車子未到達以前，在那裡先把事情安排妥當。」

「我一個人去嗎？」

山田問的是倉橋的遺族。局長卻說，屍體運回東京後，遺族就會被召來於停放屍體的地方，另有人做那個安排。

「這麼說，屍體是不運往遺族的家裡了？」山田冷冷地說。

「另有緣故決定停放在總務處長的官舍。剛好那官舍目前空著沒用，場所也夠寬，守靈也方便。」局長答道。

副處長的官舍由於前任調職外縣後，新任沒住進來，所以一直空著。

山田一團疑惑，可是局長直接說的，也就不再問。疑惑得藏在自己心裡，這

是多年來的官吏生活的習慣。

「那邊有西律師。就是西先生，你認識吧。」局長說。

「沒有直接講過話。見過他，面熟的。」

「有關屍體的一切事情，那個西先生可能早就——」

山田把局長的囑咐記在小簿子裡。可是當場就挨罵了。

「那種事情不必一一記下來，又不是小孩子，記在大腦裡就行了。」岡村局長當真發起脾氣來。

山田事務官在車箱裡，思想著起程的那些事。局長說不要記在小簿子裡，可是山田返回自己的桌子就趁沒有忘記前把命令寫在小簿子裡。吩咐不要記，是局長擔心留下什麼把柄的關係吧。

山田事務官抵達作並溫泉，是在當晚的九點鐘光景。

這樣偏僻的鄉間，一到了溫泉地還是有大旅社聚集一處，路上也有少許溫泉客在行走。他問計程車司機，是不是有溪流而成斷崖的地方。司機說，那地方是在稍微過去的前面。

山田也十分瞭解說是已死的倉橋副科長。山田跟他沒有往來，可是山田一直認為倉橋那人許是多年來一直待在基層的關係，儘管處理實務很老練，卻在性格上有些自卑的根性。

倉橋常常背地裡說上司的壞話。所謂的上司差不多都是「有資格者」，那跟倉橋和山田這樣的「士兵」身分不同。所以「士兵」這個自卑感，動輒使得他們對省署的機構抱持偏見。而那偏見又藉對上司的反抗而表現出來；倉橋副科長也有那種傾向。

可是，想來倉橋似並不具有徹底的「叛骨」。只要有機會，他似乎也在企盼著平步仕途。於是乎對於期許他的「有資格者」的上司，總是比較順從。至於對不欣賞他的上司則採取反抗。就這一點而言，倉橋有處世上的融通性。同僚也批評倉橋有些狡猾的地方。

那樣的倉橋最近一年來突然不再說上司的壞話。而且變成奉命維謹的柔順的人。特別是喜歡上岡村局長，常說有那樣的政治力量的人很少見；說槃槃大才非從前的局長可比；說大家誤會局長了。

因此，同僚們謠傳倉橋攀附有聲勢的岡村局長。倉橋就是這樣的人。山田也認為他看似有骨頭，其實是賤骨頭。

依山田的觀察，這次的砂糖瀆職案，倉橋所以涉嫌，是對上司太過於忠實的結果。同僚沒有一人同情倉橋。把只顧自己而撇下同僚的他，批評為官吏中常見的典型利己主義者。就曾跟他一起罵過上司的同僚來說，最近的倉橋的舉措看來像是背叛者。

就是現在，山田儘管就要去領取那個倉橋的屍體，卻沒萌生一絲感情。是彷彿受命要去領取文件一般的心情。哪怕儘管有許多疑惑。比如：要去領取倉橋的屍體，為什麼遺族一人也沒有偕同前往？還有，送我山田起程以前，為什麼好像還沒有把倉橋的事故死通知遺族？要領取屍體，為什麼特地由省署派車前往？載

上車的屍體爲什麼不運交喪宅而要停放農林省目前無人居住的官舍？再說，副科長的死亡，目前在省署內爲什麼還要守密？」

山田一概不把這些自己的疑惑表露於神色，而出現於梅屋旅社的玄關。他是升官無望的典型的屬官。

山田被服務生領往裡頭一間堂皇的房間。不止是西，還有那妖艷的西的綺年女伴也在那兒。山田對於此時此地淡然把女人展示於自己眼前的西的大膽，吃了一驚。

「噢，遠道趕來，辛苦了。」西說話的語氣像上司一般：「岡村君用電話連絡說，你就要到來。坐火車的時間好長，累了吧？」

「不，沒有什麼。這次爲了倉橋君的事故多麻煩您了。」

「那裡的話。倉橋君遇上了無妄之災。有我陪伴著他，卻發生這事故，是一大疏忽。不過，是我在睡覺的時候，倉橋君自己溜出這家旅社的，可以說是不可抗力。」

西律師在「不可抗力」處加強語氣。

「這樣子吧，喝下啤酒再說吧。」

西吩咐女伴，馬上用室內電話通知櫃檯送來啤酒。

「倉橋君的遺體放在什麼地方呢？」山田心想，喝啤酒毋寧先看屍體。

「我吩咐這家旅社騰出一間房，好莊重地停放在那裡。不會有什麼事的，稍後領你去看。這樣吧，先慢慢地喝下啤酒再說吧。」

「那……」

「今夜把屍體載上車，你也跟著一道回東京吧？」

「是的。」

「那才累人哪。在車上通宵沒法睡覺。這樣吧，向倉橋君的遺體燒香之後，就好好睡一會兒吧。」

「是的。」

「更何況喝下啤酒總是不錯的。」

西好像溫泉的逗留客一般好悠閒。

啤酒一送來，西的女伴就把下女拔了塞子的瓶子往山田的杯子傾倒。

「請。」

「是的。」

西的女伴的手勢很老練。

「省署那邊的情況怎麼樣？」西邊喝著女伴斟的啤酒問。

「相當騷動。也難怪，突然發生的事故嘛。」

「敢情是。」西微笑著說：「用電話撥出第一個報告時，一向沉著的岡村君似乎也發慌了。可是，人的安危禍福是很難說的。人，誰都難免一死。倉橋君本人作夢也萬萬沒有想到，會在這鄉間的溫泉地掉進溪流喪命吧。好可憐。」

閒談一陣子之後，山田事務官再也沉不住：

「西先生，那麼，就讓我拜一拜倉橋君的遺體吧。」

「噢，對了。」

西好像才想到似地，留下女伴，領山田往停屍房。那裡可能是這家旅社最差勁的大約六蓆大的房間。

山田踏進一步，不忍正視，把視線移開。白木棺材孤冷冷地擺放在那裡，沒有一人守在棺木旁。儘管棺木前面擺著許是這家旅社設置的花筒和燒香壺，也有餅乾和水果，線香也冒著煙，可是蠟燭沒有點上火。線香也燒成好短了，猝死在陌生人之中的倉橋的不幸，歷然呈現眼前。

從附近的房間傳來房客和服務生的嬉笑聲。二樓在彈三絃琴。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與倉橋毫無關係。而且無一人守在這房間，這在在表示著倉橋的死亡給旅社添了麻煩。

山田擦亮火柴給蠟燭點上火，取線香三支遮在火苗上。合掌一拜，卻忽地想起自己也跟這個死者沒有太多的關係。在工作上跟倉橋沒有關係，私交上也沒有往來。只不過是在省署碰面時，偶爾藉機會閒聊一陣而已。

跟倉橋最親近的人，在這裡是只有西一個。那個西現在佇立在棺木旁。

「山田君，那麼請你看死者一面。」

「是的。」

山田靠近西的身旁。

西把棺蓋挪開一下。山田窺視，倉橋的臉沉沒在棺底。死者的臉，那毋寧是從額頭至下巴層層包紮著的繃帶，先進入山田的眼簾。那也許是因為死者的臉呈現青黑色，繃帶的白色乃較顯眼的關係。

倉橋的臉孔，形如標本那樣安放在一堆繃帶裡。閉著眼睛，出乎意外表情安詳。就是覺得那是標本一般，山田對死者沒有發生絲毫情感。沒有悲傷也沒有感動。只是覺得有點兒可憐而已。

當山田俯視包紮死者臉孔的繃帶，不，毋寧注視了繃帶下面的受傷地方時，西立即關閉了白木蓋子。倉橋的臉孔從現實裡消失，山田的眼裡留下殘像。

「哎呀呀，人變成這樣子也就什麼都完了。」

西自言自語般呢喃著，小心翼翼地吧山田點上的火燭熄滅掉。

「那麼，山田君很累吧。車子沒到以前睡一覺比較好。床鋪早準備好了。」

西出去走廊叫來服務生。

東京的省署差來的車子到達這家旅社時，是當天的深夜。

接到東京的司機來到的通知，山田就去玄關。熟識的省署的司機就站在燈光下。

「噢，辛苦了。」

山田把司機讓進空房間，吩咐旅社的人去叫醒西，並叫來宵夜的點心。

山田往停放屍體的房間走去，一拉開門扇，有股怪味的一陣冷風驟然擦臉過去。實際上並沒有怪味，不過佇立在只有一盞微暗燈光的房間，感覺上就是有如進入死人的世界。白木棺材平放在有如冷冰的空氣中。

山田還是擦亮火柴點上蠟燭，面向棺材行最後的合掌禮。這時，後頭的走廊

響起多人的腳步聲，西、旅社老闆和伙計們走進房裡來。

「噢，辛苦了。」西站著跟山田打招呼。

「那麼，就把這棺木搬進車裡吧。」

西用石頭往棺木的邊端打下釘子。那個聲音響澈四周，清晰且尖銳。

西沒吭聲就抱了棺木頭這一邊。山田抱對面，旅社的人扶著兩邊。沒有悲傷的送別儀式，那只是搬走一件貨物罷了。

棺木經由寂靜陰暗的屋裡走廊被運往玄關。帶頭的旅社服務生用手電筒照著腳底下。走在像隧道那樣長而暗的走廊，山田的肩膀不由地發抖。深夜的寒冷也有關係。

站在玄關的司機看到了棺木，即把白手套摀在帽子，行了個舉手禮。這是唯一的類似儀式的舉止。

棺木平放在大型車的座席上，旅社的人認為棺木露體不好看，取來兩條桌罩蒙蔽棺蓋。

「就這樣子了，山田君。」一直穿著睡袍的西，用打發傭人一般的語氣說：「辛苦你了，請好好關照，拜託你了。」

「是的。」

「司機先生，現在是午前兩點鐘，什麼時候可抵達東京？」

「恐怕午後兩點鐘左右才會到了。一進入市內，因為擁擠的關係，會耽誤點時間的。」

「別讓外頭看到車裡面，這可要注意呦。」

山田上去坐上助手席。接著司機進來握了駕駛盤。

山田側目一看，西律師雙手插在口袋裡佇望著這邊。在旅社的人恭敬地行鞠躬禮中，只他一人傲然佇立在那兒。西的女伴始終不見人影。

車子慢慢滑下梅屋下面的道路。溫泉街上夜深人靜，只見街燈。從每一間房屋似乎都可以聞出人在就寢的呼息。通過那裡，接著是一條黑暗的夜路和路旁的山岳。汽車燈光的尖端好像喪禮行列前頭的燈籠的燈火。

車子一搖晃，座席上的棺木就卡答卡答作響。聽著那聲音，覺得好像是棺木中的死人在翻著身子。

司機不發一言。

那是好長的路程，是陪伴死人的旅程。通過了夜深人靜的仙臺，駛上奧州公路往東京走。然而因為是夜間行車，周遭與其說是活人的，毋寧說是死人的世界。在座席間，棺木不斷地卡答卡答作響。偶而遇上卡車或自家車外，沒見一個步行的人。

山田決定一概不去思想：副科長為什麼凌晨溜出旅社而掉進溪流；那是事故死抑或自殺；或者是另外原因致死的。他對西律師的單方面的說明從不反問一句，那是因為他聞出倉橋之死亡有著政治上的味道的關係。事關「政治」的話，山田早就抱定一概不涉入那個地帶。那是多年來只唯唯諾諾忠實執行上司命令的事務官的習性。

當他還是年輕事務官的時候，曾經有過對於上司的囑咐有點兒疑惑乃提出質問的經驗。時至今日他還記得當時的上司的面孔；上司以他的問話爲多餘而責罵他一頓。

於是他逐漸領會了少發出多餘的問話這個上司的意向，正是官僚世紀的一種秩序。也知道那就是「政治」。因此他決定：不論有什麼疑惑、有什麼疑慮，都僅止於瞭解受命的事務上的份內事宜，除此以外的一切事情概不加過問。少過問多餘的事，這就爲人部屬來說，就是切勿過問多餘的事。並且，他不久也領會了那就是下級官吏的保身之術這個哲學。

就倉橋科長的事情來說吧，可能也是悉由西逕自與東京的上司連絡好才作的安排，西不是一介律師而已。他把次官、局長都當做朋友來對待。從山田看來是位居雲霄上的人們，卻是西的朋友。西也可以說是那雲霄上的支配者。

謠傳說，西的發言能影響及人事。虛假莫辨，可是從西的舉止看來，至少那種謠傳不是空穴來風。

山田依照囑咐把副科長的屍體護送至東京就行。不要去思想多餘的事。不要去生起疑問。他現在只要絲毫不差地完成護送屍體的任務就行。

山田從始至終是一個旁觀者。他認爲：即使倉橋副科長是目前震撼糧食管理局的砂糖瀆職案件的漩渦中人物，也不可去探詢倉橋的死亡跟案子有怎樣的因果關係。不管會發生什麼事，山田還是袖手旁觀而已。

可是，旁觀者同時也是觀察者、辛辣的批評者。不過，這個批評者只是把批評深藏於自己心內，從不允許自己向他人表露出來。

山田委身於夜間單調的車子的搖晃，嘴邊偶爾泛出嘲弄的微笑。之後假寐片刻。

醒來時，東方的天空發白了。許是破曉的關係，路上往來的卡車和其他車輛驟見增加。

「肚子有點兒餓了。」山田揉一揉眼睛跟司機說：「你呀，附近有開早店的吧，喝一碗熱湯麵怎麼樣？」

疑團莫釋

岡村局長接到倉橋副科長的遺體到達的報告，是在午後一點鐘左右。他立即前往次官室。

次官剛好把來省署陳情的議員三人送出走廊。

「目前，誰守在停放遺體的官舍？」次官回坐問局長。

「先派去處長、科長和他科的人兩三個。」

「跟遺族的連絡呢？」

「遺族可能來到官舍了。早上車子駛經水戶時，山田從那兒打來電話，所以立即吩咐通知倉橋君的太太。」

次官默然不語，稍後說：

「我不露臉不行嗎？」

「次官去，怕太過張揚。辭靈儀式時請來拜祭就行。暫時我一個人去。」

「就那麼辦吧，麻煩你了。」

次官不知爲什麼把視線移向窗戶那邊。他的表情似是解決了棘手問題而放下心來一般，也好像是對於倉橋的死亡抱持著不安一般。倉橋不是單獨一個人去那個溫泉地而死掉的，直至前一天晚上都是跟西律師在一起。就是這事使得次官沒法沉著。

副科長的死太過於巧合時宜。問題在於：是倉橋自動選擇了死亡？抑或是由於西的強烈暗示而被迫自殺？西律師是一簇黑影。

「次官。」岡村局長從椅子浮起身子喊一聲。次官吃了一驚似地回過頭來。

「西君今天早上打電話到我家。」

「……」

「他說，遺體從懸崖掉下時受傷頗重。受傷部位紮著繃帶，所以即使是遺族他們來了，最好還是不要讓他們瞧得太多。」

「……」

「他交代說，希望省署有人守在棺木旁，如果有人要看遺體，就讓他瞧一下面孔，立即關上棺蓋。」

次官不敢正視岡村而把視線移開。

二人大略知道西指示的意義。因爲心知肚明，才彼此不去觸及那個指示的意義。

「那麼，就麻煩你了。」

趁著次官拿起外部打進來的桌上電話，岡村走出那個寬敞的次官室。

他返回局長室，叫來秘書。

「你呀，拿出黑腕章，還有，馬上叫車子來……」

岡村局長乘車子去總務處副處長的官舍。從省署到那兒是二十分鐘不到的路程。

岡村出現於玄關。發現到他的官員趕忙擺好拖鞋。那個拖鞋也是今天才買的全新貨。

空房子雖然管理人偶爾會來打掃，還是顯得空蕩蕩而寂靜。屍體停放在二樓的八蓆房。岡村去看安置在靠近裝飾櫥正面的棺木。靈前供著簡單插花，水果和餅乾。場面雖然冷清，還是勉強具備了辭靈儀式的形式。

在場的差不多是農林省署的官吏，岡村的部屬。因爲局長進來了，大家就坐好來。岡村走近靈前，燒香。

合掌一拜，正想下去時，山田事務官膝行（因在舖有榻榻米的房間舉行儀式，乃用膝頭行走）靠近來打耳語：

「局長，倉橋君的太太已來這兒，是不是要……」一如往常，用壓低嗓子的恭恭敬敬的語調說。

「在那兒？」岡村掃視四周，不見女人的姿影。

「在另一間房……正在哭。」

「……」

「就請她到這兒來好嗎？」

「不，我到那兒去。」岡村稍微放大嗓子說。

岡村每聽到山田事務官那種好像貓叫一樣的柔細聲音，有時不由感到反感。山田經常退居一旁採取冷靜的旁觀者姿態。山田說話謙恭有禮，做事奉命唯謹，可是岡村總覺得他是看在眼裡，笑謔在肚裡。出差地方時雖然常帶他出去，可是他卻是常常使得岡村感到反感的部下。

「那麼，請。」

山田靜悄悄地從穿著西裝的跪姿起身，彎著腰走在前頭。岡村在部下的行注目禮中，跟著山田後頭出去。

樓下有間六蓆大的飯廳，穿喪服的一個女人俯伏在那沒擺設沒傢具的榻榻米上。

山田把岡村帶到那兒，就一溜煙消失不見了。

岡村佇立在那兒一陣子。女人止住嗚咽，然後抖動著肩膀。那是女人發覺到有人來到那兒，乃用手帕壓住哭聲的關係。

岡村留出距離，屈膝坐下來。

「太太。」他悄聲喊俯伏著的女人，說：「這次突然發生無妄之災，必定是哀痛萬分了。」

倉橋的妻抬起頭，好容易放下捂在眼睛的手帕。胖嘟嘟的臉哭得通紅並隱泛著淚光。她不作聲，點頭為禮。

「倉橋君替省署做了許多事情。我這樣失去優秀的部下，是多麼地遺憾。」

「……」

「我這麼想，太太那邊今後恐怕有許多問題得加以解決。那些問題不妨找省署商量。我會差一個適當的人去拜訪妳，儘管吩咐那個人就行了。這是我的決定。請不必客氣。」

倉橋的妻表示瞭解般一鞠躬。接著復又把手帕捂在臉上，脊背抖動了好一陣子。

「孩子們的教育，還有今後的生活問題都得有安排才行。」

「……」

「這一切事情，我會盡力設法解決。……還有，倉橋君去那個溫泉可以說是因私事去的。不過決定當做公務出差中來處理了。那是我就可以定奪的。這一點，請放心。」

倉橋的妻又是一鞠躬。

「其他還有許多瑣碎的事情，過幾天我會差人去照料。那麼，請順變節哀，保重身體。」

岡村從她的身旁起身。倉橋的妻一度放下臉上的手帕，用通紅的眼睛目送著局長走出去。她表情浮現出謝意。

岡村出去走廊就遇上從那邊走過來的山田事務官。山田好像是對如今剛變成未亡人的倉橋的妻，有著什麼事才走過來的。

岡村使顏色邀山田去距離好遠的另一個房間。

「山田君，」岡村站著說話：「西先生在溫泉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是的。我去的時候，倉橋君的遺體已經入殮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西先生安排好了。」

「旅社的人是怎麼個情況？」

「沒有什麼異樣。」

「當地的警察是怎麼個樣子？」

「我去的時候，沒見到那種人。我想，西先生在我沒到以前早就講好了。」

「是嗎？」岡村領首，接著問道：「山田君，倉橋君的太太到這兒時，有沒有讓她瞧一瞧遺體？」

「是的，我讓她看最後一眼。」

「太太仔細端詳過？」

「不，遺體變成那個樣子，所以只稍微挪開蓋子就立即關上了。太太哭喪著臉，怕沒有瞧清楚遺體的面容。」

局長微微點頭。心想：「那可能是山田依照西律師的吩咐，不讓未亡人瞧清楚的。西這人好精明，會留心到這事的。」

「山田君，西先生有沒有告訴過你倉橋君死亡的情況？」

「是的，跟我提過。」山田說了：「據說倉橋君天沒亮就溜出房間，到溪流那邊去踴躍。」

「稍等一下，西先生是一人住進旅社的？」

「這……」

山田朝下面看，於是岡村心裡明白似地領首幾下。西是有女伴的。岡村促山田繼續說下去。

「西先生同旅社的人急忙趕到的時候，倉橋君倒伏在懸崖下面的岩石上。所以，聽說西先生就吩咐旅社的人，抱著倉橋君搬向旅社裡。」

「稍等一下，……那時候倉橋君還有氣息嗎？」

「那就不清楚了。西先生叫搬回來，那可能是還活著吧。」

山田就這一點固然也有疑問，不過當然不會說出自己的想法。

岡村也偏著頭想著。那時的倉橋果真還活著嗎？或者已經死了，西卻假藉給予急救的名目，囑咐搬回旅社的？那麼一來，摔死的現場被破壞，警察就難以發現真相了。這些可不是西玩弄的花招？不消說，這些疑點是不可以詢問山田事務官。

「返回旅社就馬上叫來醫生嗎？」局長問。

「據說是的。因為出血嚴重，醫生趕到的時候，當然說沒救了。吩咐立即做死後的安排。」

「你有沒有帶回來那個醫生寫的東西？」

「有，在這兒。」

山田從懷裡取出信封。因為密封著，山田不知裡頭的內容。

局長拆開信封，是死亡診斷書，死因是打撲傷致多量出血。

岡村邊看著文字心想：如果醫生趕到的時候倉橋已經斷氣的話，當然，醫生就得開立屍體檢驗書才行。然而這文件卻是死亡診斷書。死亡診斷書的話，那就是患者還有生命時醫生就給以診斷了。

這也是西的花招，岡村想。準是西強使醫生寫成死亡診斷書的。西這個人那種事是做得出來的。

岡村局長一回到辦公室就接到西秀太郎打來的電話。

「今天早上從那邊回到東京來。」西律師的語調快活。

「噢，是嗎？這次多謝你了，……」岡村在電話中道謝。謝辭含有的意義其實好複雜。

「倉橋君的喪禮，好像是今天吧？」

「是的，預定午後三點在他自己家舉行辭靈式。」

「我也要去燒香。還有，局長，今天晚上我有些話要跟你說，有空嗎？」西說。語調平穩，岡村卻有被命令的感覺。

「噢，好嘛。在什麼地方碰面好？對了，我來請客吧。」

有省署的官員常光顧的菜館，可是在那兒見面，岡村覺得不大方便。跟西會面，可能的話最好不讓人家知道，於是岡村決定去有私交的神田一家小菜館。告訴了西，西也說那地方就行。

倉橋副科長的喪禮自午後三點鐘起就在他自己家舉行。岡村局長僅以倉橋是自己辦公廳裡的官員的理由而露面。參加喪禮的人差不多是與農林省有關係的人；但成為問題的砂糖公司沒來職員。或許那是為避免誤會的緣故，可是列席者卻覺得目睹到人情刻薄的一面。其實，這就是營利企業的本質，一點兒也不奇怪。實際上，岡村局長也阻止砂糖公司派人與會。

參加了喪禮，局長一度返回省署處理公事之後，五點鐘就叫出車子駛往神田。

在二樓靠裡面的房間，西一個人等在那裡。

「剛才在倉橋君的家裡看到過你，可是人太多，不好意思打招呼。」西說。

事實上，岡村也不清楚西有沒有去過倉橋家。因為岡村代替次官在倉橋靈前唸了悼辭。

悼辭寫成這樣：倉橋為一優秀人才、人格高尚夙為同儕所傾慕，正當英年遽遭不幸，令人扼腕等。是與倉橋沒什麼因緣的秘書科的人代筆的。

酒來了。二人做乾杯狀；今天的乾杯大有意義。看來，砂糖瀆職案將可逃避警察當局的追究了。岡村安然無恙。

西說聲恭喜。

「謝謝。」岡村搭。

二人的眼神沒法掩飾複雜的表情。

女侍端來菜餚，讓女侍斟了兩三杯酒之後，岡村就說：

「這裡不必陪酒了。」而支開了女侍。

「倉橋君死亡的真相是怎麼一回事呢？」岡村放下酒杯望著西的臉問。

律師正等待那質問般：「其實是這樣的，岡村君。」他也把杯子「擱在一旁，壓低嗓子跟局長說：

「他先到旅社，等我去。不忙不慌洗個澡之後，才開始商談那個問題。

「我跟倉橋君說，總而言之，在這時際希望他急流勇退。說來說去講了很多。我說，服務省署多年的他，對上司諒必有恩情，對省署諒必有情義，不連累上司和省署，才是這時際他應該走的路。然而倉橋君卻反臉相向，說什麼只犧牲他自己那可不行。」

說到一這裡，西用銳利的目光望了岡村的臉一眼。岡村局長避開西的目光，臉孔垂下來。

「那天說服他直到深夜。然而他卻說，以往像這種案件，他們副科長級的人犧牲最多。他說那是不合理的。這也難怪，我跟他說的話是要他自殺的暗示嘛，於是乎他就反擊我了。」

「……」

「我是這樣說的：他的太太和孩子們的生活一定加以保障，大家協力一定使他的孩子們順利完成大學教育。絕對可以放心。是這樣開導他的。想起來這話也是夠那個的啦。」

「……」

「再說，這也不是沒有前例的。你看那些跳窗死亡的、服毒自殺的、或多或少都夾在義理和人情之間進退兩難，結果差不多都罹患神經官能症。我以為倉橋君患上神經衰弱也不輕。所以，以為稍加暗示他就會善自為之，就是說會答應去自殺。」

岡村沒有抬起頭來。

「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折磨他折磨個夠，倉橋君的神經卻是好強壯喲。沒什麼神經官能症呀。」

「……」

「他怒責我，反擊我。他說，為什麼只要求犧牲他一個人，說什麼他自己從業者那邊拿的，如與上頭的大員們拿的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儘管事實是那樣，他自己卻得去尋死，獲取鉅額利益的人卻可以活下去，西先生，這是怎樣的一個道理，他這樣反問我。」

「……」

「於是乎我發覺到再說服下去會發生危險。有所謂的狗急跳牆嘛。逼得太緊，使得倉橋君橫下心來也不好。如果自暴自棄一五一十告訴警視廳的話，可不是第一齣戲就此完結了。」

「……」

「於是乎我對他表示同情。我說，他說的一點兒也沒有錯。我的想法錯了。所以此後我會替他著想，盡量阻止警視廳的偵查，要他儘可放心。這樣子他好容

易才明白過來。……」

警方的追查

警視廳偵查二課一股長的場巡官，激動形於色地進入山崎二課長的辦公室。二課長剛好有客人，可是課長一見到的場的神色，立即結束跟客人的談話。客人一走，的場股長就挨近山崎課長跟前，說：

「課長，不得了啦。」

是十四號的午前十一點左右的事。

「農林省的倉橋副科長死了。」

「什麼，死了？」山崎課長也吃了一驚，反問一句：「你呀，那是真的嗎？」

「他出差北海道預定今天回來，所以我問省署預定什麼時候抵東京。不料，說是倉橋在宮城縣叫做作並的溫泉地從懸崖摔下去，死了。……」

「……」

「並且說，屍體定於今天上午十一點在火葬場燒成骨灰，午後三點起有辭靈式。」

課長也變了臉色。

砂糖漬職案由二課蒐集證據，打下破案基礎。正等最後衝刺拘捕核心人物倉橋副科長而已。已經約談過倉橋，聽取他的情況說明，認為他重重涉嫌受賄，如今警方是取得逮捕狀的前夕。

然而，農林省卻說從那天起倉橋就出差北海道的札幌，業務視察去了。負責傳訊倉橋的的場股長，要放回倉橋時，曾囑咐過他，如要出遠門，務必跟警視廳說一聲。倉橋不遵守這囑咐，擅自出差去。由於那不是普通旅行而是公務出差，警方也就無可奈何。據說他十四號就可以回來。的場股長正計畫著等他回到東京就要加以逮捕的步驟。

就在這當口，倉橋猝然死了。

遽聞這案子的核心人物猝然物故，課長一臉錯愕。事實上，倉橋是為要偵查農林省高階層和外部大人物所必須掌握的嫌犯。因為受賄的高階層和行賄的業者這兩條線，均集中於倉橋。

「怎麼死的？」課長立即問一股長。眼神閃出憑直覺知道的「自殺」。

「說是從懸崖掉進溪流死的，……沒聽說是自殺。」的場股長把農林省的官員在在電話裡說的話複述一遍。

「可是，倉橋不是出差北海道嗎？那他是怎麼到作並溫泉的？」

「說是出差北海道的歸途順便到那裡的……不過詳細情形不清楚。」

「那麼，他是一個人去那個溫泉的，不，仔細一問，說是同西律師二人去的。」

「西律師？」課長聞言勃然變色，衝口說：「喂，你呀，立即中止倉橋的火葬！」

偵二課一股長依課長命令抓起話筒，撥接火葬場。說明來意後仍抓著聽筒不

放等待對方查明後的回音，片刻後冒出一聲：

「晚了。」而自己掛斷了電話。

課長也察知爲時已晚而愁眉苦臉。

「說是目前，倉橋的家人正在撿骨灰。」股長報告了火葬場的電話。

「還是沒趕上！」二人嗒然若喪。

「我這邊守株待兔等倉橋回來東京，是一大錯誤。」一股長責備自己的失策，垂下頭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課長實際上不單是安慰著一股長，對出乎意料的結果，自己也感到茫然。

「課長，這麼一來偵查工作就膠著沒法開展了嗎？」

「嗯。」

二人眼眸相會，心知核心人物倉橋的死亡給帶來了偵查工作的敗北。二人心情好像是眼看著孜孜不倦建立起來的建築物骨架，轟然一聲倒塌下來一般。

「西跟他在一起，這一點好奇怪。」課長說。

這個出入於農林省的聲名狼藉的律師，早就載於偵二課的黑名單。

「不管怎樣，先派人去那個作並溫泉再說。再徹底查出事故死的原因。」課長顯得激動。

「是的。」

股長答腔沒有勁兒。如今倉橋本人已成骨灰，縱然事故死是他殺吧，重要的證據已變成火葬場的灰土矣！股長提不起精神，是想到這一著的關係。

「不管三七二十一，調查看看。」課長要給股長打氣似地說。

「好吧，馬上派出二人乘下一班火車去。」

「嗯。」課長站起來，在桌子旁來回踱步幾次。

「即使當事人變成骨灰，」課長好似告訴自己一般：「追查真相的話，說不定能夠找出有力的破綻。這一點好好交代探員，希望能夠帶回來有份量的偵查資料。」

「我會的。」股長低下頭，沒抬起頭來就道歉說：「課長，由於我不小心，以致事態變成這個樣子，真對不起。」聲音濕潤，也許扼腕嘆息之餘哭了。

「不，那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我也從沒有想到公務出差的人歸途會去尋死。」課長也遺憾萬分。

派往作並溫泉的是警視廳偵二課的杉浦和長谷川刑警二人。

他們乘當晚的夜車，第二天早上五點許到達仙臺。在車站前搭計程車往作並溫泉，車子到了溫泉旅社附近時，四周籠罩著乳白色晨霧，白茫茫一片。

「好厚的霧呀。」長谷川望著窗外說。

「嗯，簡直像是水墨畫。」

天亮沒多久，車子不亮著燈光的話恐怕會有危險。

「先生，是那家旅社？」司機問。

「叫做梅屋的旅社。」長谷川看了一下小筆記簿後說。

「梅屋嗎？梅屋不是上坡後盡頭的那一家嗎？」

「那就不清楚了，我們是初次來到此地的。」

杉浦忽地想起來似地問：

「司機先生，有沒有聽說過最近在這附近有人掉進溪流裡？」

「聽說過。對了，據說那位先生是梅屋的房客。」

司機有答腔，可是聽他的口吻好像不很清楚這事情。

「那條溪流在什麼地方？」

「從這路上看不見，在旅館街近旁的下面。」

「聽說那地方是懸崖……」

是的，有那種地方，那是稍往下邊的地方。」

「就是關於那件事情，怎麼樣，司機先生，沒有聽說過什麼傳聞嗎？」

「沒有，只聽說過有人從懸崖摔下去，別的不很清楚。」

對方不知道二人是刑警才答腔，似乎真的只知道那麼一點兒而已。

上坡駛到梅屋前面，司機短鳴喇叭。刑警二人下車，往據說有溪流的方向走去。周圍一帶籠罩著濃霧。近處的樹林黑影幢幢。晨曦在霧幕的下襬造出發亮的露珠串。

「聽說倉橋大清早就出來溜躑掉進溪流，那麼就是在這種濃霧裡出事的了。」長谷川跟同伴說。

「可是，霧再怎麼厚，二、三公尺前面應該還在視界之內，摔倒，從崖頂掉落溪流，這少有可能吧。」

這樣回答的杉浦，也許認為目前的狀況跟倉橋事故死亡當時一模一樣，要抓住這大好機會一般，逕自向那邊走過去。長谷川看著杉浦的身影不一會兒就消逝於濃霧裡。

「是那一位？」

早起的服務生拉開旅社玄關的門，探出頭來，望著長谷川。

長谷川和杉浦兩個刑警，叫來服侍已故的倉橋副科長的房間的服務生，聽取情況說明。當時擔任服侍的服務生叫做房小姐。

「怎麼也沒法想像客人是自殺的。」房小姐回答刑警們的問話說：「前一天晚上，他和西先生的女伴，很愉快地吃著晚飯。決心自殺的人，不可能那樣地心情開朗。」

「可是呀，聽說有的自殺者在自殺前會樂得大大歡鬧一番喲。」杉浦引逗服務生講話，故意這麼說。

「不，那大體上可以察覺出來的。」

依據房小姐的經驗，自殺者的確有兩個類型。一種是自殺前悶悶不樂者，一種是反而歡鬧鼓噪者。在這種溫泉旅社，常有自殺者，所以不經意間可以察覺出來。

「然而倉橋副科長的例子倒不是這樣。前一天晚上的他的心情開朗是純然的

興高采烈，那好像是如釋重負，擺脫了煩惱那種安如泰山的喜色。

「安如泰山的喜色，敢情是。」長谷川刑警頻頻領首。

刑警二人也這時才知道，倉橋住進這旅社後，曾和西律師對坐，做過長時間的密談。在那席上，西的女伴也被支開，那女人只好在休息間收看電視消磨時間。

西的女伴不知其名。登記簿上只寫著「外一人」而已，不過這回去東京就可查出來，在這裡只問清楚她的面孔的特徵就行。

「還有，那位客人吃罷了飯之後，回去自己房間，然後出來庭院做體操。」房小姐強調說：「請想一想，明天早上就要自殺的人，會為著健康做體操嗎？」

「嗯……」

「我路過走廊不經意間看到的。西先生諒必也看到。因為西先生的房間就在近旁。」

「稍等一下，二人的房間是靠近的嗎？」

「是的。」

「那麼，請讓我們看一看那兩個房間好嗎？」

「好的。」

刑警二人由服務生帶領，走出這旅社的後門。

旅社後面是約莫三百坪的庭院。為方便客人從房間的觀賞，庭院有假山和石頭。相接通往外面處有道小門，那小門拴著門門而已。

「倉橋先生大清早就出去。可能是自己拿下門門，走往那邊的溪流附近。那時早班的服務生也還沒起床，從玄關沒能出去的關係吧。」

只拴著門門的後院小門，客人也就可以隨便拿下門門開門出去。

「那麼，西律師也從這兒出去的了。」長谷川刑警問。

「聽說西先生是六點半起床，從玄關旁告訴旅社的人一聲才出去外面的。說是晨霧太好了，信步走往溪流那邊去的。」

「之後偶然發現到倉橋先生墜落在溪流裡是吧？」

「就是。」

「兩人的房間在那兒？」

服務生帶他們去看。那也是面向後院的房間。西住的房間和倉橋的房間之間只隔若兩個房間而已。

「西先生有女伴是吧？」

「是的。」

「有女伴的西先生大清早就起床，一個人隨倉橋先生之後出去，這也有點不尋常。那個女還在房間裡睡著吧？」

「可能是的。西先生回來通知說，倉橋掉進溪流不得了啦，這時女的才起來嘛。」

「前一個晚上，倉橋先生和西先生之間，有沒有大清早就要出去溜躑的口約？」

「那就不清楚了。兩位先生在交談的時候，旅社的人都不在場。」

長谷川刑警心想：當天早晨，趁著旅社的人沒看見，西和倉橋一塊兒從後院通往外面的小門走出去也不無可能。

「那麼，這就去倉橋墜落的現場看一看。誰可以帶我們去嗎？」

「是的。那麼就叫掌櫃的去。他是給西先生叫去把倉橋搬回來的其中一人。」

刑警二人就由掌櫃的帶領，下去溪流邊。那地方離旅社大約七百公尺，一度下坡的山徑復又成上坡路。那上頭就是懸崖。

晨霧放晴，下面的溪流映著晨曦閃閃發光。從上頭俯視，溪流兩岸隨處都是大石頭。從懸崖到那兒，目測約有七、八公尺。從崖頂墜落那石頭灘撞碰頭骨的話，準是七死八活。掌櫃的說：「據西說，倉橋君在濃霧中看不清腳底下，可能就在這兒失足墜落下去的。」

刑警二人環視所謂的倉橋失足墜落的現場，那一帶是被濃霧沾濕的枯草一片，分辨不出有人失足墜落的痕跡和格鬥的形跡。

刑警二人繞過懸崖下去溪畔。

溪畔到處是大石頭。掉落這兒不可能有救。八成是當場死亡。當然，看不到血跡，前面的溪水靜靜的流著」

杉浦刑警把那邊的地形攝入小型相機，並繪製略圖。

之後，二人返回原來的旅社。

「那天的醫生請來了。」出來招呼的服務生說。就是說，村子裡的醫生來到了。

他是五十許的人，一手拎著出診用的手提包。聽說是東京的刑警有事，所以醫生露出不安的神色。

「勞駕，勞駕。」

長谷川刑警邊招呼，邊囑咐服務生開一間房。

三人坐下來，吩咐服務生不要讓閒雜人進來。

「大夫被召到這兒的時候，傷者已經是絕望狀態嗎？」長谷川刑警開口問。

「是的，就是。」醫生雖加肯定，但似乎是不十分鎮靜。

「那時候，倉橋君的心臟還在跳動嗎？」

「這，」醫生朦朧著眼睛，說：「差不多聽不到心音了。」

「那意思是，明確說來是怎麼一回事呢？是心臟已停止了，還是在跳動？」

「我趕到的時候，已經是彌留狀態了。」

「彌留狀態不是分明死亡是吧？」

「是的，心臟還有些微的微弱跳動。人在彌留時，總是很難確定是否已死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度停止的心臟有時會有微弱的跳動。我看的就是那種狀態。」

這個醫生把倉橋當做活人診斷而寫了死亡診斷書。如果倉橋是因事故業經死亡，就得出具驗屍證明書。想來，這個醫生一定受到西律師的強烈要求而寫了死亡診斷書。並且可能因此而收到一份厚禮。

醫生有這個弱點，而由於東京的刑警二人出差來到，也就不免感到恐懼。刑警二人覺得這個鄉村醫生有些可憐，於是關於倉橋當時已否死亡的追究也就到此為止。

「根據大夫的診斷，倉橋君那時的狀態可不可以從現場搬移到這兒？就是說，由於搬移，有轉變成無救也有可能嘛，這一點是怎樣？」

「搬移是非常不好的舉措。讓傷者躺臥在現場。要安全得多了。不瞞您說，從那裡搬回旅社是很不好的舉措。」

出差作並溫泉的刑警二人，當天晚上就搭夜車返回東京。二人先回家憩息，九點鐘就上班會見偵二課長。

刑警的報告內容如次：

①倉橋副科長是死亡的前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從出差北海道的歸途落腳於作並溫泉，跟西律師晤面；支開服務生，僅二人用相當長的時間從事密談。這時西律師的女伴——愛人堀田良子（二十九歲）也被支走。

②密談結束之後，倉橋心花怒放，當晚就和西及堀一起召來當地藝妓聚餐，歡鬧一番。之後，各自返回自己房間。但倉橋還做過體操；問過伺候的服務生，明天回東京，當地的土產可有什麼好買的。據此推測，倉橋本人似無自殺意圖。

③翌晨，旅社的人尚未起床前，倉橋就從後門出去，自己打開後院木板門，推定午前六點左右至墜落現場「踴躍」。根據旅社的證言，客人在那樣的大清早至溪畔踴躍的人絕無僅有。

④西律師比倉橋晚若干時間，走同一路線去到那個現場。這時西從懸崖上俯視發現到墜落於下面溪畔的倉橋，而叫來旅社的人。不過，這情況也可以推定為倉橋和西是一同前去那現場「踴躍」者。

⑤從現場狀況判斷，倉橋似是奄奄一息，或者是當場死亡。然而，西律師卻立即返回旅社叫人，把倉橋搬回距離現場有一公里以上的旅社，如果倉橋是奄奄一息的狀態，這項搬運的舉措應屬不當，因這搬運而途中死亡的可能性大。再者，如果是當場死亡，當然，西應該知道必須先連絡警察，然而他卻吩咐旅社的人強行搬運倉橋。因此，推定這是西故意毀滅墜落現場的情況證據的所為。

⑥根據前來旅社診斷倉橋的醫師山本洋三郎的證言，倉橋在診斷當時是幾乎聽不到心音的狀態，推定似已死亡。關於此一證言，山本醫師之供詞稍有曖昧不清之處，據以推測，可能係西律師囑咐書寫死亡診斷書之際，硬行要求山本醫師寫成診斷時一息尚存之狀態。

⑦關於屍體之處置，當天西律師就用電話交待農林省派出運屍回東京之專車。運屍車於翌日到達，但這之前農林省事務官山田喜一郎先行抵達旅社。

⑧西律師就倉橋副科長之出事故。對山田事務官有所說明，略以自己當天早晨出去踴躍時，發現到墜落懸崖下的倉橋副科長。吩咐旅社的人將之搬回旅社，召來醫師施以急救。

偵二課長以刑警二人的報告作為資料，去跟刑事處長商量要不要進一步追查

倉橋副科長死亡的問題。

刑事處長召集偵二課長和股長二人及其部屬的刑警三人開會加以研判。

「研判各種狀況，可以推定倉橋副科長自己是沒有自殺的意圖。那是從前一個夜晚的他的舉止可以知道。」偵二課長就當時的情況開始說明。

「其次是所謂的事故死亡。根據旅社的人的證詞，在那樣的大清早就去那種地方的旅客絕無僅有。而且倉橋副科長是在旅社的人沒有起床以前就起來，取下後院木板門的門子出去現場。通常應該是旅社的人起來之後，告訴一聲才出去。而且，隨後西律師也抵達現場。西律師說是在那兒發現到副科長，可是沒有一個人證明倉橋和西是各自走出去到那個現場的。就是說沒有目擊者。所以西和倉橋一起出去的推斷也可以成立。要是依據這個推定，前一天西試圖說服倉橋自殺，但倉橋不答應，於是西只好改弦易轍，取悅倉橋、款待倉橋；就是說，盡量使倉橋寬心；然而，翌晨由西邀請倉橋一起去現場的可能性也就相當大。西和女伴同住一房，可是此際她的證詞不可靠自是當然。西一定認為只要倉橋一死，目前的瀆職案之偵辦必得胎死腹中。因此，西起初是試圖說服倉橋下定決心去自殺，此計未得遂，接著就裝成肇事死亡而加以殺害。」

與會的人都認為這個推斷有道理。

「肯定上述情況的話，西為什麼在當天晚上打電話給農林省署某人，要農林省立即派出領回屍體的車子也就不難理解。這是因為及早把屍體處理掉，罪行就不會留下痕跡的關係。一切罪行是在預謀下進行的跡象十分明顯。如果要追究，首先就得聽取西律師和他女伴的情況說明。就我們的立場來說，倉橋副科長的死亡使得好不容易才快要撥雲見日的案子又面臨挫折。我認為我們不可以默然不過問倉橋的死亡。」

偵二課長的概略說明完畢，可是一時沒人提出意見。當然，誰都認為追查是有必要的。沒人發言，可能是思索著當前應採的步驟的緣故。

「這麼一來，那不是偵二課份內的事，而是一課的事了。」刑事處長半晌才說出這句話。

警視廳受到的致命性打擊是倉橋的屍體完全已成骨灰，在這情況下，即使罪嫌頗重也無由掌握確證。

可是，警視廳偵二課的士氣高昂，很不願意就此打住，放棄偵辦。這也難怪，這時是正等待倉橋回京，要正式展開瀆職案搜證的當口，如果倉橋的死亡是他人使用暴力所致，刑警這邊要是就此罷休，豈不是中了人家的花招？更何況，瀆職搜證也將因而受挫。說意氣用事也好，被激發而覺得非破案不可的偵二課的氣概，就在由刑事處長主持的這個集會裡顯得好高昂。

這時際，涉嫌最重的是與倉橋副科長同行的西律師。

這人是有前科的。十年前曾以詐欺和恐嚇罪嫌被拘捕移送檢察廳。但處分不起訴。那時是涉嫌向某大公司詐騙鉅額金錢，不過檢察廳將之不起訴處分，所以西得以不喪失律師資格，而依然是東京律師公會的會員。

當有了得把西律師找來訊問這個結論時，刑事處長表情變得凝重。

「一些事情當然必須問西，可是有沒有把握呢？」處長問偵二課長。

「現在很難說，可是聽取情況說明是必要的。」

偵二課長是這砂糖瀆職案偵訊的急先鋒。聚會在這兒的他的部下也都跟課長一樣的心情。他們如今因倉橋的死亡而備嚐敗北感。但是，如果把西律師找來問出罪行成立之情況證據的話，說不定可以開闢出砂糖瀆職案搜證的新途徑。在他們的固執裡就是有那一縷企盼。

「是嗎？」

刑事處長不由地用指頭搔一搔自己的臉蛋。他的表情複雜，那是某種迷惑、決斷、疑惑、勇氣混雜一起的神色。在座的偵二課長以下的部屬也都心知肚明。

刑事處長面有難色，可是這個集會的大眾的意見都明顯地傾向悄然把西律找來問話，或者是派人去聽取他說明情況。

刑事處長也就不得不同意大家的意見。縱使那是部屬的意見，可是他們既然意見一致也就不好加以壓抑。

「那麼，禮貌上由這邊拜訪對方的好。」

刑事處長下了決定。其所以顧及禮貌，怕是因為西律師的線路通到政界的關係吧。那是對政界可能出面講話的預防。

「那就由你去拜訪西先生吧。」刑事處長對偵二課長說。是吩咐課長親自出馬的意思。

這下子使得課長露出不滿的神色，可是處長的囑咐不好違抗，只得答應說：

「是的，我就去。」

這偵二課長比較積極，他一回到自己辦公室就馬上打電話給西律師。

起初，女人出來接聽，不一會兒男人的沙啞聲出來替代。西是在家的。

「西先生嗎？」

「我就是。」

「我是警視廳偵查二課長……。」

「是的，是的。」

「是這樣的，有點兒事情想請教您，是不是可以去打擾您？」

「是哪一方面的事情，方便的話，在電話中告訴我好嗎？」

「是這樣的，農林省的倉橋副科長突然死在宮城縣的作並溫泉，據說那時您也一起投宿在那家旅社，就這事情想請教您。」

「噢，那個事情，」西若無其事地答道：「那是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到我家來倒有些不方便。」

這使得偵二課長頗覺得意外。西的語調直爽，二課長以為會馬上請他過去，然而卻是來個婉拒。不過二課長也頗能察知西的心情。西是帶著情婦或者是身分不明的女伴投宿那家旅社的。在自己家，話題提到那女伴的話，怕會是不方便的。想到這層的課長改口說：

「那麼，在什麼地方見您好呢？」

「上那兒去才行呢？」西反問道。

「這樣子好嗎？您是律師嘛，如果駕臨本署的話，也不致於惹人眼目的，我想。索性麻煩您來一趟。」

「這……」

西突然支支吾吾。偵二課長於是在電話裡接著說，駕臨警視廳也不方便的話，可以考慮別的地方。二課長補充說，像警察俱樂部那個地方，可以躲開新聞記者的眼目，是最方便不過的見面場所。

「也許是……」

第二天，偵二課長在千鳥淵附近的警視廳的附屬機構等著西到來。

近處是寂靜的市街，就在前面，皇宮的石牆倒影在微波不起的護城河。石牆上頭掩蔽著被照料得很好的松樹，小鳥兒成群偶爾從樹梢間飛起。

這機構叫做警察科學搜查研究所。新聞記者從不挨近這兒。建築物像大樓那般漂亮。

偵二課長跟前T大法醫學院系主任的研究所長在所長室閒聊時，女秘書來告訴課長客人駕到了。客人是西律師。見面的房間，課長早拜託所長準備好了。

二課長進入像一流公司的接待室那樣的房間，西律師早佇立在窗戶邊，眺望著皇宮的風景。西的後腦殼已禿得精光。肥頭胖耳的關係，後脖子也看似綁在西裝的領子上。

分明察覺到課長進來的模樣，但西律師還是倒背著手瀏覽著窗外。舉止不僅像個律師，也隱泛出跟政界，跟高級官僚有著聯繫的滿懷自信的風度。

「西先生嗎？」課長從他背後喊一聲。

律師緩緩地轉過身子來，紅潤的臉上堆著從容不迫的微笑，慢應著：

「我就是西。」而走過來。他笑臉的魚尾紋起皺，牙齒白花花的。跟他的年齡不相襯的健康的牙齒，令人思及他富有精力的性格。

「可真勞駕您了。」課長遞出名片。

「那裡……呃，碰巧今天忘記帶名片來。」西用手掌壓壓口袋，表示那裡沒放著名片夾子。

「不必客氣，久仰大名了。」

西律師把女職員端來的紅茶，往厚嘴唇送。

「這地方很不錯嘛。」

「是的。」

西的話聽來似有兩種意義。一個似是讚美這寂靜的環境；一個好像是感激替他選擇了躲開旁人耳目的這地方。

「那麼，您恐怕很忙，不敢多耽誤時間，我得馬上請教您一些事情。農林省糧食管理局副科長倉橋豐先生，不久以前在仙臺市郊的作並溫泉意外死亡。倉橋先生投宿的旅社，據說您也一起住進那裡，事故發生的前一個晚上您也跟倉橋先生處在一塊兒，就這點我想瞭解一些事情。」偵二課長劈頭問。

「是的，我的確跟倉橋君同住一家旅社。……可是，課長先生，警視廳那邊怎麼對倉橋君的死亡那樣的神經兮兮呢？」西律師立即反問。他表情溫和，但課長知道他開始反擊了。

偵二課長緩緩地把菸灰彈落於碟子裡。

「倉橋先生是我們這邊有點兒重要的案子的關係人。我們正等著倉橋先生從北海道回到東京來。這之間的事情，我想倉橋先生自己是心裡有數的。這當口他死了。所以也許「是自殺的也說不定。從前也未嘗沒有那種例子嘛。」

偵二課長知道對方是訟棍一般的律師，所以說話很小心。

「原來如此，那麼課長先生認為倉橋君在一起的我會知道倉橋君是自殺或者不是了？」西律師眯細了眼睛以諷刺的口吻問。

「是的，就是。」

「可是，課長先生，倉橋先生不管是自殺也好，肇事死亡也好，我想那都不是問題了。自殺抑或事故死亡，早就由醫生找出結論了。如今貴單位重新調查那件事情怕也莫可奈何吧。這跟瀆職案件全然沒有關係嘛。」西的口吻似乎在說，調查是多此一舉。

「當然那是跟瀆職案本身沒有關係。可是……」

「可是，倉橋君的死亡可能不是自殺，也不是肇事死亡，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死的，是不是？」西連連吐出香菸的煙。

「目前還沒有想到那一層。」

「是嗎？可是，我跟倉橋副科長同住一家旅社，房間也很靠近，可不是因為這樣就認為我跟科長的事故死亡有著什麼關聯吧？」西把一隻眼睛再加眯細起來。

「不，全然沒想到那一層。」偵二課長很想反問：您自己這般說出來，可真有什麼關聯嗎？不過還是克制下來沒說。

「我只不過是認為，西先生和倉橋先生前一天晚上還處在一塊兒，能夠瞭解這之間的事情就好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倉橋先生是那天早晨的什麼時刻溜出自己房間到那個地方去，因為我睡得很熟，全然沒能知道。」

律師的說話突然變得粗魯。在那粗魯的言詞後面流露著我有律師的頭銜，我在政界和官銜上層有知己這個潛意識。

「您在那天早晨去那個現場發現到倉橋副科長的屍體，請問您是幾點鐘離開旅社的？」

「屍體？」西瞪大了眼睛：「你呀，說話要小心。我並沒有發現到屍體喲。當時倉橋君是還活著的。下去岩石上一看，他正直哼哼地呻吟著。別拿話來套我，沒有用的。」西律師聳起肩膀來。

西律師離去之後，偵二課長也返回廳署，倒了苦澀的茶喝。

他對西律師火冒三丈。較之傳聞還要刁猾的傢伙，傲慢的態度溢於言表。西可能是由於有著在政界和官銜上層兜得開這個潛意識，所以神色舉止沒把警視廳

的一介課長放在眼裡。言外還流露出我西律師說一聲，你的地位要怎麼樣就可怎麼樣這樣的威嚇。

尤其是當問到最初看到倉橋副科長屍體時之狀態如何時，西有如著火般大發雷霆。說什麼別莫名其妙地拿話來套他；盛氣凌人，態度倨傲。思想起來，這算是課長說話沒得小心，只好道歉了。

可是課長心想，西所以大發雷霆，還是因為有弱點的關係。因為觸及弱點，西才著火般大聲申斥。從那怒叫可聽得出他有掩飾自己弱點的意圖。他的言談舉止都小題大作。

對方是律師，課長也不可不謹慎。如被捉到說話的尾巴，準會受到反撲。這點，警察人員一向對律師這個職業的人有著某種鬱結。認為是好難纏的對手。

總之，跟西的晤面沒有觸及核心進入情況。如果對方是普通人，課長早就縱橫使用審訊的技巧，或威嚇或奉承，問出端倪了，可是對待西，這一套是一點兒也不行。

課長抱著沉重的心情走入刑事處長的辦公室。

「把出差北海道的倉橋副科長召至作並溫泉休憩的約定，西律師說是什麼時候談好的？」刑事處長大略聽取課長的報告後發問。

「西說是倉橋啓程出差北海道的兩三天前，在東京就說好的。據說二人講好要在東北的溫泉好好洗個澡。」課長照傳西的回話。

「西和倉橋是老朋友嗎？」

「這點也問過，西說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周圍的人不以為然。說他們二人沒要好到會同去泡溫泉的程度。」

「無論如何，倉橋是匆忙結束北海道的出差該去東北的。中止執行公務的預定日程去東北，所以必定有很重要的事要面商。這一點，西怎麼說？」

「那也深入問過。可是西滿不在乎。說什麼公務員的出差拘束很多，偶爾會找機會歇歇的，不論那一個公務員都那樣做，大家從不深究這等事情。」

「那麼，二人談話的內容呢？」

「只是一起喝酒而已，沒有談什麼。說是泡溫泉了，喝酒了，聊一陣無關緊要的事而已……總而言之，西盡在胡扯些無關痛癢的話。」

「怕只好放棄西了。」刑事處長似下結論地說，再不發一語。

「可是課長卻不死心。儘管刑事處長的「政治關係」是可理解的。可是課長這邊卻是追查砂糖瀆職案而正等待倉橋副科長的回京，要一舉開刀中央部的當口。在這當口，關鍵人物死了，課長說什麼也不甘心那麼輕易就放棄這個案子。」

儘管由於倉橋的猝然死亡而失去了掌握有力證據的線索了，可是偵查二課卻不甘心因此而放棄整個案子的搜證。說不乾脆也好，偵二課自有其倔強和執拗的地方。

課長走出刑事處長的房間返回二課，舉開二課的會議，結果瞭解到僅憑目前拘留的業者和大西股長，恐怕檢察官也下不了起訴的決定。因為證據薄弱難以維持公訴促成判決有罪，這是檢察官暗地裡透露的意見。

可是，偵二課雖然欲罷不能卻走投無路。走投無路的偵二課長最後抓住了一線生機；那是特地用農林省派出的車子去領取倉橋副科長屍體的山田事務官。

山田到了作並溫泉時，西律師還在旅社。山田也目擊過西的情況和屍體。更因為是倉橋剛死就趕到現場，所以山田知曉目前隱晦不明的事實真相也說不定。二課想到得從山田的說法來找出某些線索，並依據這個來作為究詰西律師的工具。這是二課開會所得到的結論。

不過，如果事前把來意告知山田的話，他恐怕會預先去請示上司。上司如果知道了，說不定對山田會有什麼指示。那就不好。這時際，偵二課想到的山田的上司，就是岡村福夫局長。

——某日黃昏，山田事務官下了班，一人慢步走向巴士站時，身旁突然出現服裝整齊的，公司職員般的男人二人。那二人彬彬有禮，邊點頭邊靠近過來。

「原諒我們的冒失，請問您是農林省的山田先生嗎？」

「是，是的……」

「是這樣的，我們是這等身分的人。」二人說著掏出了黑皮手冊，謙恭和藹地一鞠躬。山田面露驚色，對方卻面露微笑說：

「現在下班回家是吧？」

如不給看那黑皮手冊，二人那種必恭必敬的態度，倒會令山田以為常在省署的走廊兜轉的業者來邀請吃飯

冷眼旁觀

那天的山田事務官在規定時間的前一刻鐘就到辦公室。他差不多從沒有遲到過。在職二十五年，他始終是較規定時間早十分鐘或一刻鐘上班的勤奮的公務員。可是偶爾這個勤奮卻成為同僚們嘲笑的對象，勤奮和愚笨相通，所以只好規規矩矩準時上班嘛，同僚們背地裡這樣說他壞話。

那種壞話，山田老早就聽到過，可是，那也不過是開頭幾年有人說說而已。二十幾年來他保持一貫，人家也就不覺得奇怪；如今如果他趕規定時間上班，反而會被認為可能發生什麼事故了。

山田之早一刻鐘上班，並不是由於對工作的勤奮，也不是對工作有興趣的關係。只不過是忠實遵守者，初入農林省當時的直屬長官某局長對新進官吏說的，一般官吏一定要較規定時間大約早一刻鐘上班這個訓詞而已。就他而言，這卻成為習慣了。

對省署感到絕望是始於進入省署後的第七、八年。自從那時以來，對自己的工作就不再感到有意義。每有有資格者新進省署，他就教導實務處理的初階，如今經過他調教的總共有百人以上了。其中有的人當上局長、次官了。有的人離開省署去當代議士，正在政界好不威風。起初眼看著那些後進趕過他直上青雲，不免悵然若失並感到難堪。可是，曾幾何時，當他徹悟到那就是公家機關的結構，就再不會有情緒上的困擾了。相反地他卻變成完全的局外人。他覺得冷眼旁觀他

們爲著及早扶搖直上而展開醜陋的明爭暗鬥，是一種樂趣。

今天的山田樂趣盎然地坐到自己的辦公桌來。是規定時間的前一刻鐘。辦公廳裡的人稀稀落落地沒有幾個。

昨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被刑警二人叫住，就倉橋副科長的死亡給問這問那。他打算把這始末報告給岡村局長。他打算淡淡地把昨天受到刑警問話的事實，一五一十說出來。

本來是不想說的。可是畢竟那是跟省署有關係的事情，刑警二人的問話也問到岡村，所以後來覺得還是有報告給岡村知道的義務。

目前，在這糧食管理局，倉橋副科長的猝然死亡成爲熱門的話題。不，成爲農林省全體同仁的關心事。因爲不論何許人都認爲：倉橋的死亡強而有力地阻止了砂糖瀆職案的偵辦。

在砂糖瀆職案的揭發正不斷進展的階段，這局署和省署都籠罩著沉悶的氣氛。同僚們講話也是交頭接耳，好像是害怕著些什麼。可是，一經知道副科長死亡之後，搜證將再不會有進展，大家的話題也就集中於倉橋的猝然而死了。此際，同樣是悄悄話，卻變成好奇性的興味了。

山田事務官始終一貫是冷靜的旁觀者，也是忠實於命令的實務家。他邊忠實地執行上司的命令，邊不斷地以客觀眼光來看那檔子事。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個哲學家，人生觀察家。更且，這位觀察家抱持著以嘲諷的眼光來分析上司生態的科學家之態度；而這分析的態度也適用於自己身上的自我虐待者。

山田事務官就去科長那邊，說有話要跟岡村局長當面講。不論什麼場合他都遵守職級秩序的人，所以依職階先求得科長的諒解。

「有話？是那方面的事情呢？」由於這位老事務官要直接見局長，科長擔心的問。

「是這樣子的。昨天警視廳偵二課的人，在下班路上叫住了我，就倉橋副科長的死亡問我一些事情。我想把這經過向局長報告一下。」山田事務官瞄著科長的神色，心中覺得可笑，表情卻始終顯得一本正經。

「偵二課的人？」科長直覺得這可不得了似的緊張起來，急躁的問：「他們問些什麼呢？你是怎樣回答的呢？」

「我想，當面跟局長說比較好。因爲偵二課的質問裡頻頻出現局長的名字……」

山田事務官邊佯裝成柔順的部下，邊用溫和的理由來抵制科長的問話。他這態度就是他心中的嘲諷：我要吐露出來的消息，跟你這等人說也沒有用，想要聽，就跟我一起到局長室來聽我說好了。

「敢情是。」

既然要跟局長當面說，科長也就莫可奈何了。這位科長雖然受著岡村的照顧，卻畏縮岡村的古怪性格。動不動就被岡村怒斥的也就是這位科長。因此，沒敢說依照程序得先跟我這科長講。

「我現在就去問局長是不是方便。」

科長匆匆離席，獨自去局長室，而讓山田在那兒等。從這個舉止也可以看出科長對局長忠心耿耿及小題大做主義。山田在心中獨個兒莞爾一笑。

不久科長回來，重新傳達道：

「山田君，局長請。」

山田和科長一起進入局長室。岡村彎伏在大辦公桌正在逐一給裁決文件蓋章。從他的手勢看來，好像擔心著山田的報告。沒立即抬起頭來望這邊，那不過是佯裝沉著。

山田佇立約莫兩分鐘等著岡村抬頭。給文件蓋章告一段落之後，岡村始抬起蒼白的臉，指著一張椅子說：

「坐下來吧。」

然後他對科長給以銳利的一瞥，簡短的斥退道：

「你可以到那邊去。」

山田事務官沒有坐下來，就站在岡村局長跟前，敘述被警視廳偵二課的刑警質問的情形。

刑警特別重視西律師的存在。刑警曾經質問：山田去作並溫泉的梅屋旅社領取倉橋副科長的遺體時，西律師採取什麼態度？還有，西律師有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事情？山田繼續道，刑警還問這問那，比如說，有沒有看過倉橋副科長的遺體？如果看過，副科長是身體的那個部位受傷？還有，副科長級的人在地方突然死亡時，以往有沒有特地由省署派出運屍車去領取遺體的例子？如果這次的情形特殊，那麼，是那個上司發出派車命令的？

「嗯、嗯。」

岡村局長起初乖乖的聽著，不久就彎下腰從桌子的一旁取出威士忌，在山田面前注入玻璃杯開始咕嘟咕嘟的喝起來。

「那麼，你是怎樣回答的呢？」局長彷彿聽取部屬的工作進程報告一般的問。

「是的，我回答了刑警的問話。」山田事務官佇立著，手掌重疊在前頭輕彎著背說道：「西先生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話。我一到旅社，西先生就說，遠道趕來，辛苦了。此外也沒有受到什麼特別的指示。我就是這樣回答刑警的。」

「嗯。」

「就有沒有看到倉橋副科長的遺體這一點，我跟警視廳的人說，我在安放遺體棺木的房間燒過香，在那裡，西先生以及旅社的人也在場，對待死者非常鄭重……」

是一片謊話。那時棺木孤零零的被擺放在冷清清的一間房，連蠟燭也沒有點上火。

「就是這樣。西先生跟我說，倉橋君猝遭慘變，太可憐了；請看一看死者的臉吧；就打開棺蓋讓我拜死者。所以，我悄悄的窺視了一下，倉橋君簡直是睡覺一般面容安詳。頭部綁著繃帶，可以看出曾經受到十分周到的治療的痕跡。此外，沒發現到其他受傷的地方。我是這樣回答警視廳的人。」

這話也是編造的。實際上倉橋一臉繃帶只是微露出眼鼻而已；頭部頸部、頸

部全都綁著厚厚一層繃帶，烏黑的血跡也滲出繃帶上。而且，西只稍微挪開一下棺蓋，山田沒瞧清楚就又關上了。

「嗯，敢情是。」局長再注滿威士忌灌入嘴裡。

「就是這樣子，我跟警視廳的人說，就領取遺體一事沒有什麼特殊情況，西先生的照料可真是無微不至。還有，就省署派出運屍車這事，我是這樣回答的：那雖然沒有先例，可是這次是岡村局長悼念部下之餘，特發出派車的指示的……」

「辛苦了。」局長很難得的展露微笑慰問山田：「我不再三叮嚀了，這事可不要跟任何人說。」

這樣叮嚀之後，就囑咐山田退去。山田一鞠躬離開局長室。局長室的秘書小姐送他至門外。一介事務官獲女秘書送至門外的殊榮，除非這樣上局長室否則是絕對不可能有的。

山田事務官一回到辦公桌來，科長馬上請他過去。

「局長那邊還好吧？」被拒絕在場的科長憂心忡忡的問。

「心情還不錯。」

山田仍然一無表情。科長想問一些事情，可是望了山田的面孔，不敢啓口，只說句：

「辛苦了。」

稍後，科長急急忙忙上局長室去。

山田被局長叫去，這是辦公廳的人都知道的。還有，他為領取問題人物倉橋副科長的遺體而去過東北的溫泉鄉，那也是同事們全都知道的。局長請他去，不外乎是為著那檔子事，這也是大家可以想見的。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旁敲側擊地探問局長請他去為的是什麼事。

「不，不是那檔子事。」山田把一支菸用剪刀剪成兩截，邊裝入菸斗回答說：「局長只不過是說，想在庭院裡栽植茶花，要我代為介紹信譽好的園藝店。」

山田把剩下來的半截香菸，小心翼翼地放進菸盒裡，腦際裡浮現出「岡村局長，他想：「那個年輕傢伙，為著那檔子事怕十分著慌了。倉橋的死亡讓他鬆了一口氣，可是接著警方懷疑死因著手調查，他內心一定疑懼交加了。不過，警視廳的動向看來還是虎頭鼠尾。西雖然涉嫌，可是那個狡猾的律師不可能被抓到尾巴的。那年輕傢伙呀，這麼一來，前途樂觀，想必放下一百個心了。」

倉橋副科長的死亡有許許多多的不可思議的事。只要其中的一事洩露外部，整個案情就會急轉直下。

從局長室回來的科長把山田叫去，不叫去科長坐次而特地叫去不惹人眼的接待室。

「山田君，」科長用柔和的語調跟他商量起事情來：「關於倉橋君的遺族的事情，家庭猝遭變故，恐怕就在憂慮中過日子。所以我們想伸出援手；當前，想替倉橋太太找個有收入的工作……」

那天的下午約莫三點鐘，山田事務官乘公家的車子去目黑的公務員住宅區。

科長說，這也是局長的好意兒交給他五千圓現款。他用這錢在途中買了水果籃。

公務員住宅區是不同省署的官吏居住一起的社區。山田事務官特地把農林省的車子停在離社區相當遠的地方，下了車。在這樣的住宅區，只要有省署的車子停靠，就會惹起近鄰的主婦們的注意。山田是過來人，這點考慮是不會沒有的。

比如一到季節，「核奪利權的主管省署的官吏住處，就常見百貨公司的運貨車停靠。每一次目睹這運貨車，其他省署的官吏住宅的主婦們，就得備嚐羨慕、反感和嫉妒的滋味。在這個社區，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不一會兒就會成為話題，山田所以不願意把省署的車子停靠附近，就是為避免刺激近鄰的關係。

倉橋副科長家的玄關，跟先前貼出守制的字條時那樣，寂然關著。紙片散在附近一地。

「太太在家嗎？」

因為按鈴也沒有人應門，山田不得已出聲叫門。

儘管叫了門，裡頭有回音還是待了一段時間之後。玄關開出細縫露出臉來的是倉橋君的未亡人。未亡人當然認得守靈和葬禮時負責照亮的忙人山田。她，眼神急忙閃爍出光彩拉開了門。

進入客廳，互道寒暄。客廳裡盪漾著線香的香味。山田坐著移動雙膝靠近靈牌（因坐在榻榻米上的關係），燒了香。用黑緞帶裝飾起來的倉橋遺像展露著微笑。葬禮用的插花還留下好多好多。

未亡人一人在家，小孩不見人影。

一問，說是小孩上學去了；來住在一起的親戚過了初七也都剛回去。

山田依習俗說了一遍慰問的話之後，言歸正傳地開始道出來意。可是他本來就是不善言詞的人，也沒特地改變原來的語調。是好像在嘴裡細聲嘟囔一般的說法：

「局長和科長都對倉橋先生的遺族十分關心。所以今天，我奉局長的命令來拜訪，聽取太太的意向。率直地說，如果就此後的生活，太太有什麼計畫的話，不妨告訴我；如果目前沒有什麼明確的計畫的話，有些事情要跟太太商量一下。所以希望知道太太的意向。」

未亡人低垂的頭一直沒抬起來。把手帕摀在眼睛，泣聲絮絮叨叨地說，這次的不幸給官署添了麻煩，也多蒙大家的照顧，真多謝了。

山田知道：在倉橋副科長的葬禮上，有如對待殉職的官員那樣，省署致送了一筆多額的慰問金；局長及其他上司也有鉅額的奠儀交給未亡人。這是史無前例的。

山田事務官細聲跟倉橋副科長的未亡人說：「局長就是那樣很關心遺族的生活。所以，請原諒我進一步的相詢，請問太太有沒有找事情做的打算？」

「是的，只因為我先生去世，小孩的教育問題也得安排，所以覺得閒著過日子也不好。」

未亡人垂頭喪氣，快要四十歲的她，雖然肥胖，卻為生活操勞而顯得憔悴。她眼睛下面皺紋多，雙頰有黑斑。

「是嗎？那麼是不是有什麼適當的工作了？」

山田眼看這半老徐娘的寡婦，心中認為目前的不可能找到合適的事情做。讓她自己找，頂多是去當臨時女傭人，住宿於東家的傭人，再好也不過是去拉保險吧。別說她，連剛出學校的年輕小姐的工作領域，現在也逐漸變得越來越窄小了。

「我已開始請人家代為介紹，可是還沒有結果……」她瞄著擺放在雙膝上的自己的手指說。

「是嗎？……局長的意見是請妳到一家出版社上班，不知妳的意思怎麼樣？」

「出版社？」

她好像吃了一驚，倏地抬起頭來。可是，她的表情忽地出現希望的光輝。

「可是，那樣高級的工作崗位，我這等人可以勝任嗎？」

「那家出版社跟農林省有密切關係，所以這邊說話，可能就會答應的。尤其是局長出面關照一聲的話，我想那不會有問題的。」

「能夠在那樣的地方上班的話那最好沒有了。」

「是嗎？太太認為可以的話，我可馬上回去報告局長。」

「不過，出版社這種地方的工作怕很難吧。沒有學問恐怕不行吧？」

「當編輯的話，也許要有些資格條件，可是不必具備那種條件的工作崗位也應該有吧。一任局長去想辦法吧，他答應的事情嘛，不會有什麼不好的。」

「意想不到的帶來這麼好的消息，我好像是在做夢似的。」

她眼神可真像在做夢一般。想來，她本人也許曾找過一些地方，結果憬悟到只能當保險外務員或臨時女傭人吧。

「不過，薪水恐怕沒有期望的多。」

「……」

「可是我想可以跟出版社交涉，待遇的決定至少也得考慮小孩的教育費用。無論如何，是省署出面關說的，出版社諒必不敢「用沒來由的待遇來雇用太太的。」

「萬事拜託了。果真能那樣的話，實在太好，真可放心了。」面目憔悴的未亡人早已淚眼汪汪了。

「還有，這話千萬不可外洩。」山田事務官對倉橋副科長的未亡人補上一句：「周圍的人七嘴八舌地好麻煩嘛。」

未亡人聽著，深深地點了頭。聽了這話，她對亡夫服務的官署的美意，可銘感五內了。她認為，只有她自己受到特別的善後安排而感激無已。

實際上，這是只適用於倉橋副科長的例子。山田事務官十分瞭解這事情的來龍去脈。倉橋的死亡，就岡村局長而言，無疑地是夢寐難安的一件事。由於倉橋的死亡，高階層得救了；但那不是結果，而是為達成拯救高階層的目的而招致倉橋之死亡的；山田就是這麼認為。致使倉橋死亡的是西律師。而這西律師和高階層之間，暗地裡有默契。所以他們就假藉替未亡人斡旋就業來作為一種贖罪。

那家出版社就是跟農林省有密切關係的全國農業共榮組合。這共榮組合以農村婦女為對象發行有雜誌。「農友」就是那本雜誌的名稱；透過共榮組合，那雜

誌對全國發行相當龐大的份數。那是一本不刊載廣告，不做其他宣傳的最暢銷的雜誌。不過，因為得支付給全國共榮組合支部的佣金也相當的多。

從而，現在農林省的實力局長岡村福夫出面關說的話，縱使沒有缺，出版社也只好安插倉橋未亡人。如果拒絕，出版社害怕說不定農林省會故意為難些什麼。快要四十歲的沒有太多教養的未亡人，好歹能夠很快地在出版社找到工作，也就是因為有這層內幕的關係。

當然，未亡人在出版社的工作不會是在編輯部。八成也不會在營業部。可能是總務或某單位的工友一般的差使。儘管這樣，局長會囑咐出版社支付足夠生活的薪水的。說來沒什麼，岡村局長不啻是讓共榮組合來代為贖罪。而共榮組合卻不得不接受局長的安排，這也可以說是省署壓力圈內的外圍團體的弱點。

「還有一點，局長再三叮嚀，如果外部知道妳就要在那家出版社上班的話，說不定會有人來見妳，問妳一些事情，那時，請妳一定要斷然拒絕。怎麼也拒絕不了的時候，希望不要單獨跟他們見面，一定要先跟我連絡一下。馬上會派人來替妳護航。」

護航者，是變相的監視人。如果這位未亡人說出不讓說的話，那豈不糟糕。這是用意周到的岡村局長的深謀遠慮。

山田事務官一返回省署就向科長報告了：已對倉橋未亡人傳達了交代事項，及未亡人也非常高興地接受了省署的美意。

「那，辛苦了。」科長好像那主意是出自他自己一般大模大樣地點了點頭。」

山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工作是單調乏味的。可是，並不忙。不忙是唯一的好處。今天沒辦好明天辦，明天沒能辦好還有後天，即使特別賣力，上司也不會有什麼獎勵，退休年齡也不會延長。

在這個單調乏味的工作中，倉橋副科長的死亡，帶給他生活上的一些變化。比如去過東北溫泉、用省署的車子運屍回東京等，這臨時差使雖然不很有趣，可是坐辦公桌日復一日做著同樣工作的單調生活，卻藉此得到某些程度的調劑。這對他是新鮮的經驗。可是，這個再小沒有的刺激也告一段落了。此後的日子只有平淡無奇的工作纏住著他而已。

他從辦公廳下班回到家裡來。有他這把年紀，年輕人總是敬而遠之。沒有人會在歸途中邀他同去玩樂，也「沒有人找他閒聊。他獨個兒擠電車，回到方南町的陋屋來。

洗澡吃飯後。一臉的了無興趣，飯後看了一下電視，之後搬出棋盤，看著棋譜自己排石子。老婆在罵孩子。

山田邊依棋譜擺放石子，邊尋思著萬一自己死了，老婆不知要怎樣生活。退休金有多少早就知道了。距退休年齡還有五年。當然，薪水不足以拿來儲蓄。老婆說，要用退休金蓋間小公寓出租，靠那收入來維持生活。可是，到了那時候，物價高漲，別說蓋公寓，能不能完成自己住屋怕也成問題。」

這麼看來，倉橋還算幸福，至少他死後老婆的生活有保障。這是訪問未亡人的歸途想到的。這麼一來，為某種人犧牲生命也不壞嘛，他想。山田並不是特別

憐惜自己的老婆，不過想到自己死後老婆的生活蕭條時，總是無法釋然於懷。

由於局長照顧倉橋的未亡人十分周到，山田乃對倉橋的死因益形懷疑。尤以不論何許人訪問未亡人都不可以讓她單獨會面這個挖空心思的叮嚀，可就是有問題的證據。上司對倉橋的死亡。在害怕著些什麼？

「那個年輕傢伙……」山田自言自語咒罵起來。

岡村局長的蒼白的臉浮現在棋盤上面。

看似可能涉及農林省高階層的砂糖瀆職案，雷大雨小，無疾而終了。

第一個被捕的農林省糧食管理局第一處食品科的大西股長，處分不起訴，不過，業者那邊有三人以行賄罪嫌被起訴。

一方以行賄罪起訴，他方的受賄罪應該成立，這是常識；可是在這個案件，省署這邊卻變成沒有受賄的人了。檢察廳就是往往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表現。

但是謠傳卻也因此而引起。案子是因倉橋副科長的死亡而遭全面性的崩潰。警視廳偵二課滿懷信心著手揭發的這案子，卻因扇軸一般的人物的死亡而遭空中解體了。於是，據說警方爲了保持面子，好容易爭取到業者那邊起訴了三人。當然，涉嫌範圍比當初的預想後退許多，行賄金額也變得小了。加以起訴的檢察廳也認爲證據薄弱無力，擔心怕難獲判決有罪。說穿了，不過是勉強維持了偵辦這個案子的偵二課的面子和固執而已。

各報大肆報導這個業經解體的砂糖瀆職案。可是，那已經不是新聞。各報也用解說、短評或投書刊載有關這案子的記事。不論何許人都疑惑不解的是農林省的高階層全部安然無恙。可是，至少也得追究引起這個晦暗不明的事件的直接主管岡村局長的道義責任。新聞也好，雜誌也好都強調這一點。

省署內也開始出現謠傳。有說因輿論的關係，大臣似認爲調動岡村局長的位置勢在必行，誰都預想岡村局長被謫遷將是理所當然的事。

省署內的人事異動，一向很奇妙地未公佈前就常見洩露於一般官吏之間。而這個人事異動的流傳大多會變成事實。

這種省署內的流傳認爲岡村局長的謫遷八成跑不了啦。出入省署的新聞記者不可能漏掉這個情報。更何況，岡村局長是省署無出其右的著名人物。岡村跟實力大臣的關係密切，一向獨行己見、一意孤行。喜歡說壞話的人罵他三頭六臂、狐假虎威。試圖評價局長的人卻說，那不，實際上是他在暗地裡操縱著大臣。

的確資格老的其他局的局長也清楚岡村的胡作胡爲。他無視規定的上午九點的上班時間，而下午三點始出現於局長室，邊喝著威士忌邊怒責部下，這樣也從沒有人公開加以非議。次官只是皺皺眉頭，不敢說他一句。岡村是不久就要當上次官的人嘛。

不久，岡村的異動命令被公佈出來時，省署的官員們啞然無語。

岡村福夫從糧食管理局長轉任農地局長。是榮遷；農地局長是晉升次官的最有希望的局長。

這個人事命令的印刷品貼出來時，公佈欄前中小官員聚集一堆，大家瞪眼盯著「任農地局長」幾個字。

微微的長吁短嘆連連發生於聚集那裡的官員之間。

岡村福夫勢必被迫負責發生於糧食管理局內的砂糖瀆職案的行政責任；瀆職案雖得以未擴大而告結束，卻給一般社會帶來一團疑惑，就這點局長必須負起道義上的責任；現任大臣怕不處分岡村不行；這樣的傳聞這陣子的確甚囂塵上。那麼，「岡村如勢必被謫遷，其貶黜的程度如何也就成為大家的關心所在。因為大臣受著岡村的操縱，怕不能採取斷然的處置的關係。大臣對岡村的關愛，簡直令人不忍卒睹。局長之中沒有一人能像岡村那樣隨心所欲，任所欲為。

不錯，由於這瀆職案的發生，岡村被趕出了糧食管理局長的寶座。可是，坐過去的位置是誰也沒有預期過的榮遷。這使得大家目瞪口呆，啞然無語。

人事命令一出來，岡村就立即召集全體屬員於大會議室，向大家辭別。

平時對部下頤指氣使的他，今天卻至為和善。當然，表面上還是負起瀆職案的責任而被調動的，所以沒有露出榮遷應有的笑容來。

「像我這種任性的人能夠沒有什麼大過錯待在這糧食管理局，完全是憑仗各位的寬容和同情的關係。真不知怎樣感謝各位才好。特別是在我任內發生有損聲譽的事件，實在令人扼腕，遺憾萬分。站在監督位置的我，實在十分慚愧。而且，由於我監督不周，以致給各位添加一些麻煩，一併在這裡深致歉意……」

岡村局長這樣道告別詞。屬員個個垂頭聆聽著。可是，每個人臉上都浮現出這下子天下太平了的神色。就從現在起，解除了這個乖戾的局長的桎梏了。再不必面對著跟酒瘋無二致的那個蒼白的臉而挨受責罵了，再不會有因他在高興的時間才來上班，而得伴隨他做夜間作業了。所以，當資格最老的一位處長代表大家致拍馬屁的答辭時，大家心裡發毛，真想要喝倒彩。

可是，就各個處長來說，還得多恭維岡村局長才行。因為農地局長是省署內最榮耀的位置，說不定有一天處長們會被調至他屬下的位置嘛。不，即使不被調至他屬下，只要農地局長肯關照，升官是指日可期，相反地如得罪了他，此後有怎樣的悲慘遭遇將是難以預料的。

「就是這樣，我們這等位置的人最悠閒自在。」山田事務官回到自己的辦公桌跟同僚說，而呵呵地笑出聲來。

岡村轉任農地局長；前任的農地局長「下凡」去當民營的肥料公司的董事。這個前任局長跟現任大臣不太合得來，大家早預料會退出公職。儘管如此，能夠出去當肥料公司董事來收場，那是有農林省這個整個機構的威力的關係。據說現任次官出面斡旋了這事，即使不討大臣喜歡的局長，還是不好把他排擠至不體面的地方去。因為那樣的話，對此後的退休者會有不好影響的。

接著公佈了他屬下的四、五個高級官員的異動。可是沒有大異動。

無論如何，那些異動是遠離山田事務官這等人的世界裡的事。誰要如何異動，跟山田是沒什麼相干的。直至退休，他會被綁在目前的椅子上。就這點來說，山田不致於為榮遷或謫遷而得備嘗喜「怒哀樂，他可以靜靜地坐在觀眾席上觀賞別人的演戲。

這不只是山田一人，省署內的七、八成就是這等人。經常有異動的是那些有

資格者。

到了下班時間，山田收拾了桌子拎起皮包走出玄關。皮包裡沒裝什麼像樣的文件。裝的是上下班要在電車裡看的週刊雜誌、寄給省署的贈閱雜誌、還有今晨在車站買的體育新聞。

有人從後面拍他肩頭。回頭一看，有個戴眼鏡的圓臉的男人向他堆著笑臉。似曾相識的人。看了遞過來名片，才想起了是常在省署的走廊看到過的R報的記者。他叫做川邊。

雖然面熟，可是山田這等人直接跟新聞記者沒有啥事，所以連名字也不曾知道。對方也初見面一般遞過來名片。這種新聞記者通常在科長級以上階層「的地方才有事情辦。

「經常從旁見過山田先生，可是錯過機會沒問候。」新聞記者說客套話。

「哦。」山田猜不著對方的來意。

「耽誤一點兒時間，喝茶去好嗎？」記者邀請他。

「是的。」

山田雖沒有拒絕，但還是不明白請他喝茶的理由。這位記者是經常取材農業政策的記事而駐農林省的。從山田看來，那種高階層的農業行政的決策方面的事情，是遠在天邊的東西。

「是這樣，絕不會浪費您太多的時間，一會兒就行了。」川邊用新聞記者生性的隨便和強制的態度說。

記者的疑問

新聞記者把山田帶進虎之門的中華料理店。那是家不很高級的菜館，可是突然帶人到這種場所來請客的新聞記者，總是有其用意的。

山田一方面提高警覺，一方面對對方將要探詢的事情感到興趣。記者自己小巧小智地叫菜叫啤酒而顯得興致勃勃。

「家住那兒？」記者招呼著問。又說：「每天上下班擠電車很辛苦吧。星期天玩高爾夫球去嗎？」這種肉麻兮兮恭維的話。

二人閒聊了喝乾一瓶啤酒的工夫之後，記者說：

「可是，最近岡村局長好容易被調動，轉任農地局長，卻是出乎意外的榮遷嘛。」

岡村是山田的直屬長官，記者扯出這個話題，當然不奇怪。可是，山田還是警覺到他觸及本題來了。

「岡村是明快果斷的人，將來當上次官沒問題吧。不算退休年齡，辭去官署，去當代議士也說不定。他跟政黨有連繫，憑藉那關係籌措金錢也很方便嘛。」記者繼續說，不過這話是開場白而已。

當山田連續喝上五、六杯啤酒，忙不迭地把中華料理送進肚子裡時，也就不知不覺地心情舒暢起來。記者看在眼裡，於是說：

「說起來，山田先生，聽說您爲了領回亡故的倉橋副科長的遺體，到過仙臺那個遙遠的地方去，可真辛苦了。」

山田雖微醉，但一如所料對方道出本題所在，不由地抿嘴一笑。

「怎麼樣，就倉橋副科長的死亡有許多謠傳喲！山田先生親眼看過倉橋先生的遺體吧？」

如果是往常的山田，當即答道，不，沒看過遺體，那已經收入棺木裡了嘛，我只是負責把遺體護送至東京而已。然而現在山田是陶然微醉，心情奇佳的時候，不由興起稍加戲弄這個新聞記者的淘氣心。

「是的，看過遺體。」山田答道並深深地點一下頭。

「噢，還是看過了。」新聞記者以爲機會稍縱即逝，立即給山田的杯子注滿啤酒，眼中閃現光彩問：「那麼，是怎麼個樣子？」

「那該怎麼說呢？」

「就是說，是這樣子的，聽說倉橋先生是從崖頂跌落受傷致死的，那麼，遺體是遍體鱗傷是吧？」

「我看到遺體時，已被繃帶包紮起來，只露出顏面，所以受傷的程度一點兒也分辨不出來啦。」

「噢，只露出顏面呀。那麼頭部、雙頰、脖子、肩膀全身都是傷是吧？」

新聞記者未敢公然拿出小筆記簿，不過神色顯示出要好好地記住山田就要說的話。

川邊這人是一流報社的社會記者。山田不敢太簡慢，另一方面卻也小心翼翼地提防著他。

川邊就倉橋副科長的遺體狀況發出很詳細的質問之後，邊看著記事小冊跟山田說：

「當地醫師的死亡診斷書是寫成這樣的。」

對於報社的調查已經到達那個地方，山田不免吃了一驚。可是仔細一想，這實在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既然知道找到我山田來探聽消息，報社必定早就透過其組織做好充分的預備調查了。山田現出好像頭一次聽到載於死亡診斷書的受傷部位一般的神色，吃了一驚似地說：

「噢，敢情是。」

「聽說倉橋副科長跟西律師同住一家旅社，他們二人是什麼關係呢？」記者問。

「那，我不很清楚，跟倉橋君有私交的吧。可不是出差的回途上二人偶然在那個溫泉碰上的嗎？」

聽著山田這樣回答，記者的唇邊露出一絲微笑。

「依我所知，西先生在農林省的高階層有許多朋友。新調任的農地局長岡村先生也是他的朋友之一。……我們走在省署的走廊上常看到過西先生的進進出出，可是根據調查，西先生和倉橋先生似乎平常並沒有什麼來往。」

「……」

「那是因爲，正如剛才提到的那樣，西先生跟局長級的有來往，可是跟副科長級的人那就差不多沒有什麼瓜葛的。這樣的西先生爲要跟倉橋先生見面特地跑去東北的溫泉，那可不是好不尋常嗎？山田先生，您知道這之間的來龍去脈吧？」

對方是駐農林省的記者，很清楚省署的人事和情況，他說的話一點兒也沒有錯。

「那，這之間的事情我不清楚。」

「可是，您去領取倉橋先生的遺體時，西先生可不是就在那家旅社嗎？」

「是的，就在那裡。」

「那時的西先生是怎麼一個樣子？」

「也沒有什麼……」

「是嗎？可是您是去領取遺體的嘛，那是直接受到那一個上司的囑咐去的呢？」

新聞記者不說受到誰的命令，而說成受到那一個上司的囑咐。

「那是呀，是局裡的總務科長，那種事是總務科長份內的事。」

「那可就奇怪了，我問過總務科長，他卻說毫不知情喲。他還說山田君可能是直接受到局長的指示去的。」

「……」

山田事務官一時語塞。可是，儘管記者那麼說了，山田卻不可以承認就是那樣沒錯。

「不，那是總務科長的記憶錯誤。我是直接奉科長的命令去的嘛。」他對眼神現出疑惑的記者說：「官署的命令系統是有次序的。我們這等人不可能跳過科長、處長而突然直接受到局長的指示的。那是絕對不會有的。」

「可真是那樣嗎？」新聞記者含笑說：「站在您立場，敢情那樣說是當然不過的事，那就算了。」

於是記者改變另一個話題來。

「目前的謠傳是，好不容易才著火的瀆職案，卻由於倉橋副科長的死亡而一下子就被撲滅了。所以，倉橋副科長的猝然死亡，對於一干關係人來說，可不就是救世主嗎？」

「那種事情我絲毫不知情。」

「況且，倉橋副科長也死得離奇。說不定那不是被公佈那樣的故事死亡，而是施加外力致死的，就是有這樣的流長蜚短嘛。這之間的事情，向實際看過遺體的您探詢的話，真相必可大白，所以就這樣請問您……」

「絕對沒有那類事情。就倉橋副科長的死亡，我也很詳細地問過旅社的人。倉橋自己大清早沒說一聲就溜出房間，到那溪流邊去散步。然而那個地方是著名的晨霧發生地，由於濃霧看不清腳底下，所以失足從那個懸崖跌落溪流，招致死亡的。」

「可是呀，依據現地的調查，倉橋副科長離開房間走往外面之後，西律師也馬上走著同樣一條路出去了。這情況也可以解釋成西先生是跟在倉橋先生的後頭

出去的。」

新聞記者可能是動員了當地的通信員，向旅社打聽過的樣子，山田無意責備旅社方面的輕率的說法，儘管西囑咐過他們保密。山田倒認為只要對自己沒有影響，最好惹出亂子來。可是，現在是自己直接受著新聞記者的採訪，他心想，線索如從自己的口出而火勢大起的話那就不好。

「我從沒聽過那樣的說法，那天早晨西先生是不是跟在倉橋君後頭出去，那是我從未與聞的事情。」

「是嗎？那麼，請告訴我一件事。我們為採訪這件事情，想跟倉橋先生的未亡人見面，我們認為有必要聽聽倉橋太太的說法。然而她無論如何都不肯見我們。如果一定要見面，倉橋太太說那就得要有官員的陪同才行。我們只是想聽一聽她私人的講話，那又為什麼要有官員陪同才行呢？」

山田不能從正面肯定記者的說法。他曾遵從岡村局長的吩咐，的確把那些話傳達給未亡人。當然，那是得對新聞記者保密的。

「那我就不懂了，我從不知道有那種事情。」山田對記者的質疑裝蒜。

「在農林省，每要跟亡故官員的遺族會面時，就得要有現職官員的陪同才行嗎？有那種慣例嗎？」新聞記者故意為難地追問。

「當然沒有那一回事，不，不可能有那種事。農林省沒有干涉那種事的權利嘛。如果有那種謠傳，那是憑空捏造，毫無根據的流言。」

「不，那不是謠傳，實際上我跟倉橋未亡人會面時，就有股長或者是次一級的官員坐在她身旁護航。」

「哦，您？」

山田有些著慌了。想不到這個新聞記者已經見過倉橋未亡人了。

「那不是謠言。我想問問倉橋先生的事情，所以向他未亡人請求見面，然而未亡人都說，無論如何沒有省署的諒解的話，是不能說什麼的。在約定的日子造訪她，她左右兩邊端坐著好像監視人模樣的官員二人嘛，那才令人詫異不置了。」

「……」

「當我就倉橋先生的東北旅行，在那邊跟誰見過面，事故死亡的前後情況等探問的時候，太太每看著兩旁官員的臉色，豈止是這樣，起初是看著官員的神色回答，後來太太也大膽起來，乾脆商詢官員，對於剛才的質問「得怎麼回答才好，是這樣子的。」

「……」

「旁邊的官員起初還算客氣，默不講話。後來就那「是這樣回答比較好，比較安全，這樣明確發出指示了。我大大吃了一驚。」

「……」

「而且一問到重點所在，太太就說，那不清楚，那不知道。這也是跟兩邊的官員洽商的結果喲。」

「……」

「聽說，目前太太在出版社上班，她找的這工作，據說也是農林省介紹的，

沒錯吧。據說，那間出版社用相當高的薪水僱用了太太，那家出版社跟農林省的關係很深，所以受到有形無形的壓迫才那樣做的是吧。怎麼樣？山田先生認為呢？」

新聞記者對山田事務官的質問執拗地繼續下去。

「怎麼樣，山田先生？不覺得奇怪嗎？倉橋副科長是從崖頂失足跌落一片石頭堆的溪流招致死亡的，可以說——這麼說也許不好聽，是自己不小心而招惹的事故死亡，請問，可不是嗎？」

「沒有錯。」山田點點頭。他的表情跟心中的想法完全兩樣。

「既然是那樣，為什麼跟未亡人講話，就得有農林省的官員在旁擔任監視人？」

「他們不是什麼監視人吧。也許跟您們新聞記者見面、講話，太太自己覺得不放心的關係吧。」

「不放心？是對那一類事情覺得不放心呢？」

「那，我不清楚倉橋君的太太的心情；可能是初次會見新聞記者，不由得有點兒膽怯也說不定。」

「沒有這道理，」新聞記者沒好氣地說：「那位太太不是懦弱的人，不管怎麼樣，對於我的質問，含著笑若無其事地跟旁邊的官員商詢那個問話怎麼回答才好，看她那個樣子，活像是在模倣電視明星的會見記者嘛。」

「真的？」山田笑出聲來。

「當然是真的！看她那個樣子，未亡人似乎因為自己身後有農林省這個後臺老闆在撐腰而顯得好自在喲。她的神態就是那樣子嘛。」

「那是沒有的事，是您神經過敏。」

「那麼，山田先生，讓我來說出證據好嗎？」新聞記者瞄著山田的臉說。

「我找過倉橋先生的小孩的同學。是國中二年級的女生。根據那女孩子的講話，倉橋先生的小孩自誇說：她爸爸死後，局長先生以及農林省的『偉人』和政治人物送給她家好多金錢；她媽媽、她和弟弟不做什麼事也可以生活十年那樣的許多金錢。」

「……」

「並且還說，政治人物和局長們跟她媽媽有個約定：小孩二人的大學教育費用以及她自己，就是倉橋先生的女兒，將來出嫁的費用也要特別給以支援。反正這些話是她媽媽告訴她的吧。」

「……」

「小孩是正直的。對小孩也得派人監視才行呀，這點農林省的考慮有欠周到了。那麼，山田先生，對自己不小心招致死亡的倉橋君的遺族，政治人物和農林省的局長們為什麼一直施以這樣萬分周到的同情措置呢？」

第二天，山田事務官一到辦公廳，就把昨日新聞記者說的話告訴總務科長。當然，沒有一五一十都說出來。跟科長說的話沒有和盤托出的必要。對科長只給

以足以促其緊急報告岡村局長的刺激就行。」

「看來報社好像爲採訪這事件正在大肆活動。」

山田用慣常的好像獨個兒在嘟囔般的低言悄語說。夸夸而談反不如山田這樣一無表情的表現方法來得有效果。

總務科長馬上出去，似乎是要把這話傳給如今已不同局的前任局長岡村。他一回來，就把山田叫去：

「你，請來一下。」

科長請山田去農地局的會客室。

那裡是窄小的會客室，是不太惹眼的地方。岡村調來農地局之後，不再傍晚才上班了。也許意識到自己已上了直上青雲的坦途大道，多少改變作風了。可是步入會客室的岡村的臉依然蒼白，還是散發著酒氣。山田在這位如今已不是直屬上司的面前，還是感到一股威壓。暗地裡不管怎麼說他壞話，面對著他，一顆心就萎縮起來。

岡村就新聞記者「捕捉」了山田的事情，「言簡意賅地發出質問。岡村不時搖晃上身，不停地吞雲吐霧，盡量假裝著沒把它當做一回事，可是山田倒十分清楚岡村的心中益形憂急。

當山田的話提到新聞記者採訪倉橋未亡人時有農林省官員在旁監視、和倉橋的孩子跟學校的同學說農林省的高階層給她家一筆鉅額的援助金時，岡村不由地變成容色焦急。這兩點，山田沒跟科長提過，所以在旁聽著的科長驚異不置。

岡村想多問一些事情，可是或許認爲總務科長在旁不大好，乃囑咐科長離座。

「那麼，看來報社是不是活動得相當厲害了？」一經只剩下二人，岡村就斜視著山田問。

「是的，我有那種感覺。您看，也找著我這等人來問話嘛。」

「你沒有說出太多的話吧。」

「那當然，不論問了什麼，我都說不知道。」

岡村還發出兩三個質問之後，叮嚀這事不論對任何人都要保密而讓山田離去。

當天晚上，山田在家愉快地喝了睽違很久的晚酌。他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覺得痛快。那個案子會不會被公開討論，得看今後的報社的動向了。他心想：看情形的發展，對報社的人洩露一些消息並無不可。

「就是要那個年輕傢伙著慌。」他在心中自言自語。這時他心花怒放。

數天的時間過去。

山田總以爲那個叫做川邊的新聞記者，既然東奔西跑地在採訪砂糖瀆職案，那麼不久報刊就會出現一些新聞。

然而，儘管細讀每天的各報，有關那案子的記事卻一行也沒有。砂糖瀆職的「砂」字一字也找不到。早些日子，當那個瀆職案子彈指可破之時，曾經大書特書的報刊，如今卻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了。

山田心中想過：那個叫做川邊的新聞記者再出現的話，不妨洩露一些消息，

進一步鼓動他一下。然而那個記者就是一直沒有來。不僅不來，他的影子就是突然從農林省署內消失不見了。心中正覺得奇怪時，在走廊擦肩而過的兩個男人認出山田而叫住了他。

「啊，山田先生。」

叫住他的年紀較大的一人，戴著某家報社的無緣帽，這人是山田也似曾相識的新聞記者。

「這位是這次加入省署記者俱樂部的小池君，請多指教。」他介紹了看來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年輕記者。

「川邊君怎麼不見了？」山田問。

「他改調校對部了。」年輕記者答，並且好像自言自語一般地說：「不久他會找個時間來辭行的。」

山田事務官心想：川邊突然改調校對部，恐怕跟採訪瀆職案有關係。報社的校對部，說起來應該是第一線的新聞記者引退後的去處。這個突然的改調是意味著什麼呢？那個川邊是探求心強烈，近來少見精力旺盛的記者。然而反被調離駐農林省的職務；不消說，那不是由於工作不力的緣故，而八成是工作太賣力的結果。

山田返回自己辦公桌之後，這樣那樣地加以揣測，認為那個記者八成也到西那裡去採訪過。因為記者握有相當份量的資料，對西的質問必定會打中要害。於是，西急急忙忙連絡了岡村局長也說不定。

想來是岡村趕忙對那家報社施加壓力，促使中止採訪，並促使調走駐農林省的那個川邊記者的。當然，這等事情，即使岡村是省署內無出其右的實力局長也罷，也不可能是他單獨一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八成是岡村告知有關係的政治人物，而透過那個政治人物對報社的高階層施加壓力的。

在省署內被低聲悄語渲染一陣子的砂糖瀆職的傳言，已經完全消失的某一天。

山田事務官看到倉橋副科長的未亡人來到省署而進入處長室。她先到服務臺，但帶她去處長室的是次官。從山田的座位側視就可看到處長室。山田起初沒發覺到她是倉橋的未亡人。因為她變得年輕，簡直判若兩人。跟她穿著洋裝也有關係。新定做的淺灰色套裝，十分適合她的身材，映入眼簾的她的個子也長高了穿著高跟鞋的那高度。她摩登得令人側目。怎麼看也看不出，這個女人就是先前喪夫而哭腫了眼睛的那個生活落魄的倉橋的老婆。

頗覺意外的不只是山田，周圍的同事們也都不由地面面相覷。倉橋的妻子完全蛻變成雜誌記者了。

她在處長室逗留約莫半個鐘頭。她要離去時不忘對那兒的科員們含笑點頭。她的頭髮、面孔完全是判若兩人。

科員們以為她來到處長室，是為亡故的丈夫來道謝的，不消說，榮遷的岡村農地局長那裡，她一定先去過了。

「看樣子，爲老婆著想，先生也許趁早死掉的好！」大家這樣談論起來：

「活了一把年紀的丈夫先死的話，老婆也一把年紀再派不上用場，日子可悲傷喲。倉橋的太太是三十幾歲吧，還可以有第二個人生。想到老婆的將來，我們長壽反不如短命來得會討老婆高興也說不定。」

倉橋未亡人可能拿到相當多的金錢。那不只是倉橋的退休金，還有特別募捐的基金。基金是因他的死亡而得救的「有志一同」的「好意」。名目是小孩的教育費用，當然可以視爲是因他的死亡而得以挽救了名節的人的謝禮。未亡人的打扮、新職業，也都是那些人致送的報酬。

經過兩三天之後，主任來到山田這邊，悄聲說：

「山田君，你就加入一份人壽保險吧。金額多寡都沒關係。」

「我家收支相抵，再沒有餘裕負擔帳款了。當然，如果知道我會像倉橋君那樣短命的話，那我會樂意多多增加保險的。」山田君打算藉開玩笑加以婉拒，然而，

「就是，就是關於那個倉橋的未亡人的事情呀。」主任卻接應著：「倉橋君的太太目前兼做保險的外務員，上面有交代，就看跟倉橋君的情誼的份上，希望大家多少也要參加一點。」

「倉橋君的太太不是在出版社上班嗎？」

「出版社的薪水少，未亡人只好兼差了。所以，請大家加入保險來幫助她。……不瞞你說，這是岡村局長交代下來的。」

山田事務官對倉橋未亡人兼差拉保險先是感到意外，接著聽到岡村局長指示屬員們加入她的保險，更覺得訝異。

不管是那個家庭，對於加入人壽保險早就出盡全力了，幾乎沒有餘裕再增加每月的保險費。山田也受到各種各樣的關係人物的勸誘投保，一直爲著拒絕加入而憑添不少麻煩。然而，這次一聽到拉保險乃是出自岡村的意思，他就覺得那很不好意思拒絕。當然那不是強制的。可是如果那是上司的勸誘的話，那就只好不買帳。

因爲他人加入，自己不加入，會被認爲是對上司有什麼不滿。大有可能被目爲異端，受到排擠。那才是可怕的。

可以說，岡村局長是爲返報亡故的倉橋之恩惠，而利用著那個官僚組織。他的勸誘，無疑地屬下的人會當做一種命令而加以接受。表面上那絕不是強制，是出自各人的自由意志，可是屬下的人卻不是那樣來理解的。每一個人內心儘管不滿，但一定還是擠出笑臉，踴躍加入倉橋的未亡人拉的保險。

「近日內倉橋君的太太會直接找你說明並辦理手續，請多多給以支援，先謝謝了。」

替岡村來拉保險的這人道謝後就起身往別人那兒去。他這樣繞著辦公廳一個一個地勸誘，他就是這樣把岡村的拜託當做工作上的義務，實在也真辛苦了。

山田事務官一回到家裡來，就把這事告訴妻子。果然妻子表情嚴重。

「再沒有多餘的錢啦。再增加開支，不借錢怎麼過日子。」

「沒辦法，科裡的人可能全都會加入嘛。加入最小額的也就算盡情義了。」山田這樣說服妻子。

「即使是最小額的，還是得為著那小額節衣縮食喲。而且保險費是窮年累月要繳付很久，那怎麼受得了。」妻子止不住發起牢騷來。」

「不得已嘛，那麼就這樣子好啦，我的零用錢也好，香菸錢也好，就任妳減吧。這也是對省署盡情義嘛。」

「倉橋先生的太太好幸福。……」妻嘆息一聲，說：「倉橋先生死去的時候，收到好多的奠儀，省署的介紹找到好差使；這次兼差拉保險，局長先生也照顧備至。比先生活著的時候，日子過得好得太多了。一定會剩下很多錢來的。」

山田一句話沒的說。他想到自己得節省香菸錢去升高倉橋未亡人拉保險的成績，就一肚子氣。

第二天，山田在辦公廳受到倉橋未亡人的訪問。現在已是保險公司的外務員的她，冠冕堂皇地把山田請來外客休息室。

「一直受到您的照顧，真多謝。」

未亡人含笑打招呼，那舉止跟從前判若兩樣，已完全變成夠格的女外務員。打扮、服飾都是華麗的，看來年輕了五、六歲。而且，她把保險外務員特有的職業上的恭維話發揮得幾乎惹人生厭。

這女人就是丈夫亡故當時，悲慟欲絕，愁傷得眼眶生黑圈的那女人嗎？儘管那是生活環境有了變化的關係，山田方才醒悟到人就是那樣會瞬時豹變的動物。

「我在給各位添加麻煩。」

說著，倉橋未亡人很快地從手裡的女用手提包取出人壽保險的小冊子等文件。其中有保險費和保險類的一覽表。

「就是一如寫在這兒的說明，加入了人壽保險的話，不知太太會怎樣地高興喲！如果知道倉橋會那樣早離開世間的話，我早增加保險額就好了。現在我好後悔喲！有那經驗，現在勸各位先生加入保險，就我來說，毋寧是一種義務。」

她說得圓滑流利。她這話不知已向勸誘的對方反覆說了多少遍。山田這一科，加入的科員應該不下二、三十人。

她說這話，一點兒也沒有膽怯之意。一開始就採取對方一定加入的高姿勢。不消說，她知道岡村局長早就發出指示；也知道科員不論何許人都不敢違反那指示。她的勸誘保險，就好像在施恩惠，也好像是在要求履行義務。

山田沒敢加以抵制。肚子裡儘管冒火，但上司既然有那意思，他就只好屈服了。能做出的最大的抵制是把契約金額限制於最小額數而已。

「說起來，妳也知道的，薪水少、小孩的教育費用也要花好多，所以實在勻不出多餘的錢。所以，就用這邊的這個金額就饒了我吧。」山田邊感到自卑地說。

「那是我十分清楚的事情。可是，就是剛才說明的那樣，多保一些金額，太太不知會怎樣感謝您哪！這是爲了太太和孩子嘛。」

未亡人含著笑，而且用客套的口吻直逼山田。山田不由覺得自己正在被肯定，將會比老婆先死——

價值交換

局長級的人之中，有一人最近要退休。

是蠶絲局長的渡部俊二這人。他是局長之中年紀最大的。儘管他屆滿規定的退休年齡還有數年；可是省署的人事，常見不等退休年齡就解除局長職務而外放出去。那是當事人的願望，也是省署人事安排上的方便。所謂的當事人的願望，比如說，也有人辭去官職而去被提名為代議士候選人。那樣時候，他通常在官僚時代就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密切，得到那個政治人物的支援，分得某縣市的地盤，而在那兒被提名為候選人。

如果外放是省署為了人事安排上的方便，那麼不消說，提前退休的那個官僚的出路是省署替他從中斡旋的。就農林省而言，要求外圍團體或關係企業安插退休官僚是輕而易舉的事。蠶絲局長渡部內定將被外放出去填補某大酪農公司的董事缺。蠶絲局長跟酪農公司沒有絲毫關係。能夠安插官僚進入沒有關係的機構，算是行政機關對民間公司的支配力量的展現。

渡部蠶絲局長的後任，預定從省署內的處長提升。實際上是為著提升那個處長才決定蠶絲局長的退休。處長是現任農林大臣的遠親，大家預料他遲早會比誰都爬升得快。

對於這種人事關係，山田事務官一向不關心。那好像是雲霄上的事情，跟他一丁點兒關係都沒有。人，對於不是發生自己身邊的事，總是缺乏真實感。蠶絲局長要出去當酪農公司的董事也好，那個處長會升上局長也好，那種波浪的起伏怎麼也影響不到他。

可是，對於他人的升遷，誰都是有興趣的。在飯廳，這個內定的人事安排，成為大家低聲悄語的話題。

就在這個當口。」

山田從省署的傳言中知道了西律師被警視廳傳去問話，那雲霄上的人事安排遠比不上這事來得靠近身邊；對這事他也有興趣。

西被傳喚，但不是被逮捕，似乎只是傳去作參考性問話而已。可是，山田心中早已認為那案子已經終止偵查，所以這新聞對他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靂。警視廳要得，還不死心嘛，他想。

不消說，西的被傳喚，跟倉橋副科長的離奇死亡有著關係。倉橋之死不是單純一個人的離奇死亡。死亡之背後，關聯著砂糖進口的大瀆職案。警視廳的目的，毋寧說，似乎是要重新挖掘因倉橋副科長的死亡而潰敗了的瀆職案。

這次警視廳是很認真的，視之突然傳喚西律師一事也可以想見。從前的調查止於行賄的業者和受賄的股長和副科長，沒有波及到西律師的身邊。這次不同了，看來警視廳掌握了確定不移的證據也說不定。

山田心中替警視廳叫好。警視廳一度佯裝撤退，實際上是執拗地，一步一步地在搜證。既然傳喚了老奸巨猾的西，警視廳手中必定握有足以制服他的有力證

據。

山田那一天鎮日可樂了。

由於警視廳重新部署偵查，農林省乃發生動搖。那在山田事務官的眼睛裡也看得一清二楚。處長和科長都心不在焉。現任局長是跟案件沒有關聯，可是轉任農地局長的岡村是漩渦中的人物，他一定是坐立不安了。尤其是西律師被傳喚，他諒必是驚慌得可以了。岡村外表上氣度豁達，其實是膽小怯懦的人。這一點其他人都錯估了他，只有山田是例外。

因為岡村有實力大臣撐腰，有恃無恐，自以為頭腦靈敏，手腕俐落，於是一意孤行，目無法紀。這在旁人看來，視之為一個官僚，誠然是與眾不同。實際上岡村是比誰都色厲內荏的官僚，這常常跟隨他巡迴地方的山田最清楚不過。高級官僚在省署很少會暴露其本性，可是在旅途，不由精神鬆懈而會露出馬腳。

在省署的這裡那裡，警視廳的搜證再度成為大眾竊竊私語的話題。危機一度成為過去而再度發生時，會帶給善為想像的人，上次所無可比擬的嚴肅和認真。案子剛被揭發時，因為沒法預想搜證會進展至什麼程度，所以儘管確乎激起了情感的波動，但那卻是沒有密度。然而這次，雖然聲勢沒有上次來得大，卻帶來一股令人生懼的沉悶氣氛。

不過，山田只是跟那個案子多少沾點邊而已。他始終一貫從不失去旁觀者的立場。不，因為沾點兒邊的關係，反而比絲毫無關的人有興趣。可是，無論案子如何有進展，山田自己絕不致於被捲入案子的漩渦裡去。

當屬官有多年的山田，養成了一種習性。那是喜歡他人發生不幸，不喜他人的幸福。況且，這次的對方是岡村。山田被這個局長頤指氣使，而曾一次又一次地逆來順受過。警視廳願意替他報仇的話，那是最好不過的事。

山田辦公時也覺得快活。但在這省署裡還有一個人，不受這沉悶氣氛的感染也顯得好快活的人。他是這次決定退休，內定就要就任外圍企業的董事的渡部蠶絲局長。他目前只是在等著兩週後的正式的人事命令的公佈。工作移交差不多辦好了，如今每天無所事事。

蠶絲局長雖然就要下放到關係公司去，可是將來以那家公司的董事身分，無疑地將擔負起農林省和那家公司之間的管道任務。薪水也看著這份利益上，公司方面一定會給予破格的待遇。收入至少會比做官時的薪水多一倍以上。更且當了董事就不會有什麼退休年齡。

「什麼都替上級設想周到。」山田回到家就跟老婆發牢騷：「我到了退休年齡時，怕不會有什麼機構撿我這個人去的。能夠找到業者的約雇職員算是好的了。那薪水也不過是目前的三分之一吧。怎麼說也是老人的新職嘛；可是，同樣是老人的新職，局長級的就大不相同。這組織的結構，徹頭徹尾對上級的人都有好處。」

警視廳偵二課再度逮捕了以前拘留後釋放的業者那邊的兩個董事。

說起業者的砂糖公司，那不是大戰前就有的大型公司，是戰後合併中小企業而成立的公司。原糖的進口依以往實績，大型公司分得多量配額，於是為爭取剩下的少量自由配額，中小砂糖公司乃對農林省各顯神通。多家小公司這時際憬悟到如各自為政有如一盤散沙，將因力量分散而不足以對抗大型公司，於是他們組成了一種共同企業公司。他們以為這樣就較為容易分到原糖進口的配額。

這家精糖共同企業公司裡有個頗為能幹的人。據說他是異國人士，當然，名字是日本名。把一盤散沙的多家小公司組成一個共同體的，也是這人發揮的幹練手腕；而就是這人對準農林省的實力大臣猛烈活動起來。

不消說，他與大臣之間互相有過利益交易。

沒多久，那個實力大臣轉任其他位置，「後任以自己的黨羽填補。當時留下一段笑話：前任大臣黨羽的新任大臣就職致詞之際，對著全體官員堂堂演說道：

「從今以後各位要認為農林省的大臣有兩個人才好。」

不消說，一人是派系首領的前任大臣，一人是其黨羽的他自己。

目前，警視廳居留的精糖共同企業公司的董事二人，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頗為能幹的人之心腹。由於有這層關係，農林省再度面臨瀆職案暴露的危機。

在上次的搜證，警視廳那邊掌握的證據資料等已經有很多。不過在那個時點上，因關鍵人物倉橋副科長的死亡，搜證工作頓告停頓。可是，從這次的再度展開搜查看來，可以知道警視廳並不是那樣就放棄了砂糖瀆職案的偵辦。警視廳是執拗地等待著再度展開搜證的時機。

不久，曾被拘留過的大西股長再度被票傳。不過這次沒有立即發出逮捕狀。是連日的傳喚；他被目為終必被拘捕。

報刊也再度大肆報導這樁案子。觀測記事寫道：警視廳再度偵辦這樁案子是頗為難得。從前的搜證因某種緣故而一時觸礁；但就在這之間警視廳似掌握到更加有力的證據。這次，警方的搜證好像異常認真，諒不致像上次那樣中途挫折。必將追查至水落石出。因此，有可能局部波及政界，致政界方面不無受到衝擊。

偵二課的偵查案子的手，看來著著伸展過來了。那是從省署的氣氛就可知道。高階層七上八下，不停地舉開會議，那諒必是在討論因應搜證的對策。

普通的會議是明朗而開放的，與會的人也多。可是，這一陣子的開會是秘密的，是匆匆忙忙的，與會的人少，沒聽見笑聲，各個都表情凝重。

「這次跑不了啦。」

山田事務官斜眼窺視會議室的動靜，暗自歡喜。每天的上班也不由精神百倍。今天會有什麼變化？誰沒來上班？沒來上班的人可不就是被警視廳傳喚去了？他就是滿懷著那種期待。

這比觀賞他人的瓦上霜還要有趣。如果是全無關係的其他省署的案件，那就不會這樣興趣盎然。因為是自己省署的案件才這麼覺得有趣。

「這次要犁庭掃穴了。」山田作此預料。

無論如何，西律師正在受調查。在某種意義上，他是這個案子的核心人物。

倉橋副科長是在實務面擔任了業者和官僚之間的管道角色；西律師則是策略面的導演。西與政治人物有連繫。在那個意義上，西的角色遠較倉橋為重要。

就是那個西正在受到連日的調查。如果西一五一十都講出來，事情會變成如何呢？高階層的疑懼就在這兒。高級官僚平常虛張聲勢，其實大多是膽小怯懦的人。

更何況，西是涉嫌殺害倉橋。如果警方的調查集中於這一點，西怕撐不住。抓住他的弱點，再剝開隱藏的瀆職面，警方諒必也在設計這種作戰方法吧。

「是一支瀆職和涉嫌殺人的扁擔喲，西得投降吧。」

山田又想：自己想得到的事情，高階層也一定想得到，況且岡村局長是知曉倉橋死亡真相的人。面臨自己即將倒坍的危機，最是心驚膽顫的一定是岡村。

「山田先生，」同事中有人就瀆職案偵查的估測，問起他的意見：「這次會怎麼樣？火勢會猛烈起來嗎？」

「那，我這等人怎麼會知道呢？」山田咧嘴笑著答道：「到底那是雲霄上的事情嘛。」

不小心說意見的話，那才糟糕。說出的話不知會怎樣地傳到那裡去。結果說不定會受到嚴厲的教訓。同僚也得視為間諜才行。

「山田先生，岡村農地局長請你過去一下，現在有空嗎？」局長的秘書打來電話。

岡村農地局長悄然獨坐在偌大地方。房間大、辦公桌也大。山田推門進去，局長從遙遠的那邊瞪他一眼。

要到那個局長的辦公桌得走十幾步。辦公桌對面擺著會議的圓桌和許多椅子。再過去那邊有來客用的沙發。局長背後的花瓶裡，插著成束的水仙和南天竹。有暖氣，所以房間是暖和的。面向外面的玻璃窗有層哈氣。

「怎麼樣，最近好吧？」山田一站到辦公桌跟前，局長就含笑說。局長的眼神卻沒有笑。

就岡村來說，山田是從前的直屬部下，現在卻不同單位了，多少要客氣些。可是就山田來說，因為有從前的關係，目前那個從屬意識還是依然沒有變。一站到這個局長跟前來，一顆心總是自然而然地萎縮起來。暗地裡嘲弄他是「年輕傢伙」，可是一站到他本人跟前，對方是晚輩的觀念就倏然消失「不見了。有的是上司和部下之關係而已。

「是的，託您的福還好。」山田特在前頭輕握自己雙手回答說。

「那就好了。」

局長沉吟片刻後，把那神經質的額頭皺紋皺在眉間，抬頭望著山田。沒看見威士忌的瓶子。

「你那裡，警視廳沒來說過什麼嗎？」局長用溫和但嚴肅的口吻問。

「沒有，沒來說什麼。」山田低著頭回答。

局長叫他去，為的還是那檔子事。岡村在擔心警視廳再度部署的砂糖瀆職案之偵查。

「是嗎？……你點一支吧。」局長掀開桌邊的接待用菸盒的蓋子。

「是的，謝謝。」

山田客客氣氣地取了一支。岡村親自把打火機打著火遞過來。這是從未有過的對待。

「不敢當。」山田一鞠躬。

「你也知道吧，就是關於那個砂糖的事情，警視廳好像又是這個那個地找人談話。」

局長把打火機收進口袋裡。這個那個的人之中，有西律師，有大西股長，有業者那邊的公司董事。儘管官方沒一人遭拘留，可是幾乎連日被傳喚。」

「依我看來，……」局長說：「好些日子以前，你說，警視廳的人找到你，問過死在東北溫泉的倉橋君的事，是吧？」

「是的。」

「說不定爲了那個事情，警察還會找你。你打算怎樣應付，我想聽聽你的意思。」

「所謂的意思是……」

「對於警察的詢問你要怎樣回答，我們就在這裡作個商量吧。就是說，先練習好。」

岡村局長就那樣讓山田事務官佇立跟前，開始問答練習。局長認爲這是山田被傳去當證人時的演練。局長說，爲預防山田漫不經心的說話，爲防範山田說出會被警方抓住尾巴的笨拙的答辯，必須要有準備才行。

「總而言之，那種地方普通人是不習慣的。周圍圍攏著好多警察。你說的話，辦案人員要做筆錄。做筆錄就「夠使你發慌、發抖了。不由地會說出心中從未想說的答辯。那麼一來，對方就抓住你說話的尾巴，糾纏不休，窮追不放。於是你就七上八下。所以，得防範發生這種事。警方問些什麼，大體上猜得出來，現在我就權充警方來問你，你就把我當做警視廳的人，謹慎地回答我的問話。」

「是的。」

「是的。」

山田心中認爲岡村局長說的話太無聊，可是也有點兒相信這下子警視廳傳喚他也不無可能。於是他顯得有些緊張。

「那麼，要開始了。……山田先生，倉橋副科長是爲什麼自殺的？你可想得他自殺的原因嗎？」岡村局長在座椅上端正了儀容，改變口吻問道。

「那，我想不出什麼原因。」山田不由地回答。「但——」

「那樣回答是不行的。」局長厲聲惡色地說：「現在，我問了什麼，你不知道嗎？我是這樣問你的：據說倉橋副科長是自殺呀！倉橋君不是自殺嘛。他是肇事死亡！你得斷然這樣否認：那不，倉橋副科長不是自殺身亡的；否則警視廳會解釋成你承認了倉橋副科長是自殺的呀。」

「我沒想到那一層。」山田低下頭來。

「警視廳——」

「警視廳會這樣那樣地套出你的話。不一定從正面發出質問。對方憑什麼想法才發出那個質問，這在回答以前要多方考慮呀！慎重再慎重，否則你自己會惹上大麻煩的。」

「知道了。」

「第二個質問，……聽說你用省署的車子從東京到宮城縣的作並溫泉的旅社，去領回倉橋副科長的遺體，那是誰命令你去的？」

「那是總務處本鄉科長的吩咐……」

「好。……到了旅社，你跟什麼熟人見過面？」

「是的。……」山田逡巡一陣子，吞下一口唾沫後答道：「見過西先生。」

「好。就是西律師是吧。……你認識西律師嗎？」

「在那以前從沒有直接交談過。私人沒有過往來，不過他偶爾會來省署，所以認識他。」

「西律師為什麼進進出出農林省？」

「不知道。」

「那樣回答就好。你不可以憑自己的太多想像去說話。曖昧不清的事情一概堅持不知道就行。」

岡村局長和山田事務官的問答演練繼續下去。問的人當然是岡村。

問：「你用省署的車子去領取倉橋副科長的遺體時，沒覺得這可奇怪嗎？」

答：「沒有想到。」

問：「可是，那種處理方式，在省署可不是沒有前例嗎？對這一點你沒有生出疑問？」

答：「由於那是總務科長的吩咐，所以我認為是當然不過的事。替公家做事有個規矩，就是上司發出的命令是不會有錯的。」

問：「到了作並溫泉，你見過誰？」

答：「除了旅社的人以外，見過西律師。」

問：「西律師跟你說了什麼？」

答：「他說，跟我住在一起的倉橋副科長，早晨出去散步，從懸崖上失足墜落，頭部碰撞溪邊的石頭死掉了。真可惜！請把遺體鄭重地搬上那部車子送回東京。」

問：「就倉橋副科長身亡前後的情況，西律師對你沒說過什麼嗎？」

答：「他只說了那些，沒聽他再說什麼。」

問：「你看過倉橋副科長的遺體嗎？」

答：「因為已入殮，所以只拜了拜倉橋君的面容。」

問：「你不認為那時的倉橋副科長的面容不尋常嗎？」

答：「不認為。是安詳的死容。」

問：「就倉橋副科長的死亡，你沒從女侍或旅社的其他人聽過情況嗎？」

答：「沒聽過。旅社的人只弔慰說，倉橋副科長死得好可憐而已。」

問：「你知道，爲了那個所謂的砂糖進口問題，倉橋副科長曾被警視廳作爲

關係人傳喚過嗎？」

答：「知道。」

問：「問話還沒有結束，倉橋副科長就匆匆忙忙出差去，而且死掉了。就這事情你可有什麼感想？」

答：「我只知道倉橋君被警視廳叫去問話，真相如何一點兒也不清楚。而且他是不是問話沒結束就去出差的，那也不清楚。倉橋君是常有出差的，所以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

這時岡村的發問暫時停頓，似乎是在考量著還有什麼可加演練的訊問。

岡村局長和山田事務官的問答演練結束了。局長趕忙笑出聲來：

「好，就是這個要領。」他心情開朗了：「總而言之，別被警視廳的氣勢所壓倒，要沉著回答。對方一定會想碰碰運氣，這樣那樣地用話來套你。就你來說，如果回答不得要領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煩的話，你也不大好吧。」

意想不到的麻煩指的是什麼？山田不大清楚。他與貪瀆案無干，絕對不致於涉嫌。那麼，所謂的麻煩，說不定是指著山田自己在省署的地位來說的。說不定那是：要是做出不利的證詞，你山田將會被謫遷至什麼單位的局長的威嚇。

「這我十分清楚。」山田把頭低下來。

「辛苦你好久了。」岡村把手伸進口袋裡取出錢袋，很快地用紙包好其中的一張，遞給山田說：「就用這個下班回家時去喝啤酒吧。」

「局長，不必太客氣。……」

「不，沒關係，你就收下吧。」

「謝謝。」

沒有拒收的必要，山田也就收下了。

山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不由鬆了一口氣。忖思起來，那個問答演練無聊透頂。即使被警視廳的氣勢所壓倒，做出粗心大意的答辯，對他自己也不會有絲毫影響。若有人因他的失言而受傷的話，那些人就是局長和其他與案情有關聯的一千人。他們但願山田不要說出粗心大意的話。局長的問答演練為的是這個。

粗心大意說話以致你惹出麻煩來也不大好吧，岡村的這話復又浮現於山田的腦際。這是：如果你證詞失敗，你的地位或將不保的暗中威嚇。這話也真是豈有此理，可是當公務員有年的山田，一被上司那麼說一聲也就七上八下。受薪人根性滲透到骨髓了。

得上下班也不會太久了。儘管想到不久將屆退休年齡，可是如被謫遷還是不好過。他有一個時候還曾抱持過跟隨岡村局長或許可獲提升的希望哩。

山田悄悄地打開局長給的紙包。裡頭有張五千圓鈔票，心中認為那簡直是瞧人不起的舉措，可是，當然，他沒有膽量用這錢來買醉，來散心。他在回家的路途上，用這錢給孩子買點東西，還買了許多牛肉。儘管買了東西，錢袋裡還剩下三千多圓。

妻子吃了一驚，說他太難得。

「賺了外快嗎？」

「不，不是。」

「不要太浪費喲！我就在只求不餓死地擰節開支呀。」

妻子誤解了。

四、五天之後。

省署多次出現一個陌生人，每次都來求見次官或局長。主要是來見岡村農地局長。是何許人物呢？他從不出示名片給櫃臺。只稱姓岩下，說是給次官或農地局長通報一聲就知道。

事實上，櫃臺用電話請示，就有祕書出來玄關迎接那個客人。是個彪形大漢，年約四十五、六。態度從容，眼光銳利。

在次官室也好，局長室也好，對待那人，比對待其他客人都還要客氣。那是給予有力代議士來訪時的待遇相同，紅茶、餅乾不必說，還端出水果。

會談也很長，而且沒有外人與會，門也關得緊。

這異象，省署和事務官們不可能不發覺。

「是何等人物呢？」

先是生疑。四、五人集攏來就悄悄地互猜那人的底細。

「可能是議員先生。」

這是初步意見。當然，那個人的胸前沒有佩戴金證章。不過，議員先生有時會把金證章翻過來掛著，那就要看什麼時間和什麼場合了。然而他看來卻不像是政治人物，也不像是來陳訴什麼的陳情人。如果是陳情人，應該採取遠為客氣的低姿勢。忙碌的次官更不必勻出時間來見他。

那個會談似乎是認真而嚴肅。

「檢察官也說不定。」

接著有人憑想像說出意見。這是最可理解的意見。目前，重新部署的砂糖瀆職案之偵辦，雖然正在警視廳偵二課查證，但檢察廳萌出興趣親自出馬也有可能。

依規定，有關瀆職的案件，是警視廳偵二課份內的事，不過檢察廳也管瀆職案，特搜處這單位就是。

檢察廳和警視廳一向動不動就互為對立。檢察廳特搜處一向認為，警視廳對於貪瀆案和違反選舉法案件的偵辦不夠認真，那是因為警視廳受著政治上的干涉，致槍尖被銼鈍的關係。對此，警視廳則認為，檢察廳也者是就這邊移送過去的偵查結果予以決定起訴或不起訴，並會同推事出席於裁判才是規定的任務。就是說，其所持的是檢察官專事訴訟論。

由於有這層爭執，對於貪瀆案或違反選舉案，檢察廳「有時會採取不同於警視廳的立場，而獨自從事偵查。這糾葛一旦表面化，雙方就會對罵起來。

現在事務官們五、六人圍攏一起，聊起那個彪形大漢說不定是檢察官，是基於有這層知識才有的臆測之詞。

好像要證實那個臆測似地，那個彪形大漢離去之後，次官就往大臣那邊去密商些什麼，更且召集有力局長開始協商些什麼。

渡部蠶絲局長的內定退休，在省署早就有傳說，而這時候已決定一週後就要發出正式的人事命令了。至少在這時點上，這是勢在必行的一件人事異動。

實際上，渡部局長正悄悄地向各關係方面辭行。這人政治色彩不濃；儘管這樣，辭去省署要去當關係企業的董事，跟政界或財界的關係當局和省署的前輩等，還是得繼續維持關係才行。所以退休一週前就出去辭行絕不算太早。

而且，渡部局長的退休早就內定了的，因此，開始有人悄悄地舉行意味著歡送的聚餐也並不奇怪。渡部心情愉快自不在話下。雖然沒能升上次官，可是這次下放的公司景氣不錯。董事的薪津數倍於局長的俸給。優厚的董事津貼之外，還有交際費名目的零用錢也給的慷慨。他將會比待在局長職時遠為寬裕了。

然而，突變卻發生於那個預定發出正式人事命令的五日前。

那天，給次官叫去的渡部蠶絲局長，好像被打垮一般慘兮兮地走出次官室。他臉色發白、指頭發抖。一定是從次官那裡聽到了什麼晴天霹靂的消息。蠶絲局長那天中止辦公回家去了。

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久省署內「蠶絲局長的下放中止」這個傳言傳開來了。省署內的人事傳聞一向傳播得不可思議地快速。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大家投出疑問，一有機會就聊這個問題。但沒有人知道。誰都知道這個突變不是出自蠶絲局長自己的意思。那麼，是次官改變了決定的嗎？

這個次官毋寧說討厭大學同期的渡部局長。所以有人說渡部的退休主要是他策劃的。到了這時候，次官不可能挽留渡部於省署的。

那麼，是農林大臣更改的嗎？大臣有著複雜的人際關係。所以有一種可能是大臣爲了義理人情，或爲了自己的利益，推薦他人去當董事，而把蠶絲局長抽回來。

可是，那也有些不合情理。因爲蠶絲局長的退休是大臣早就答應了的事，所以渡部局長才敢在未正式發出人事命令的幾天前，就去向各有關方面辭行。如果大臣的意思曖昧不清，儘管身爲局長的渡部也不敢採取那種草率的舉措。更何況，渡部是做起事來謹慎得無以復加的性格紮實的人。不過，也正因爲如此，他爲人缺乏風趣，手腕平淡無奇。

第二天，蠶絲局長一臉不樂地上班來了。他垂頭喪氣，慘不忍睹。

周圍的人關注的焦點集中於何等人物將代替渡部局長出任那家有力關係企業的董事。

警視廳突然中止那個砂糖貪瀆案的偵查。

連日被偵二課叫去問話的大西股長，心情開朗地向上司報告道：

「警視廳說，那個案件搞清楚了，可不必去啦。我問可不必去是什麼意思，說是份量不夠，不成氣候，所以要結案不查了。他們安慰我說，諸多打擾，很對不起，真辛苦了。」

大西在憔悴的臉上出現喜色這麼說，可是上司只回應說：

「是嗎？那就好了。」而顯得快快不樂。

這位上司是早就知道警視廳的意向的。

接著涉嫌行賄被拘的業者也釋放了。案子終於宣告結束。

報刊報導這案子而登載了偵二課長的談話：

「這樣那樣的調查過了，可是怎麼也抓不到疑點。雖然還有尚待澄清的地方，可是繼續查下去，能不能加以起訴，卻沒有把握，所以決定中止偵查。這種案子的偵辦是很難的。此後要把這個案子作為偵查教育的資料。」

慰問大西股長的小小聚餐，用有志一同的名義舉行了。場所是在不惹人眼的普通菜館。與會的人只有大西那個單位的科員們。名目上是雪冤會，氣氛卻是沉悶的。

山田事務官出席於那個集會，他一邊喝著酒，覺得怎麼也無法釋然於懷。案子的偵查，由於倉橋副科長的猝死而一度觸礁。他以為在那個時點上案子崩解已經不成為案子。然而，不久突然復又開始偵查，現在坐在上座的大西股長連日被警視廳叫去問話，業者那邊的人也有再度被拘。

然而，這次的偵查也是半路就滅了。

第二次的偵查，警視廳一定是大有自信才開始的。從前一度受挫，重新偵查應該是有相當之把握和證據才決定著手的。沒有那個把握，不致於輕易地有那第二次的東山再起。儘管這樣，這第二次卻不到兩週就頒下結束偵查的嚴令。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點。外表上看來，顯然是警視廳的敗北。報刊的報導也那麼認為。這案子是走錯一步就會釀成人權問題的。可是，難道警視廳沒能預見到那問題嗎？再說，山田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決定渡部蠶絲局長的延緩退休和結束偵查是發生在同一時間。這也許是巧合。渡部在名目上是退休，實際上是安排他走上一條擔任民間公司優厚職位的坦途。他本人也很希望獲得那個職位，也正在高興快要走馬上任。然而那個早就內定的人事安排卻戛然中止。好奇妙的是上列三個偶然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

渡部蠶絲局長退休延緩的理由，省署內沒有人知道。那不是他本人的希望，這從他的無精打采、悶悶不樂就可以知道。而且，如果是出自他本人之意思的話，即使邀宴的是自己人也不會接受歡送會。渡部局長意興闌珊、萎靡不振。

安慰他的人說：

「像您這樣的人，省署還得藉重一個時期才行嘍。」

當然這是恭維。

「不，謝謝。」

渡部窘得找不出回話。

「偵查是發生在同一時間。這也許是巧合。渡部在名目上是退休，實際上是安排他走上一條擔任民間公司優厚職位的坦途。他本人也很希望獲得那個職位，也正在高興快要走馬上任。然而那個早就內定的人事安排卻戛然中止。好奇妙的是上列三個偶然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

因為沒人露骨地探問為什麼變更內定，所以，他也就沒說真相。除非知己，否則沒人敢發出那種沒禮貌的質問。更何況，渡部自己不一定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部下的事務官們很快就這樣那樣地加以臆測。可是，當真正的理由大白於省屬內時，事前猜測到的沒有一人。

渡部局長預定前去接任的民間公司的董事缺，出乎意料地被警察廳的某局長取代了。

省署的人一時啞口無言，那是出乎意料的人事安排。他們一直認為：儘管渡部局長取消出任那個民間公司的職位，要去填補的還是農林省關係的其他人。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警察官僚會推開渡部去佔據那個位子。

可是，有人忽地有所憬悟。那是聯想起警視廳突然中止偵辦砂糖貪瀆案而憬悟到的。

這不會是警方以中止偵辦砂糖案為條件而與農林省談成的交易嗎？——憬悟到的就是這個。

「不無道理，那是可能的。」山田事務官從省署的消息靈通人士聽到這看法時表示同意。

警察官僚退休後沒有出路。這一點，不像我們的省或通產省、大藏省、建設省、運輸省等財經單位。他們沒有可資運用的利權。所以呢，他們難以安排退休後的安身之處。

基層的警局分局長就依靠與轄區內的特種營業者的關係，去當他們企業的高級職員。這次取代渡部局長下放的警察廳某局長，據說找不到去處，周圍的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於是，說不定提出交換條件，中止這次砂糖瀆職案的偵查，相對地替那個警察廳某局長安排一個農林省有影響力的公司職位。這樣子就順理成章了吧。

山田一聽那解釋，兀自點點頭。越想越覺得那才是近乎真相。

就警界而言，不是那局長一個人的問題。說的也是為了此後同樣因退休要離職的高級警官的出路。可以說是為了警界全體的共同利益。要不然警視廳偵二課大可不必協助警察廳的人事安排。

這交易的安排，八成是對方先提出來的。於是乎，岡村農地局長必定是順水推舟，答應了要求。只要答應這個交易，他自己以及其他關係人都可以逃至安全地帶嘛。這次才是真的決定了那個砂糖瀆職案偵查的永遠中止！

山田事務官變得鬱悶不樂。

從那以後不久，有天中午山田想出去散步，走到省署的玄關時，瞥見了早些日子常來局長室的那個彪形大漢跟岡村局長並著肩，從另一條走廊走過來。

二人親熱地邊笑邊交談著。山田覺得自己陷入尷尬的立場一般，轉身面向一個角落。局長沒有發覺到他。二人走出玄關；就走近等在大門口的黑色大型轎車。是局長專車，司機開門等在那裡。

山田這才發覺到那個彪形大漢就是這次取代蠶絲局長，要出任酪農公司董事

的警察。是搶奪渡部蠶絲局長的出路的人。是作為中止偵辦砂糖漬職案的代價，警察官僚送進來的交易代表。

就是那個人呀——

外面陽光普照。擦得好亮的轎車反射著陽光，燦爛奪目。這時岡村局長跟那個人不知怎地一齊面向山田這邊。

山田心中撲咚一跳，反從玄關退回來。雖然沒什麼好畏縮的，可是由於多年錘成的事務官根性，使得他覺得好像被仇人瞪了一眼一般。

然而，一下子就知道那是錯覺。因為二人都不上車，佇立著回頭往這邊看是要等人的關係。

二人等著的人，被玄關後頭的電梯送出來了。

是短小粗胖的西律師。次官的祕書特地送律師至玄關。」

矮個兒的西律師一搖一擺地走到玄關處，探頭看外面。轎車旁的二人看到西律師，那警察大漢就從那裡向西招手。

這時候，西的眼光一閃瞟向山田。西露出驚奇之色，接著展露出扭歪的笑臉。

然而，山田卻頓時全身感到萎縮。那是突然看到爬蟲類時會引起的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西律師含著笑走近表情僵硬的山田。

「山田君，好嗎？好久沒見了。」

律師用手拍了拍山田的肩頭。

「是的，前些日子太……」

所謂的前些日子，是去東北溫泉領取倉橋副科長遺體時，見過這西律師的日子，山田這時不由作為寒暄語而說出口。山田也覺得自己卑鄙，但卑鄙是自己的習性嘛。在看不見對方人影的地方，山田還是會道出不饒人的壞話的。

西律師再也不看山田一眼就走近車子。警察大漢和西律師互相推讓對方先上車。結果，西先進入座席。

成什麼體統！岡村局長自己竟坐上助手席。就是那個目中無人自高自大的傢伙自己爬進助手席。

「對了，中止偵查交換公司職位，居間斡旋這交易的原來就是西嘛。」

山田目送散發著光輝漸漸遠去的大型轎車。

新聞報導那個警察廳的局長退休的記事，是在兩天之後。記事也附帶登出那個人最近將被延聘去擔任酪農公司的常務董事。

山田事務官很不開心。山田盡量克制自己不要關注他人的事情，但是到底他還是人。站在純然的旁觀者立場，他無法釋然；何況他窺視了砂糖貪漬案，對於這個違法行為竟躲開天下耳目而逍遙法外，他在情感上感到憤懣；那不是基於教條式的憤懣。

可是，憤懣「歸憤懣，他卻一點兒力量也沒有。不，在省署裡一句話都不能提。也不可告訴家人。當然，對新聞記者更不用說了，這麼一來，他的壓抑著的感情就無處排洩，只好獨個兒去近郊的小吃店買醉，或者去彈球店連續站立一兩

個鐘頭。

在這個案子，被犧牲的只是倉橋副科長一人。由於他的「事故死」，好多人得救了。岡村局長也許是受這恩惠的頭一名，可是應該還有山田不得而知的高階人物「撿到生命」。連全然沒有關係的警察廳的局長都託倉橋的福，下放去當公司的董事了嘛。

倉橋的「盡忠而死」不僅使他人蒙受其恩惠，而且連老婆的生活也從此過得愉快了。她，在丈夫死後，一定從蒙受亡夫恩惠的人們那兒拿到了鉅額的奠儀。而且，直至小孩大學畢業，她一定會用教育費的名目接受支援。負責替她收取這些錢的，恐怕就是西律師吧。更且，由於丈夫的功勞，她得到岡村局長的關照，得以去與省署有密切關係的某出版社上班。那有企業沒有特殊關係而會僱用已過中年的無能的女人？

不僅如此，她還兼差保險公司的外務員。這就證明她在那家出版社是沒有用處的。在服務機關無所事事，所以找兼差來努力工作。那個兼差也因局長命令而招攬到省署全體官員加入保險，輕鬆極了。她比丈夫活著的時候豐滿漂亮，打扮入時，判若兩人了。錢也絡繹會多下來吧。

這種不合理可以允許存在嗎？而且，殺死倉橋的殺人犯卻用律師的頭銜，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大搖大擺地出入省署。他在那兒買帳賣帳、尋求利權，官員們一方面怕他，一方面利用他或被利用。

儘管這樣，像山田事務官這種下級官吏的憤懣不會持續太久。再過一個月，他就會恢復為溫順的小官吏。當憬悟到怎麼抗拒也無濟於事的時候，只好完全死了這條心。

經過半年之後，省署出現岡村就要辭去局長，最近就要求去競選代議士的傳言。省署的有力人士著手發起替他助選的運動。這似乎是要利用農林省的組織。果不其然，岡村突然變得和藹可親。

「那個年輕傢伙呀，」聽到這傳言的山田，好容易才笑逐顏開地跟人家說道：「出去競選，誰會投他的票嘛？！大家都一直在憎恨他嘛。陽奉陰違是官吏的習性嘛。如果那個傢伙落選了，才是廢物一個！不，他的競選怕是知道行情的人，要把他逐出省署的策略吧。」

-----（完）